

学校的理想装备

电子图书·学校专集

校园网上的最佳资源

# 桃花传奇

 **eBOOK**  
网络资源 电子图书

## 楔子

“江山代有才人出，一代新人换旧人。”

这是句俗话，也是句老话，但又俗又老的话，通常都是很有道理的话。否则这些活也就不会留传得这么老，这么俗了。

尤其是在几乎从未有过一日平静的江湖中，更是英雄辈出。动乱的时势是最容易造就英雄。各式各样的英雄，有好的英雄，有恶的英雄，有成名的英雄，也有无名的英雄，有成功的英雄，也有失败的英雄。

在这许许多多，形形色色的英雄中，引起争议最多，被人谈论得最多的恐怕是楚留香了。

他活着的时候，就已成为一个充满传奇性的人物。

江湖中人人都知道有楚留香这么样一个人，但却没有人知道他在哪里？多大年纪？甚至没有人知道他长得什么样子？

大家只知道一件事，而且相信。

“楚留香若要在今天晚上偷光你的裤子，你明天早上就只有裹着棉被出去买裤子。”

有很多人甚至相信，他能在你不知不觉中偷掉你的脑袋。

楚留香的确会偷，但却绝没有人说他是小偷。

有人骂他是流氓，有人骂他是强盗，但却从来没有人骂过他是小偷。

因为他就算是偷，也偷得漂漂亮亮，偷得光明磊落。

尊敬他的人都称他为“楚香帅”，不尊敬他的人，当着他的面，也不能不称一声“楚香帅”。

就连那些骂他的人也不能不承认，他纵然是流氓，也是流氓中的君子，纵然是强盗，也是强盗中的大元帅。

无论他是什麼，他都是独一无二，甚至可以说是空前绝后的。

他究竟是什麼呢？

他当然是个人，有人性中善的一面，也有恶的一面，只不过他总能将恶的那面控制得很好，有时他也会做出很傻的事，傻得连自己都莫名其妙，但大多数时候都很冷静。

冷静并不是冷酷，他的心肠并不硬，所以他偶尔也会上一两次当，只不过他总能很快发觉，就算上了当，也能一笑置之。

因为他看得很开。

在他心里，世上好像并没有什麼真正不能解决的困难。所以没有什麼真正能令他苦恼的事。

他的鼻子从小就有毛病，所以时常都忍不住要摸摸鼻子。

但这毛病也从来没有让他苦恼过，这条路不通，他就换一条路走，鼻子不通他就训练自己用别的方法呼吸，这法子有一次居然还救了他的命。

人生中往往有很多奇妙有趣的巧合，凡是伟大的画家眼睛往往不太好，伟大的乐师耳朵往往不太灵。

楚留香鼻子不好，却最喜欢香气。

他每做了一件很得意的事後，就会留下一阵淡淡的，带着郁金芬芳的香气。

这也许就是楚留香这个名字的由来。

其实世上根本没有人知道他这个名字的由来。假如还有一个人知道，那人就是胡铁花。

胡铁花也是个妙人，他喜欢找楚留香拼酒，喜欢学楚留香摸鼻子，有时还喜欢臭楚留香几句，找找楚留香的麻烦。

但楚留香真的有麻烦，他立刻就会去拚命。

他当然也和楚留香一样，喜欢酒，喜欢女人，喜欢营闲事，抱不平只不过他有件楚留香所没有的烦恼。

喜欢他的女人，他都不喜欢，他喜欢的女人，都不喜欢他。

楚留香的确喜欢女人。

他常常说“无论哪种女人，都一定有她可爱的地方，你只要耐心去找，一定可以找得到。”

在淑女面前他是君子，在荡妇面前，他就是流氓。

有的女人只要一被他看见就休想逃得了，但也有些女人跟她一起生活了上几年几乎日日夜夜都和他『厮守』在一起，他对她们却始终都是规规矩矩的拿她们当自己的妹妹、当自己的朋友。

有人说“男女间没有友情。”世上也许没有几个男人能真正将女人看成朋友的，楚留香却无疑是其中之一。楚留香更喜欢朋友。

他的朋友中有少林寺方丈大师，也有满街去化缘的穷和尚，有冷酷无情的刺客也有瞪眼便杀人的莽汉，有才高八斗的才子，也有一字不认的村夫，有家财万贯的大富豪也有满头癞痢的小乞丐...

这些人多多少少都受过他一点恩惠，得过他一点好处。

他做过的好事不少，傻事也不少。他几乎什么事都做，只除了一件事。

他从不做自己不愿意的事，这世上绝没有任何人能勉强他！

以前没有，以后也不会有。

这就是楚留香，独一无二的楚留香。

## 第一章 万福万寿园

楚留香喜欢女人。

女人都喜欢楚留香。

所以有楚留香的地方，就不会没有女人。

别人问他，对女人究竟有什么秘诀，他总是笑笑。——他只能笑笑，因为，他自己也实在有点莫名其妙。他常在些莫名其妙情况下，认得一些很妙的女人。

他认得沈珊姑时，沈珊姑刚从房上跳下来，手里拿着一把快刀，要杀他。认得秋雨素时，秋雨素正准备自杀。

他在没有水的沙漠认得石观音，却是在水底下认得阴姬的。

他认得宫南燕时，宫南燕正坐在他的椅子上，喝他的酒，认得石素云时，石素云正躺在别人的怀抱里。

他在伸手不见五指的地方认得东三娘，在死旁认得华真真。

他认得琵琶公主时琵琶公主正在洗澡，认得金灵芝时，正在洗澡的却是自己。

有时他自己想想这些事，自己都觉得好笑。

但无论怎样说，最可笑最莫名其妙的，还要算是认得艾青那一次。

他能够认得艾青，只因为艾青放了个屁。

有很多人认为只有男人才放屁，这也许因为他们没有见过女人放屁。

其实女人当然也放屁的。

女人的生理构造和男人并没有什麼两样，有屁要放时，并不一定能忍住，因为有些屁来时就像血衣人的快剑，来时无影无踪，令人防不胜防。

但世上有很多事都不公平，男人随便在什麼地方，随便放多少屁，都没有什麼太大的关系。

女人若在大庭广众间放了个屁，那就是不得了的大事了。传说以前曾经有个女人，只因在大庭广众间放了个屁，回去就自己找根绳子上吊了的。

这种事虽不常有，但你却不能不信。

春天。

万福万寿园。

万福万寿园里的春天也许比世上其他任何地方的春天都美得多，因为别的地方就算也有如此广大的庭园，也没有这么多五色续纷的花，就算有这么多花，也没有这么多人，就算有这么多人，也绝没有如此多彩多姿。

尤其是在三月初七这一天。

这天是金太夫人的八旬大寿。

金太夫人也许可以说是世上最有福气的一位老太太了。

别人就算能活到她这样的年纪，也没有这样荣华富贵，就算有这样的荣华富贵，也没有她这样多子多孙，就算有这么多子孙，也不会像她这样，所有的子孙都能出人头地。

最重要的是，金太夫人不但有福气。而且还懂得怎样去享福。金太夫人一共有十个儿子，九个女儿，八个女婿，三十九个孙儿孙女，再加上二十八个外孙。

她的儿子和女婿有的是总镖头，有的是总捕头，有的是帮主，有的是掌门人，可说没有一个不是江湖中的顶尖高手。

其中只有一个弃武修文已是金马玉堂，位居极品。还有一个出身军伍，正是当朝军功最盛的威武将军。

她有九个女儿，却只有八个女婿，只因其中有一女儿已削发为尼，投入了峨嵋门下，承继了峨嵋‘苦恩大师’的衣钵。

她的孙女和外孙也大都已成名立身。

她最小的一个孙女，就是金灵芝。

金灵芝是同时认得楚留香和胡铁花的——他们正在澡堂里洗澡，她突然闯了进去。

无论谁都不能不承认这是个很奇特，很刺激的开始，但他们认得後共同经历的事却更奇特刺激。

他们曾经躺在棺材里在大海上漂流，也曾在暗无天日的地狱中等死，他们遇到过用渔网从大海中捞起的美人鱼，也遇到过终生不见光明的蝙蝠人。

总之他们是同生死，共患难的夥计，所以他们成了好朋友。

胡铁花和金灵芝的交情更特不同。

金老夫人的八旬大寿，他们当然不能不来，何况胡铁花的鼻子。

早已嗅到万福万寿园容藏了二十年的好酒了。

金灵芝坚决不要他用送札，只要他们答应一件事，“不喝醉不准走。”

楚留香也要她答应一件事“不能在别人面前说出他们的名字。”

胡铁花很守信。

他已醉过三次，还没有走。

他们初三就来了，现在是初七，来的客人更多，认得楚留香真面目的人却几乎连一个也没有。

金灵芝也很守信。

她并没有在任何人面前透露楚留香的身份。

所以楚留香还可以舒舒服服的到处逛逛，他简直已逛得有点头晕，这地方实在太太大，人实在太多。

初七这天正午，所有的人都要到大庭去向金老太夫人拜寿，然後吃寿面。

万福万寿园庭再大，也容纳不了这麼多人，所以客人只好分成三批，每一批都还是有很多人。

楚留香是第三批。

他本来是跟胡铁花一起从後园走出来的，走到一半，胡铁花忽然不见了。

人这麼多，要找也没法子找。

楚留香只有一个人去，他走进大庭时，人仿佛已少了一些，有的人已开始吃寿面，有些女孩子从两根筷子间偷偷的瞟他。

楚留香就算不是楚留香本人，也是个很有吸引力的男人。

他只有低下头，眼观鼻，鼻观心，规规矩矩的走到前面去拜寿。

他并不是这麼规矩的人，但金太夫人正在笑迷迷的看着他——金灵芝在祖母面前从来不敢说谎的。

金太夫人既然知道他是谁，在这麼样一位老太太面前，楚留香也只有尽力，作出规规矩矩的样子来。

他实在被这位老太太看得有点头皮发炸。金太夫人在看着他的时候就像在看着未来的孙女婿似的。

楚留香只希望她别要弄错了人。他硬着头皮走过去，仿佛觉得有个人走在他旁边，而且是个女人，一阵阵香气直往他鼻子钻。

他真想回头看看。就在这时，他忽然听到“噗——”的一声。

除了楚留香外，至少还有七八十个人也听到了这“噗——”的一声。

第一、因为在金太夫人面前，大家都不敢放肆，所以寿堂里人虽多，却并不太吵。

第二、因为这声音特别响。

只要放过屁的人就都听得出这是放屁的声响。

每个人都放过屁。

这个屁除了特别响一点之外，也没有其他什麼特别的地方。

只不过它实在不该在这时候放，不该在这地方放，更不该就在楚留香身边放。

楚留香眼睛忍不住往旁边瞟了瞟，站在他身旁的果然是个女人。

这女人不但很香，而且极美，很年轻。

楚留香暗中叹了口气，因为这时已有七八十双眼睛向他这边看了过来，眼睛里带着点敬异，带着点好奇，也带着点讥笑之意。

楚留香当然知道这屁不是他放的，但若不是他放的，就是这又香、又美、又年轻的女孩子放的。

一个君子怎麼能让一个如此美丽的少女承当放屁的罪名。

尤其当这女孩子正可怜兮兮的瞧着他，向他求助的时候，就算不是君子，也会挺身而出的。

楚留香虽没有当众说出“屁是我放的”这句话，但他脸上的确已作出放过屁的表情，而且让每个人能够看得出来。

那女孩子看着他时，却好像正在看着一个从千军万马，刀山火海中，冒着九死一生，将她救出来的英雄似的。

只要能被女孩子这么瞧一眼这点点牺牲又算什么呢？

为了一个如此美丽的少女，楚留香以前也不知做过多少比这次更牺牲惨重的事。

为了救一个如此美丽的少女，你就算要楚留香独力去对付三只老虎，两只狮子，他也有勇气去。

他对付过的人甚至比狮子老虎还可怕十倍。

但他却实在没有勇气再坐下来吃寿面了，现在至少还有四五十双眼睛在看着他，其中至少有二十双是女孩子的眼睛。

用最快的速度拜完了寿，他就溜了出去。

院子里也有很多人，三三两两的聚在一起，有说有笑。

这些人大多是武林中的知名人士，其中也有几个是楚留香认得的。

他们都不认得楚留香，当然也不知道刚的事，但楚留香却总觉得有点虚，在大庭广众间放屁，毕竟不是件很光荣的事。

所以只要别人一看他，他就想溜。

他从前面的院子溜到花园，又从花园溜到後花园。

他忽然发觉後面一直有个人在盯着他。

他走到哪里，这人就跟到哪里，他停下来，这人也停下。

他虽没有看见这人，却已感觉到。

世上绝没有任何人能在暗中盯住楚留香，而能不让他发觉的。

楚留香故意做出一点也没有发觉的样子，施施然走过小桥。

小桥在荷塘上，荷塘旁有座假山。

他走到假山後，假山後总算没有人了，但这人居然还敢跟过来。

脚步很轻，不懂得轻功的人脚步声总不会这么轻。

楚留香忽然回过头就看到了她。

她穿着件淡青色的春衫，袖子窄窄的，式样时新，上面都镶着宝蓝色的花，配着修长可及地的宝蓝色百褶裙。

楚留香对她第一眼印象是：“这女孩子很懂得穿衣服，很懂得配颜色。”

她袅袅婷婷的站在假山旁，低着头，咬着嘴唇，一双纤纤玉手，正在轻轻拢着鬓边被春风吹乱了的头发。

楚留香对她的第二个印象是：“这女孩子的牙齿和手都很好看。”

她脸上带着红晕，色如朝霞，一双黑白分明的翦水双瞳，正在偷偷的瞟着楚留香。

楚留香对她第三个印象是：“这女孩全身上下都好看。”

其实他并不是第一次看到她。

她就是刚在寿堂里站在他旁边的那女孩子。只不过楚留香刚才并没有看清楚她。

在那麽多人面前，他实在不好意思看。

现在他可以看了。

能仔细欣赏一个如此美丽的女孩子，实在是种很大的享受。

那女孩子的脸更红了，突然一笑，嫣然道：“我叫艾青。”

她第一句话就说出了自己的名字。

楚留香倒也没有想到，但他却懂得，女孩子若肯在一个陌生人的男人面前说出自己的名字，至少就表示她对这男人并不讨厌。

艾青低着头，道：“刚若不是你，我……我简直非死不可。”

楚留香笑笑。

只不过为了个屁，就要去死这种事实在不能理解。

他只能笑笑。

艾青又道“救命之恩，我虽不敢言谢，但却不知该怎样报答你才好。”她越说越严重了。

楚留香只有笑道“那只不过是件小事，怎能谈上救命之恩。”

艾青道：“在你说来虽是小事，在我说来却是天大的事，你着不让我报答你，我……我……”

她忽然抬起头，脸上露出很坚决的表情道“我就只好死在你面前。”

楚留香征住了。他做梦也想不到她会将这种事看得如此严重。

艾青好像还怕他不相信，又补充着道“我虽然是个女人，但也知道一个人若想在江湖中站住脚，做事就得要恩怨分明，我不喜欢人家欠我的情，也从不欠人家的，你若不让我报答你，就是看不起我，一个人若被人看不起，活着还有什麼意思？”她本来好像很不会说话，很温柔，很害羞，但这番话却说得又响又脆，几乎有点像光棍的口气了。

楚留香苦笑道：“你想怎样报答我呢？”

艾青郑重地道：“随便你要我怎样报答你，我都答应。”

她脸上又起了红晕，但眼睛却直视着楚留香，说话随声音中更带着种说不出的诱惑。

大多数男人听了这种话，看到这种表情，都一定会认为这女孩子在勾引他了，因为男人多多少少都免不了有点自作多情。

不明白她这意思的男人，若不是聪明得可怕，就是笨得要命。

楚留香也不知是真的不懂，还是假的不懂，手摸着鼻子，忽然道，“你若一定要报答我，就给我五百两银子吧。”

艾青好像吓了一跳，道“你要什麼？”

楚留香道“五百两银子，没有五百两，减为一半也好。”

艾青瞪大了眼睛，道“你不要别的？”

楚留香叹道“我是个穷人，什麼都不缺，就只缺点银子，何况，一个人若想报答别人，除了给他银子外，还有什麼其它更好的法子呢！”

艾青瞪着他，本来显得很惊讶，渐渐又变得很失望，嫣红的面颊也就渐渐变得有点发青，忽然长长叹息了一声，道：“想不到你这人竟是个呆子。”

楚留香眨眨眼，道“我是不是要得太少了？是不是还可以多要些。”

艾青咬着嘴唇。道：“一个女人若想报答男人，其实还有种更好的法子，你难道不懂？”

楚留香摇头，道：“我不懂。”

艾青跺了跺脚，道：“好，我就给你五百两。”

楚留香展颜笑道：“多谢多谢。”

艾青道：“我现在没有带在身上，今天晚上三更，我送到这里来给你。”

说完了这句话，她扭头就走，走了几步，又回头瞪了楚留香一眼，恨恨道：“真是个呆子。”

楚留香望着她转过假山，终于忍不住笑了，而且仿佛越想越好笑。

除了他之外，居然还有别人在笑，笑声如银铃，好像是从假山里面传出来的。

楚留香倒真的吃了一惊，他真没有想到这假山是空的，而且里面还躲着人。

一个人已从假山里探出头，还在笑个不停。

楚留香也跟别的男人一样，喜欢将女人分门别类，只不过他分类的方法跟别的人多少有些不同，他将女人分成两种。一种爱哭，一种爱笑。

爱笑的女人通常都会很美，笑得很好看，否则她也许就要选择哭了。

楚留香看过许多很会笑的女人，但他却不能不承认，现在从假山里探出头来的女人，比大多数女人笑得好看得多。不但好看，而且好听。她的眼睛不大，笑的时候眯了起来，就好像一个弯弯的新月。楚留香本来喜欢眼睛大的女孩子，但现在却又不得不承认眼睛小的女孩子也有迷人之处，事实上，他简直从未看过这么迷人的眼睛。他简直看得有点痴了。

这女孩子吃吃笑道：“看来她说得一点也不错，原来你真是个呆子。”

楚留香眨眨眼，道：“呆子也没什么不好，呆子至少不会偷听别人说话。”

这女孩子瞪眼道：“谁偷听你们说话，我早就在这里了，谁叫你们要到这里的。”

楚留香道：“你好好的躲在假山洞里干什么？”

这女孩子道：“我高兴。”

天大的道理也抵不上“高兴”两个字。楚留香知道自己又遇上了个不讲理的女孩子了。

他常常提醒自己，绝不要去惹任何一个女人，更不要跟女人争辩。

你甚至可以打她，但绝不要跟她争辩。

楚留香摸摸鼻子，笑笑，准备开步走，我惹不起你，总躲得起你吧。

谁知这女孩子却忽然跳了起来，道：“喂，刚那小泵娘好像是在勾引你，你知不知道？”

楚留香道：“不知道。”

这女孩子道：“她说的那些话，你难道真的一点也听不懂。”

楚留香道：“假的。”

这女孩子又笑了，道：“原来你并不是呆子。”

楚留香道：“我只不过不喜欢女人勾引我——我喜欢勾引女人。”

这女孩子瞟了他一眼，道：“那么，你为什么就不勾引我？”

楚留香终于也忍不住笑了，道：“你怎么知道我不想勾引你。”

这女孩子又道：“那么，你至少应该先问问我的芳名。”

楚留香道：“请问芳名。”



这女孩子笑了笑道“找叫张洁洁，弓长张，清洁的洁。”

楚留香道“张洁洁……”

张洁洁道“喂，不敢当，怎么一见面就叫我张姐姐呢！真是乖孩子。她话未说完，已笑得弯下了腰。楚留香简直有点要笑不出来了。他虽然并不常吃豆腐，但被女人吃豆腐，倒还真是生平第一次。张洁洁不待楚留香回话，笑着又道：“小弟弟，你叫姐姐干什么呀？”

楚留香咽了口气道：“原来你还是小孩子，只有小孩才喜欢占别人便宜。”

张洁洁眼波流动着，道“你看我像小孩子？”

她不像。她身上最迷人的地方并不是眼睛。

楚留香乾咳了两声，费了很大的力气，才将目光从她身上最迷人的地方移开。

张洁洁吃吃笑道“你为什么不说话了呀？”

楚留香道：“我不说话的时候，你最好小心些。”

张洁洁道“为什么？”

楚留香道“因为我不动口的时候，就表示要动手了。”

他眼睛又在瞪着她身上最迷人的地方，好像真有点像要动手的样子。

张洁洁不由自主伸手挡住，道：“你敢”楚留香贩牙裂嘴，道“我不敢？”他的手已开始动。

张洁洁娇呼一声，掉头就跑，大叫道：“原来你不是呆子，是色狼。”

楚留香看着她转过假山，刚松了口气，谁知她突然又行了过来，瞪眼道：“小色狼，你听着，你既已勾引了我，若还敢跟那姓艾的小泵娘勾二搭四，小心我打破醋缸子。”

真动手的不是楚留香。而是她。她忽然抬起手在楚留香头上重重敲一下，又一溜烟走了。

楚留香一只手摸着头，一只手摸着鼻子，又好气，又好笑。但也不知为了什么，心里倒真有点甜丝丝的。他并不是乡巴佬，但这样的女孩子，倒真还没有见过。

见过这种女孩子的人，怕还没有几个。

突听有人笑道：“我听见有人骂色狼，就知道是你，你果然在这里。”

楚留香用不着看就知道是胡铁花来了。所以他根本没有看，都吸了口气，喃喃道：“可惜，可惜啊！我真替你可惜。”

胡铁花征了证，道：“可惜什么？”

楚留香道“可惜你痛失良机？”

胡铁花道：“痛失良机？”

楚留香道：“刚这里姐姐妹妹一大堆，谁叫你溜走了的。”

胡铁花道“这麽样说来，好像我一走，你就交上了桃花运。”

楚留香道：“好像是的。”

胡铁花忽又咽了口气。道：“我别的不佩服你，只佩服你吹牛的本事……当然，你还有……放屁的本事。”他大笑，接着道“听说你刚放了个全世界最响的屁。”

楚留香悠然道：“响屁人人会放，只不过各有巧妙不同而已。”

胡铁花道：“什么巧妙。”

楚留香道“你若知道我那一屁放出了什么来，你每天至少要放十个。”

胡铁花道：“除了臭气，你还能放得出来什麼？”

楚留香谈谈道：“我知道你不信，但等到明天早上，你就会相信了。胡铁花忽然正色道：“不能等。”

楚留香道：“为什麼？”

胡铁花道：“因为我们这就要走了，而且是非走不可。”

楚留香道：“谁非走不可？”

胡铁花道：“我们——我们的意思就是你和我。”

楚留香道：“我们为什麼要走？”

胡铁花道：“因为再不走立刻就要有麻烦上身。”

楚留香道：“你是说，有人要找我们麻烦？”

胡铁花道：“没有别人。只有一个人。”

楚留香道：“谁？”

胡铁花叹了口气，道：“金灵芝。”

楚留香笑了，道：“她要找也是找你的麻烦，绝不会找到我头上来。”

胡铁花瞪眼道：“你难道不是我朋友？”

楚留香笑道：“她要找你什麼麻烦？难道是想嫁给你。”

胡铁花立刻变得愁眉苦脸，吁了一口气，叹道：“一点也不错。”

楚留香道：“那麽岂非正好娶了她，你本来不是喜欢她的吗？”

胡铁花皱着眉道：“本来的确是，但现在……”

楚留香道：“现在她已喜欢你，所以你不喜欢她了，是不是？”

胡铁花忽然一拍巴掌，道：“我本来一直想不通为了什麼，被你一说，倒真提醒了我。”

楚留香叹道：“这本就是你的老毛病，你这毛病要到什麼时候才改得了？”

胡铁花怔了半晌，苦笑道：“就算我还喜欢她，可是你想想，我怎麼受得了她那些姑姑婶婶，叔叔伯伯？不说别的，就说磕头吧。”

楚留香道：“磕头？”

胡铁花道：“我若娶金灵芝，岂非也变成了他们的晚辈，逢年过节，是不是要跟他们磕头，就算每一个人只磕一个头，我也要变成磕头虫了。”

他拼命搔头。道：“别的都能做，磕头虫是万万做不得的。”

楚留香忍不住笑道：“你反正总找得出理由来为自己解释。”

楚留香道：“我不走行不行？”

胡铁花道：“不行。”

小酒铺，很小的酒铺。

楚留香既不是个很节省的人，也不欣赏这种小酒铺，他到这小酒铺来，完全是因为胡铁花坚持要来。胡铁花认为这里比较安全，金灵芝就算要迫他，要找他，也不会到这种小酒铺来，她想不到他们会在这种地方喝酒。但这种小酒铺也不是完全没有好处，这里至少很静，尤其到了夜深时非但没有别的客人，连店夥计都在打瞌睡。

楚留香不喜欢有别人在旁边听他们说话，更不喜欢别人看到胡铁花的醉样。

胡铁花现在就算还没有喝酒，距离喝醉的时候也不太远了。

他伏在桌上，一只手抓着酒壶，一只手抓着楚留香，喃喃道：“你虽然是我的朋友，但是你并不了解我，一点也不了解，我的痛苦你根本一点也不

知道。”

楚留香道：“你痛苦？”

胡铁花道：“非但痛苦，而且痛苦得要命。”

楚留香笑笑，道：“我看不出你有什么痛苦？”

胡铁花道：“金灵芝虽然有点任性，可是谁也不能不承认她是一个很好的女孩子。人又长得漂亮……你不承认吗？”

楚留香道：“我承认。”

胡铁花把酒壶重重的往桌上一摔，道：“我放着那么好的女孩子不要，放着那么好的酒不喝，却要到这种鬼地方来喝这种马尿，我不痛苦谁痛苦？”

楚留香道：“谁叫你来的？”

胡铁花手摸着鼻子，怔了半天，喃喃道：“谁叫我来的？……好像是我自己……”

楚留香道：“你自己要找罪受，怪得了谁？可是我……”

他叹了口气，道：“你不知道我这样一走。损失有多惨重。”

胡铁花忽然笑了，用力拍着他的肩，笑道：“这也只能怪你自己，谁叫你交我这朋友的。”

楚留香道：“我自己。”

胡铁花拍手笑道：“对了，这岂非也是你自己要找罪受？你能怪谁？”

楚留香也忍不住笑了他用力拍着他的肩，笑道：“有道理，你说的为什么总是这么有道理的？”

他拍得更用力，胡铁花忽然从凳子上滑下去，坐在地上发了半天怔，喃喃道：“他妈的，这凳子怎么只有三只脚，难道存心想谋财害命。”

楚留香忍不住笑道：“说不定这是个黑店，而且早已看出你是个故意装穷的大财主。”

胡铁花想了想点头道：“嗯，有道理，只不过他们这次可看错人了，我身上别的没有，当票倒还有好几张。”他忽然发现自己很幽默，很佩服自己，大笑了几声，才摇摇晃晃的站起来，眼睛发直，瞪着楚留香，皱眉道：“你怎么变成两个人了？”

楚留香道：“因为我会分身术。”

胡铁花又想了想，摇头道：“也许因为你不是人，是个鬼。色鬼。”

他自己又大笑了几声，道：“听说只要我一走，你就会交桃花运，是不是？”

楚留香道：“好像是的。”

胡铁花道：“好，我给你个机会。”

他伸手又想去拍楚留香的肩，幸好楚留香这次已有防备，早就躲开了，他看着自己的手，喃喃道：“我怎么多了只手，难道变成三只手了——难道我染上了你的毛病。”

这句话实在太幽默了，他更佩服自己，想不笑都不行。

笑着笑着喉咙里忽然“呃”的一声，他皱起眉，低下头往地上看，像是要找什么东西，看了半天，忽然躺了下去。

楚留香这才急了，大声道：“不行你不能在这里睡？”

胡铁花格格笑道：“谁说不行，这张床虽然硬了些，但却大得很。”

他翻了个身，溜到桌子底，打鼾的声音就从鼻子底下传了出来。

打磕睡的店夥计被惊醒了，还没有开口，楚留香已抛了锭银子过去，

店夥计看看银子，又坐下去开始打磕睡了。

楚留香实在懒得扛着个醉鬼在街上走，已准备在这里躲一夜，他用不着担心胡铁花会伤风，胡铁花睡在地上早就是家常便饭。

他也没有向店伙调解释，那锭银子已足够将他的意思解释得很明白，而且很有效。

远处传来更鼓声。

三更。

楚留香叹了口气，这时候，他根本应该面对佳人的。

他忽然看到个佳人走了进来。

门上的八鬼门板已上起七鬼 任何人都该看出这地方打烊了，本不该还有客人进来的。

就算还有半夜闯门的酒鬼，也不该是个十六七岁的小泵娘。

但现在却偏偏有个人进来了，进来的偏偏是个小泵娘。

这酒铺虽小，却也有七八张桌子，全是空着的，这小泵娘就来喝酒，也不该坐到楚留香的位子上来。

但她偏偏别的地方不坐，就要坐在楚留香对面。好像早已跟楚留香约好了的。

她虽然也很年轻，很漂亮，但却绝不是艾青，不是张洁洁，不是金灵芝。也绝不是楚留香所认得的任何一个女孩子。

楚留香这一辈子从来没有看到过她。现在却不能不看她了。

她瞪着眼，脸色有点发青，好像刚跟人呕过气，忽然伸手提起酒壶。

酒壶当然是空的。

放在胡铁花面前的酒壶怎么会不空。

这小泵娘皱了皱眉，忽然大声道“店家，再送几斤酒来……送十斤酒来。”

店夥计早已在偷偷的看，看得眼睛发直，但手里却还撮着楚留香的银子。

所以他就送了十斤酒来。

桌上有个大碗，胡铁花喝酒总是用碗的。

这小泵娘居然也用这大碗倒了碗酒，仰起脖子，“咕都咕都”，一口将一大碗全都喝了下去。

楚留香一直在静静的看着，没有开口。

他一向很沉得住气。

但这小泵娘开始喝第二碗酒的时候，他却不能不开口了。

对女孩子开口之前，他总是先笑笑。

他微笑着：“这麼样喝酒，很快就会喝醉的。”

这小泵娘瞪眼道“喝醉就喝醉，谁没有喝醉过？你没有喝醉过？”

楚留香道“你看到桌底下那个人了麼？”

小泵娘道“我不是瞎子。”

楚留香道“你不怕变成他这样子，这样子可不好看。”

小泵娘道“我不怕，我本来就想喝醉的，越醉越好。”

楚留香笑道“你不怕我欺负你？”

小泵娘道“我本来就是让你欺负的，随便你怎麼欺负都行。”

这下子楚留香倒真征住了，不由自主伸手摸了摸鼻子，呐呐道；“你认

得我？”

小泵娘道：“不认得。”

楚留香道：“我好像也没见过你。”

小泵娘道：“你本来就没见过。”

楚留香柔声道：“那麽你好好的一个人，为什麽要让人欺负呢？”

小泵娘道：“因为我不是人。”

楚留香忍不住又笑了，道：“不是人是什麽？”

小泵娘道：“我是五百两银子。”

楚留香到底总算明白了，长长吐出口气，道：“是艾青叫你来的。”

小泵娘道：“她是我姐姐，我叫艾虹。”

楚留香道：“你姐姐呢？”

艾虹不说话，又明下一碗酒，忽然向楚留香笑了笑，道：“我长得好不好看？”

她笑得好像比姐姐更甜。

楚留香只有点点头，道：“很好看。”

艾虹秋波一转道：“我今年才十六岁，是不是还不算太老？”

二八的佳人一朵花，她正是花样的年华。

楚留香只有摇摇头，道：“不老。”

艾虹挺起胸，道：“你当然也看得出我已不是小孩子了。”

楚留香不想看，还是忍不住看了一眼，笑道：“我也不是瞎子。”

艾虹咬着嘴唇，忽又喝了碗酒。

这碗酒喝下去，她脸上已起了红晕，红着脸道：“我还是处女，你信不信？”

楚留香本已不想喝酒的，但现在却立刻倒了碗酒喝下去。酒几乎从鼻子里喷了出来。

艾虹瞪着眼，道：“你若不信，可以检查。”

楚留香赶紧道：“我信，很信。”

艾虹道：“像我这麽样一个人，值不值得五百两银子？”

楚留香道：“值，很值。”

艾虹道：“那麽你还找我姐姐干什麽？她岂非已将五百两银子还来了？”

楚留香道：“她并不欠我的。”

艾虹道：“她既然已答应了你，就要给你。她没有五百两银子，所以要我来抵债，我们姐妹虽穷，却从不欠人的债。”她眼圈似也有点红了，也不知是因为伤心，还是因为那第五碗酒。她已将第五碗酒喝了下去。

楚留香叹了口气道：“我求你一件事行不行？”

楚留香道：“你回去吧，回去告诉你姐姐……”

艾虹打断了他的话，道：“你要我回去？”

楚留香点点头。

艾虹脸色发青道：“你不要我？”

楚留香苦笑道：“你不是五百两银子。”

艾虹道：“好。”

她忽然站起来，也不如从哪里拔出柄刀，反手一刀，向自己心口上刺了下去。她是真刺的。

楚留香若是别人，她现在已经死了。幸好楚留香不是别人她的手一动，

楚留香已到了她身旁，她的刀刚刺下，楚留香已抓住她的手。

她整个人忽然软了，软软的倒在楚留香怀里，另一只手勾住了楚留香的脖子，颤声道：“我哪点不好？你为什麼不要我？”

楚留香的心也有点软了，道“也许只因为你并不是自己愿意来的。”

艾虹道：“谁说我不是自己愿意来的？若非我早就见过你，早已看上了你，我怎麼肯来！”她的身子又香又软，她呼吸温暖而芬芳。

一个男人的怀里抱着这麼样一个女人，若还不动心，他一定不是真正的男人。

楚留香是男人，一点也不假。

艾虹在轻轻喘息，道“带我走吧，我知道这附近有个地方。那地方没有别的人……”

她身子在楚留香怀抱中扭动，腿已弯曲。她弯曲着的腿忽然向前一踢。踢楚留香的腿。

她踢得很轻，有很多女孩子在撒娇时，不但会拧人打人，也会踢人。

被踢的男人非但不会觉得疼，还会觉得很开心。但这次楚留香却绝对不觉得开心。

她的腿踢出来的时候，鞋底突然弹出段刀尖。

她穿的是双粉红的鞋子，弹出的刀尖却是惨青色的，就像响尾蛇的牙齿那种颜色。

刀尖很小，刺在人身上，最多包只不过像是被针刺了一下，也不会很痛。

响尾蛇若咬你一口，你也不会觉得很痛，你甚至永远不会有痛的感觉，永远不会有任何感觉。因为你很快就要死了。

楚留香没有死。

艾虹一脚踢出的时候，忽然有只手从桌子底下伸出来，抓住了她的脚。

她又香又软的身子立刻变硬了。

楚留香好像一点都没有感觉到，他腿上面竟没有长眼睛。

但他却忽然笑了，微笑着看着艾虹的脸，道：“我们何必到别的地方去，这里就有张床。”

艾虹脸色已发青，却还是勉强笑道“床在哪里？我怎麼看不见？”

楚留香道“你现在就站在床上。”

他又笑了笑，道：“所以你下次要踢人的时候最好先看清楚，是不是站在别人的床上。”

艾虹也叹了口气，道“早知道这里有张床，我说不定已经躺下去了。突然有一个人在床底下笑道：“你现在躺下来还来得及。”

艾虹眨眨眼，道“你这朋友不规矩，非但调戏我，还拼命摸我的脚。”

楚留香笑道“没关系，我早就将你的脚让给他了。我只管你的手，脚是他的。”

艾虹吃吃笑道：“你这人倒真会换便宜自己先选了样香的，把臭的留给别人...”

她身子突然向後一跃，倒足而出，凌空一个翻身，已掠出门，楚留香最後看到她的一个赤脚。

只听她笑声从门外传来道：“你既然喜欢我的鞋子，就留给你作纪念吧。”

胡铁花慢慢的从桌子底下钻出来，手里还抓住只粉红色的鞋子。

楚留香看着他，笑道：“臭不臭？”

胡铁花把鞋子往他鼻子边伸过去，道“你为什么不自己闻闻。”

楚留香笑道“这是她送给你的，应该留给你自己享受，你何必客气。”

胡铁花恨恨道“我刚为什么不让她踢你，像你这种人踢死一个少一个。”

他皱着眉，又道“有时候我真不懂，你为什么不总是死不了，是不是因为你的运气特别好？”

楚留香笑道：“也许只因为我很了解你，知道你喜欢摸女人的脚。”

胡铁花瞪着眼道“你真的早就知道我醒了？”

楚留香道“也许我运气真的比别人好。”

胡铁花瞪着他，瞪了很久很久，才叹了口气，道“看来你果然在交桃花运，而且是种很特别的桃花运。”

楚留香道“是哪种？”

胡铁花道：“要命的那种，一个人若交上这种桃花运，不出半个月，就得要送命。”

楚留香苦笑道、真有要命的桃花运？”

胡铁花正色道；“当然有，而且这种桃花只要一来，你就连躲都躲不了。”

楚留香有个原则。他若知道一件事已躲不了的时候，他就不躲。

等你要找他的时候，他往往已先来找你了。

花园里很静。

无论多热闹的宴会，都有散的时候。

拜寿的宾客都已散了，他们在路途上，一定还在羡慕金太夫人的福气，也许甚至带着妒嫉。

可是金太夫人自己呢？

已经八十岁了，生命已到了尾声，说不尽的荣华富贵，转眼都要成空，就算还能再活三十年，但生命中最美好的一段时光早已过去，除了对往昔的回忆外，她还能真正享受到什么？

楚留香面对着寂寞的庭园，意兴忽然变萧索。

既然到头来迟早总要幻梦成空，又何必去辛苦挣扎奋斗？但楚留香并不是个悲观消极的人，他懂得更多。

生命的意义，本就在奋斗。

他并不是定要等着享受奋斗的果实，奋斗的本身就是快乐，就是种享受，那已足够补偿一切。

所以你耕耘时也用不着期待收获，只要你看到那些被你犁平了的土地，被你铲除了的乱石和莠草，你就会觉得汗并不是白流的。

你就会觉得有种说不出的满足。

只要你能证明你自己并不是没有用的人，你无论流多少汗，都已值得。

这就是生命的意义，只有懂得达意义的人，才能真正享受生命，才能活得快乐。

楚留香一直活得很快乐。

他仰起头，长长吐出口气。

一个人无论活多久。只要他的确有些事值得回忆，就不算白活。

他已该满足。

假山比别的地方更暗。

楚留香远远就看到黑暗中有个人静静的站在那里。

他走过去，这人背对着他身上的披风长可及地，柔软的头发从肩上披散下来，黑得像缎子。

她仿佛根中没有感觉到有人走过来。

她没有回头，只是冷冷道：“你倒很守信。”

楚留香道：“我来迟了，可是我知道你一定还会等我的。”

她还是没有回头，冷笑道：“你對自己倒是很有信心，楚留香淡淡笑，道：“一个人若连自己都不信任，还能信任谁呢？”

她忽然笑了，慢慢的回头。

楚留香怔住了。她笑容如春花绽放，她不是艾青。

楚留香失声道：“张洁洁。”

张洁洁眨着眼，满天星斗都似已在她眼睛里。

她媚然笑道：“你为什么一定要叫我姐姐，就算偶而叫我一声妹妹，我也不会生气的。”

楚留香忍不住摸了摸鼻子，道：“你在等我？”

张洁洁道：“难道只有艾青一个能等你？我就不能等你。”

她又嫣然而笑，接着道：“有耐心的人才能等到收获，这句话你听过没有？”

楚留香道：“听过。”

张洁洁道：“我比她有耐心。”

她凝视着楚留香，眼波朦胧，朦胧得像仿佛映在海水里的星光。

楚留香道：“你等了很久？”

张洁洁眼波流动，道：“你是不是想问我，刚有没有看到她？”

楚留香笑了，道：“我并没有问，但你若要问，我就听。”

张洁洁道：“我刚才的确看到了她，而且知道她现在在哪里，只不过……”她眨眨眼，道：“我不想告诉你。”

楚留香道：“为什么？”

这句话他本来不必问的，但一个男人在女人面前有时不得不装装傻。

张洁洁的回答却令他觉得意外，甚至很吃惊。

她说，我不想告诉你，因为我不愿看到你死。

楚留香道：“你认为她要杀我？”

张洁洁道：“你没有发觉，这两天好像忽然交了很多女孩。”

楚留香道：“是吗？”

张洁洁道：“你知不知道，交上桃花运的人，是要倒霉的。”

楚留香笑笑，道：“我相信有很多男人都希望倒这种霉。”

张洁洁道：“你呢？”

楚留香道：“我是男人。”

张洁洁叹了口气，道：“你一定要找艾青？”

楚留香道：“我跟她有约会。”

张洁洁盯着他，忽然向他走过来，拉开披风，用披风拥抱着他。

楚留香没有动，却已可感觉到温暖光滑的肌肤颤栗。

披风下好像已没有别的。

除了她自己之外已没有别的。



她轻轻在楚留香胸膛上磨擦，道“你要我，还是要艾青。”

楚留香叹了口气，道：“聪明的女人不应该问这种话的。”

张洁洁道：“我不聪明，痴情的女人都不聪明。”

楚留香道“我却很守信。”

张洁洁道“你不怕她杀你？”

楚留香沉默着，沉默就是答复。

张洁洁忽然用力推开了他，立刻又用披风将自己裹住，裹得很紧。

甚至连楚留香也不能不觉得有点失望。

张洁洁瞪着他，瞪了很久，突然大声道：“好，你死吧。”

楚留香淡淡笑道：“到哪里去死？”

张洁洁咬着嘴唇，道：“随便你到哪里去死？我不知道，知道也不告诉你。”

她忽然转身跑开了，只剩下楚留香一个人在黑暗中自己苦笑。

十七八岁的女孩子，谁能了解她们的心？

他听到风声，抬起头，忽然又看见张洁洁站在那里，脸上又带着春花般的笑，就好像刚什么事都没有发生似的。

她嫣然笑道：“我喜欢守信的男人，只希望你不要觉得太聪明。”

张洁洁脉脉地凝注他，忽然抬手，向远方指了指，道“她就在那里。她指着的地方，有一束灯光。她对艾青的行踪好像知道得很清楚。楚留香虽奇怪，却没有问，他一向很少探听别人的秘密。尤其是女人的秘密。张洁洁又道：“你喜不喜欢戴耳环的女人？”

楚留香笑道“那就要看她是谁了，有的女人戴不戴耳环都一样可爱。”

张洁洁道“她戴耳环。”

楚留香道“哦。”

张洁洁缓缓道“有些女人一戴上耳环就会变得很可怕了，你最好特别小心点。”

园中很暗，剩下的灯光已不多。

这点灯光在园外。

园外的山坡上，有三五间小屋，灯光透出窗外。

艾青就住在小屋里？

“有些女人，戴上耳环，就会变得很可怕。”

这句话是不是另有深意？

楚留香走上山坡，掠过花篱。

他一向是个很有礼貌的人，进屋子之前，一定会先敲敲门。

这次他的礼貌忽然不见了。

他直接就推门走了进去，他立刻就看到了一双翠绿的耳环。

艾青果然在小屋里。

桌上的灯。她就坐在灯畔。耳上翠环在灯下莹莹发光。

她看到楚留香走进来时，脸上并没有露出吃惊的表情，只是冷冷道：“你倒很守信。”

楚留香道“我来迟了，可是我知道你一定会等我的。”

艾青冷笑道“你對自己倒很有信心。”

楚留香笑了，道“一个人若连自己都不信任，还能信任谁呢？”

他笑，因为这的确是件很可笑的事。

世上有很多种不同的女人，但这些不同的女人，对男人有些反应却几乎是完完全全一样的。所以有时她们往往会说出同样的话。

所以男人也只有用同样的话来回答。

艾青瞪着他，瞪了很久忽然笑了道“我也知道你一定会来。”

楚留香道“哦？”

艾青道：“因为我知道你这种男人是绝不肯放弃任何机会的。”

楚留香道“你很了解我？”

艾青眨着眼，道：“我也知道你要的并不是五百两银子，你故意那麽说只不过因为对我没把握，所以故意要试试我。”

她盯着楚留香，慢慢的接着道“现在你已经用不着再试了，是吗？”她盯着楚留香却始终不敢正眼。

她坐在那里，的确坐的很规矩，神情也很正经，就像是一个规规矩矩坐在老师面前的小学生。

她打扮得也很整齐，头发梳的一丝不乱，脸上脂粉不浓也不淡，甚至连耳环都戴得端端正正。

可是她身上唯一穿戴着的，就是这对耳环。

除了这对耳环外，再也没有别的。

一个女人若是像初生婴儿般赤裸着站在你的面前，她的意思当然已很明确。

艾青道“你已用不着尝试，因为你也已该明白我的意思。”

不明白这意思的，除非是白痴。

楚留香好像真的已变成白痴，摸了摸鼻子，道“你是不是很热？”

艾青居然沉住了气，道：“我很冷。”

楚留香道“是呀。这种天气无论谁都不会觉得热的。”

艾青道“连猪都不会觉得热。”

楚留香道“对了你一定是想洗澡。”

艾青道：“我已洗过。”

楚留香道：“那麽.....你是不是把衣服都送去洗了，没有衣服换？”

艾青瞪着他，真恨不得一拳将他满嘴的牙齿全都打出来。

楚留香叹了口气，道“你若真的没有衣服换，我可以去找条裤子借给你，至少你妹妹的裤子你总能穿的。”

艾青好像很惊讶，道：“我妹妹？”

楚留香道“你想不到我已见过她？”

艾青道“你几时见到她的？”

楚留香道“刚。”

艾青道：“那麽你刚一定见到了鬼，大头鬼。”

楚留香笑道“她的头并不大，她就算是鬼，也不是大头鬼，是酒鬼。”

艾青忽然叫了起来，大喊道“无论位见到的是什麼鬼，反正绝不是我妹妹。”

楚留香道“为什麼？”

艾青道“我没有妹妹。”

楚留香皱眉道“一个妹妹都没？”

艾青道：“半个都没有。”

楚留香盯着她的眼睛，盯了很久。喃喃道：“看来你并不像是说谎。”

艾青道：“这种事我为什麼要说谎？”

楚留香道：“也许因为你喜欢说谎，有些人说谎时就看不出来的。”

艾青突然跳起来，一个耳光往楚留香脸上打了过来。

她没有打着。

楚留香已抓住了她的手。

他的眼睛开始移动，从她的脸，看到她的脚，又从她的脚，看到她的脸。

这正是标准色鬼的看法。

没有女人能受得了男人这样看的，就算穿着十七八件衣服的女人也受不了。

艾青的身子开始往後缩，开始发抖。

她没有被抓住的一只手也已没法子打人，因为这只手必须掩住身上一些不太好看的地方。

楚留香的眼睛偏偏就要往这些地方看。

艾青咬着牙，道“你……你想怎么样？”

这句话本来也用不着问的，但一个女人在男人的面前，有时也不得不装装傻。

楚留香微笑道：“我想你明白两件事。”

艾青道“你……你说。”

楚留香道“第一，我不是猪，是人，是男人。”

艾青眨着眼，道“第二呢？”

她全身都害怕的样子，满腔都是害怕的表情，可是她的眼睛却不怕。

她的眼睛里简直连一点害怕的意思都没有。

楚留香看着她的眼睛，又笑了，道：“第二，我不是君子，你恰好也不是淑女。”

艾青脸上露出愤怒之色，但眼下却已开始笑，咬着嘴唇道：“我还知道一件事。”

楚留香道“哦。”

艾青道：“我知道你是个胆小鬼。”

楚留香笑道：“你很快就会发觉自己错了，而且错得很厉害。”

艾青眼波流动，道“难道你还敢对我怎么样？”

楚留香道“我不敢。”

他嘴里说“不敢”的时候他的手已将她整个人抱了起来。

她整个人忽然全都软了，闭上眼睛轻轻叹了口气，道“我的确错了，你的确敢……”

这句话还没有说完，她忽然觉得心往下沉，就好像忽然一脚踏空，就好像在噩梦中从很高的地方掉了下去一样。

她立刻就发现这不是在做梦。因为她的人已从半空中重重的跌在地上，几乎跌晕了过去。

等她眼睛里不冒金星的时候，就看到楚留香也正在看着她微笑说道“你没有错，我的确不敢。”

艾青忽然跳起来，抓起凳子往楚留香砸过去。抓起茶杯往楚留香掷过去，她手边的每样东西都被她抓了起来，砸了过去。

她砸过去的每样东西都被楚留香接住。

直到没有东西可抓时，她就将自己的人往楚留香砸过去。

楚留香接住了。

他既不是猪，也不是神。

他也跟别的男人一样，有时也禁不住诱惑，也会心动的。

这一次他真的抱住了她。

他忽然发觉，无论怎样，她都可以算得上是个很可爱的女孩子。

艾青轻轻的喘息，又叹了口气，道“我现在才明白为什麼有很多人要杀你。”

楚留香道“很多人？哪些人？”

艾青道“别人我不知道，我只知道一个人。”

楚留香道“谁？”

艾青道“我。”

楚留香道“你？你想杀我？”

艾青道“否则我为什麼这样子勾引你，难道我是发了花痴？”

楚留香笑道：“看来倒真有点像。”

艾青“嚶哼”一声，挣扎着要推开他，打他。

她抓石动，也打不茁。

楚留香很懒得怎麽样才能要女人推不开他的法子，各种法他都懂。

艾青的呼吸更急促，忽然道“小心我的耳环。”

楚留香道“你的耳环？”

艾青道：“你不能碰它。”

楚留香道：“为什麼。”

艾青道“耳环里的毒针，你若想把它解下来，毒针就会弹入你的手。”

她咬着嘴唇，又道：“男人跟女人好的时候，都喜欢把女人身上每样东西都拉下来的。是不是。”

是的，在这种时候，男人都希望她的女人身上连一样东西都没有，因为在这种时候，无论什麼东西都是多馀的，不但多馀，而且讨厌。

楚留香看着她的耳环道：“这里面的针很毒？”

艾青道“每一根针上的毒，都可以毒死一条大象。”

楚留香叹了口气，苦笑道：“难怪有人告诉我，有的女人一戴耳环就变得很可怕。”

他不让艾青发问，先问道“你既然要来杀我，为什麼又将这些事告诉我呢？”

艾青又闭上眼，幽幽的叹息，道：“因为……因为为什麼我自己也不知道，也许，因为我真的发了花痴。”她的脸红了，红得那麽可爱。

她的脸又红又烫，但鼻尖却是冰冷的。

一个男人的嘴唇触及女人的鼻尖时，他若还不心动。那麽他简直连白痴都不是。

他一定是块木头，死木头。

楚留香不是死木头。

冰冷的鼻尖上有一粒粒细小的汗珠，就像是花瓣上的露珠。

露珠是甜的，甜，香。

灯光昏黄，窗上已出现曙色，窗台上有一对翠绿的耳环。

艾青静静的躺着，凝视着楚留香。

他的了直而挺，就像是用一整块玉雕成的，他的眼睛清澈，宛如无邪的婴儿，他的嘴角向上显得自信而乐观。

这实在是个可爱的男人，值得任何女人喜欢。

现在他脸上带着种深思的表情，正专心的看着这对耳环。

艾青解下这对耳环的时候，她自己的手也在不停的发抖。

楚留香忽然叹了口气，道“我知道很多杀人的法子，可是用耳环来杀人，倒的确很别致。”

他忽又笑了笑，道“我若真的死了倒也有趣得很。”

艾青道：“有趣？”

楚留香道：“那我就一定是天下第一个被耳环杀死的人。”

艾青眨眨眼，道“没有人告诉你，你现在也许已经是个死人。”

楚留香道：“你认为这法子一定能杀得死我？”

艾青道：“你想呢？”

楚留香笑笑，道“以前有很多人想杀死我，他们用的都是自己认为一定能杀死我的法子。”

艾青道“结果呢？”

楚留香道：“至少我现在没有死。”

艾青凝视着他，脸忽然红了，咬着嘴唇道：“你的确没有死，我却差点死了。”

这是句能令任何男人听了都会自觉骄傲的话。

楚留香却似没有所见，忽又问道“这耳环是谁替你戴上的？”

艾青道“你为什麼要问？”

楚留香道：“因为替你戴耳环的人，就是真正想杀我的人。”

艾青道“你想去找他？”

楚留香道：“不想。”

艾青道：“真的不想？”

楚留香道“因为我不必去找他，他一定会来找我。”

艾青沉默着，终于点了点头，说道“他也知道我未必能够杀得了你，所以除了我，一定还有许多人。”

楚留香道“是些什麼人？”

艾青道：“女人。”

楚留香笑道“他很信任女人？他认为女人比男人更懂得杀人？”

艾青道：“也许那只不过他知道你的弱点。”

楚留香道：“我的弱点？”

艾青嘴角带着笑，道“江湖上人人都知道楚留香的弱点。楚留香唯一的弱点就是女人，尤其是好看的女人。”

楚留香长长吐出口气，道：“原来你早已知道我是谁了。”

艾青道“知道你的人不止我一个。”

楚留香叹道：“但我却还不知道他是谁？为什麼要杀我？”

艾青瞪着他，道：“你是不是很想知道？”楚留香道：“想死了。”

艾青笑笑，又叹了口气，道“我本来不应该告诉你，可是……”她这句话没有说完。

楚留香忽然抱着她滚了出去。

一只手忽然由窗外伸进来，将窗台上的耳环向他们弹了过来。

楚留香好像直在凝注着艾青，并没有往别的地方看。  
但他却看到了这双手。  
一只纤秀而美丽的手，指甲上还好像染着鲜艳的风仙花汁。  
鲜红曲指甲，翠绿的耳环。  
初升的阳光，淡淡的照在窗台上。  
在指尖弹出的那一瞬间，这一切本是幅美极了的图画。  
这也是幅杀人的图画。  
楚留香直滚到屋角，才敢回头。那手还在窗台上，正在向他招手。  
楚留香身影已掠起，顺手捞起桌上的灯，向窗外掷出。他的人却已掠出门。  
门外没有人，那扇窗外也没有人。  
风吹着新绿的柳叶，淡淡的晨雾在柳叶间飘浮，一盏灯摆在窗下，正是楚留香刚掷出的灯。  
人呢？楚留香长长呼一口气，知道自己这次又遇着了个极可怕的对头。  
就在这时，前面的屋角忽然又有只手伸出来，向他轻招。还是那手，美丽而纤秀的手指，指尖鲜红。  
楚留香用最快的速度掠过去。他怀疑过很多的事，甚至怀疑过神，但却从未怀疑过自己的轻功。  
从未有人怀疑过他的轻功。  
楚留香轻功无双，已是毫无疑问的事，但等他掠到屋后，人已不见了。  
屋后没有树，只有风，风吹过山坡。  
楚留香忽然觉得风很冷。  
“这只手要杀的人不是我，是艾青。”  
楚留香凌空翻身，箭一般窜回，门还是开着的，他掠进去。  
灯在桌上。  
赫然正是他刚掷出的那盏灯。  
只有灯，没有人。  
斜阳照着屋角，艾青不见了。  
风从门外吹入，更冷。  
楚留香的掌心渐渐潮湿。他眼角忽又瞥见同样的一只手。  
手在窗台上。  
还是那手，指尖纤纤，指甲鲜红。  
楚留香箭一般窜过去，突然出手！  
这次他居然抓住了这只手，冰冷的手，一股寒意自指尖直透楚留香的心。  
他轻轻一拉就将这只手拉了起来。  
只有手，没有人。  
一只断手。  
被人齐腕砍断的，还在沁着血。  
等血滴干，这只手就渐渐苍白，渐渐乾瘪，就像是一朵鲜花突然枯萎！

## 第二章 贝魂玉手

你若看到一朵鲜花在你手里枯萎，心里总难免会觉得惋惜，甚至会觉得有种说不出的愁闷，就算你并非是个多愁善感的人，你也会不禁为这叹息。

美丽的生命为什么总是如此短促？但你看到的若是一双断手，看着这本来很美丽的手突然间乾瘪，那么你心里就不仅会觉得惋惜愁闷，你还会想到许多别的事。

这双手是谁的，是谁砍断了这双手？

楚留香忽然察觉这双手并不是刚向他摇动的那双手。这双手的手背上有一块乌青，是被人扭伤的痕迹。他确信刚那双手上绝没有这痕迹。

这双手是不是艾青的手，艾青身上有很多更值得他看的地方。

这也好就是刚还在他身上轻轻爱抚的手。

这双手仿佛突然扼住了楚留香的咽喉。

他转身冲出去，门外旭光照地。

旭日已东升。

阳光是件很奇妙的东西，它有时能令人发热，有时却能令人冷静。楚留香一向喜欢阳光。他在初升的阳光下站了很久，尽力使脑子里什么也不想，等到头脑完全冷静下来，才将这件事重新想了一遍。

他想得很仔细，每一个细节都没有错过。

这件事本是由艾青开始的，但奇怪的是，他想得最多，不是艾青，而是张洁洁。

他想着张洁洁的时候，就看到了张洁洁。

她的像随时都会在他面前出现。

张洁洁正从山坡上走下来。

她嘴里轻轻哼着支轻巧而愉快的小调，手思拈着朵小小的黄花，黄花久晨风小谣动，她身人穿着的鹅黄轻衫也在风中飘动。

其他那些像她这种年纪的女孩子，都喜欢将衣衫做得很合身，甚至比合身更好些，尽量使自己看来苗条。

她却不问。

她衣服穿得宽宽的，松松的反而使得她看来更婀娜多姿。

她衣服的颜色也许没有艾青配得那么好，但却更潇洒脱俗，既不刻意求工，也不矫揉做作。

她这人就像是她哼着的那支小调，轻松自然，令人愉快，尤其是在这晴朗乾燥的三月清晨，在这新鲜温暖的初升阳光下，无论谁看到她，心里都会觉得很舒服。

楚留香看着她。

她也在看楚留香，脸上带着轻盈的线笑，脚步轻盈得宛如春风。

她走过来，走到楚留香面前，忽然笑道“恭喜恭喜。”楚留香道，“恭喜？有什么值得恭喜的。”

张洁洁道“你看到新郎官的时候，难道从来不说恭喜？”

楚留香没有说话。

因为张洁洁不让他开口，又道：“你看来好惊累得要命的样子，是不是刚做过苦工。”

她吃吃的笑道，又道“我这话问得真傻，新郎官当然一定会很累的，任何一个新郎官在洞房花烛夜里，都一定有很多事要做。”

楚留香笑笑道：“那并不是做苦工。”

张洁洁道：“当然不是。”她咬着嘴唇，笑道：“苦的当然不是新郎官，是新娘子。”

楚留香只好又笑了笑。

张洁洁眨眨眼，又问道“新娘子呢？难道起不了床了？”

楚留香道：“我正想问你。”

张洁洁道“问我？问什麼？”楚留香道“她在哪里？”

张洁洁目中露出吃惊诧异之色，道：“她难道已走了？”

楚留香点点头。

张洁洁道：“你不知道她到什麼地方去了？”

楚留香摇摇头。

张洁洁道“你若不知道，我怎麼知道呢”楚留香道“因为你对她的事好像知道得很多。”

这次张洁洁的嘴忽然闭上了。

楚留香盯着她，缓缓道：“你知道她要杀我，知道她戴着一对杀人的耳环。”

张洁洁终于点点头。

楚留香道：“除此之外，你还知道些什麼？”

张洁洁道：“你认为我还知道些什麼？”

楚留香道“譬如说，是谁叫她来杀我的？为什麼要杀我？”

张洁洁眼珠子转动道：“我怎麼会知道这些事？”

楚留香道：“这句话也正是我想问你的，你是否……”

张洁洁打断了他的话，道：“难道你认为我也是跟她一夥的人？”

楚留香既不承认，也不否认，这种态度通常就等於是默认。

张洁洁道“致若真的是，为什麼要将她的秘密告诉你？”

楚留香道：“你若不是，怎麼会知道她的秘密？”

张洁洁沉默了很久，忽然从他身旁走过去，走进了那间屋子。

屋子里很乱。

艾青拿来砸楚留香的东西，还散在地上，一直没有收拾。

他们没有功夫收拾。

张洁洁又笑了，道：“这地方看来倒真像是个战场，为什麼洞房总是……”

她声音突然停顿，笑容凝结。

她也看到那双手。

楚留香一直在盯着她，注意着她脸上的表情，立刻问道“你知道这是谁的手？”

张洁洁仿佛连呼吸都已停顿，过了很久，才吐出口气，道：“这不是我的手。”

楚留香道“这难道是鬼手？”

张洁洁叹了口气，道“鬼有什麼可怕的。你几时听说过鬼真的杀死过人。可是这双手……”

楚留香皱了皱眉，道：“勾魂手？”



张洁洁道：“无论谁只要看到一对勾魂手，迟早要被它将魂勾走。”

她接着又道：“听说这勾魂手还分好几种，最差劲的一种要勾人的魂，也只不过半个月。”

楚留香道：“这是哪种？”

张洁洁又叹了口气，道：“这是最好的一种。”

楚留香道：“依你看，是不是越好看的手，勾起魂来越快？”

张洁洁道：“一点也不错。”

楚留香笑了。

张洁洁瞪起眼，道：“你认为我是在吓唬你？你认为很好笑？等到你的魂魄被勾定时，你留笑不出来了。”

她冷冷接着道：“非但笑不出，简直连哭都哭不出了。”

楚留香笑道：“我想知道它是用什麼法子将魂勾走的，那种法子一定很有趣。”

张洁洁道：“我不知道，没有人知道，知道的人都已进了棺材。”

楚留香道：“但你却知道。”

张洁洁道：“我只知道这是勾魂手。”

楚留香道：“你以前见过。”

张洁洁道：“我只听人说过。”

楚留香道：“谁说的？”

张洁洁道：“一个。——一个朋友。”

楚留香道：“你那朋友知道很多事？”

张洁洁道：“死告诉你的多，都是听他说的。”

楚留香道：“他现在夜哪里。”

张洁洁道：“你知不知道现在是付麼时候？”

楚留香道：“是早上，很早。”

张洁洁道：“在这麼早的早上，你的朋友通常都在哪里？”

楚留香笑了，他忽然想起了胡铁花，笑道：“他们有时躺在别人的怀里，有时躺在小酒铺里的桌子底下。”

张洁洁也笑了，但立刻又板起脸，道：“我的朋友既不是酒鬼，也不是疯子，他们都很正常，正常的人这种时候当然还在家里。”

楚留香道：“好，那麽我们就走吧。”

张洁洁道：“走？走到哪里去？”

楚留香道：“当然是他的家。”

张洁洁瞪着眼，道：“我为什麼一定要带你去？”楚留香笑笑道：“因为你若老不肯带我去，我就会很难受，你既然是我的好朋友，当然不会要我难受的。”

张洁洁咬着嘴唇，恨恨道：“我偏不带你去，偏要让你难受，最好能气死你。”

她去了。

当一个女孩子说要气死你的时候，她的意思往往就是表示喜欢你。

这道理没有人能比楚留香更明白了。

蓝的天，白的云。阳光刚刚升起，照在红的花，绿的叶子上，叶子上还带着晶莹透明的新鲜露珠。

风也是新鲜的，新鲜而芬芳，就仿佛多情少女的呼吸。

在这模样一个早上，有一个年轻美丽的女孩子踏着走，走在蓝天白云下，红花绿叶间，这当然是件非常令人愉快的事。

但楚留香今天却并不觉得十分愉快，他好像总是有个阴影。

双手的阴影。

这双手好像随时随地都会从黑暗中伸过来，扼住他的喉咙，把他扼死。

张洁洁看来倒比他愉快多了。

她手上刚折了一枝带露的野花，嘴里还在轻轻的哼着山歌。

她年轻而又美丽，像她这样的女孩子，本就不该有烦恼的。

也许她根本还没有学会如何去烦恼，如何去忧郁。

一辆骡车从山後转出来，车上载着半车莴苣，碧绿如翡翠。

跋车的老头子抽着旱烟，花白的头发在阳光下灿烂如银。

张洁洁跳跃着奔过去，笑着招呼着；“老伯是不是要进城去？”

老头子本来眯着眼，看见她，眼睛也亮了。大声道；“是进城去。去卖菜。”

张洁洁道：“我们搭你老人家的车进城好不好？”

她不等人家说好，就已跳上了车。

像这模样一个女孩子既已跳上了车，从十八岁到八十岁的男人都绝不会把她赶下来的。

老头子哈哈一笑，道：“车反正还空着，上来吧，你们小两口一起上来吧。”

楚留香摸了摸鼻子，也只好跳上了车。

张洁洁看着他吃吃的笑，悄悄道“人家说我们是两口子，你怎麽不否认呢？”

楚留香也笑了笑，道“你既然不否认，我否认什麽？”

张洁洁眨眨眼，道“我们仍看来是不是真像小两口子？”

楚留香上上下下看了她几眼，微笑道；“我若是结亲结得早，女儿已经跟你差不多大了。”

张洁洁狠狠瞪了他一眼，狠狠道“你就算想做我儿子，老娘还嫌你年轻了些。”

这句话还没说完她自己又忍不住吃吃笑了起来，她觉得“老娘”这词实在很新鲜，很有趣。

她好像很佩服自己怎麽能说得这种名词来的。

楚留香看着她，忍不住也开心了些。

有些人仿佛天生就能令人愉快，张洁洁就是这种人。

她无论对你怎麽样，你都没法子对她生气。

跋车的老头子正在扭着头看他们，笑道“看你们笑得这麽亲热，一定是新婚的。”

张洁洁眨着眼道“你老人家怎麽知道？”

老头子叹了口气道“若是老夫老妻，就笑不出了，譬如说像我这样，我一看见那黄脸婆，简直连哭都哭不出。”

张洁洁也笑了，笑着笑着，忽然重重的在楚留香鼻子上拧了一下。

楚留香只有干瞪眼，只有自认倒霉。

那老头子却在替他抱不平了，道“好好的你拧他干什麽？”

男人总是帮着男人说话的。

张洁洁抿嘴笑道“我以後迟早也要变成黄脸婆的，不乘现在欺负欺负他，等到那时，就只有让他来欺负我了。”

老头子哈哈大笑，点头道：“有理，说得有理，想当年我那老太婆生得还标致的时候，不也是整天拿我当受气包吗？”

他将旱烟袋重重的在车辆上敲，瞧着楚留香笑道“看来一个男人若想娶个标致的老婆，就得先受几年气。”

张洁洁道“现在呢？现在你是不是常常拿她当受气包？”

老头子忽然叹了口气。苦笑道：“现在受气包还是我。”

张洁洁“噗哧”一笑，道“无论做什麼事，只要做习惯了，也没有什麼了。”

老头子眯着眼笑道“是呀，我现在就已渐渐觉得做受气包也蛮有意思的，我那老太婆若是三天不给我气受，我反而难过。”

楚留香也忍不住笑了。

老头子忽又叹了口气，逼“现在我只有一样事还是不明白。”

楚留香道：“哪样事？”

他也开始搭腔了，因为他忽然也觉得这老头子很有意思。

老头子道“别人都说怕老婆的人会发财，但我到现在还是穷脱了钱底，这又是为了什麼？”

楚留香笑道“也许怕得还不够厉害。”

老头子道“要怎麼怕才能发财呢？我倒真想学学。”

楚留香道：“那麽你就要从‘三从四德’开始学起了。”

老头子道“男人也讲究三从四德？”

楚留香道“现在已经渐渐开始讲究了，将来一定讲究得更厉害。老头子道；”你快说给我听。”

楚留香道“老婆的命令要服从，老婆的道理要盲从，老婆无论到哪儿去，你都要跟从。”

老头子道“原来这叫三从，四德呢？”

楚留香道“老婆花钱你要舍得，老婆的意思你要晓得，老婆的气你要忍得，老婆揍你的时候你就要躲得，躲得越远越好。”

老头子一拍大腿，笑道“好，小伙子，有出息，我看你将来一定是百万富翁。”

他大笑着道：“我现在总算知道那些百万富翁是怎麼来的了。”

楚留香忽又笑道“但男人也不一定非得怕老婆才能发财的。”

老头子道“难道还有别的法子？”

楚留香道：“有一种法子。”

老头子道“哪种？”

楚留香道：“不要老婆。”

这里中就在城外近郊他们谈谈笑笑好像很快就进了城，一个人只要还能笑，日子总较容易打发的。

老头子道“你们小两口是要到城里什麼地方去呀？”

张洁洁道“你老人家呢？”

老头子道，“我已经快到了，就在前面的菜市！”

他忽然闭上了嘴，变得面色如土。

楚留香顺着他目光望去，就看到一个又高又胖的老太婆正从菜市里走

出来，手里提着秤。

老头子看到了她，就像是小鸡看到老鹰似的，还没开口，老太婆已一把将他从车上揪下来，手里的秤也没头投脑的往他身上打下来，痛骂着道“你这老不死，你这杀干刀。老娘正在奇怪，你为什麼死到现在还不来，原来你在路上搭上了野女人。”

老头子一面躲，一面哀求，道“你怎麼能胡说，那是人家的老婆。”

老太婆变得更凶，打得更重，道：“放你娘的春秋屁，谁是淮的老婆，看那小狐狸精的样子，从头到脚有哪点像是正经女人。”

张洁洁这才明白她说的是谁了，也不禁被她骂得怔住。

但眼看着那老头子已快被打得满地乱爬了，她又有点不忍，悄悄的推了楚留香把，道“人家为了我们被揍得这麼惨，你也不去劝劝。”

楚留香叹了口气，道，“女人着要打自己的老公，连皇帝老子都劝不住的。”

张洁洁着急道“你至少也该去替他解释呀，你们男人难道就一点也不同情男人吗？”

楚留香摸了摸鼻子，只有便着头皮走过去，刚叫了一声“老太太”还来不及说别的。

那老太婆已往他面前行了过来，瞪着眼道：“谁是老太太，你妈才是个老太太。”

老头子又急又气，在旁边直跺脚道：“你看这女人多不讲理，明明是她的老婆，她偏不信。”

老太婆眼磕瞪得更大，道：“那小狐狸精真是你老婆？”

楚留香只有苦笑点点头。

他生平最怕的。就是遇见个不讲理的女人，若遇有比这件事更糟的，那就是遇见了个不讲理的老太婆了。

老太婆道“她真是你老婆，好，我问你，你老婆叫什麼名字。”

她问得倒也不算出奇。丈夫当然应该知道自己老婆的名字。

捕快们抓流莺土娼的时候，总是这样问嫖客的呢！

楚留香苦笑道“她叫张洁洁……”

他正在庆幸，幸好还知道张洁洁的名字。

谁知他一句话还没说完，老太婆已跳了起来，大骂道，“好，你这小舅子，明明是你的姐姐偏说是老婆，你什麼人的小舅子不好做，为什麼却偏偏做这老甲鱼的小舅子，你究竟拿了他多少银子。”

她越骂越气手里的秤又没头没脑的往楚留香身上打了下来。

这实在未免太不像话了，老头子也着了急，赶过来拉，大声叫嚷道：“人家又不是你老公，你为什麼打人家。”

听他的说法，女人打老公好像本是天经地义的事。

老太婆大叫道“我偏要打，打死这小舅子……”

两人一个急着要拉，一个急着要打。

楚留香也看得发了怔，正不知是该劝的好，还是该溜的好。

忽然间，拉的和打的全都要跌倒，往他身上跌了过来。

到了这种时候，这种地步，楚留香也只好伸手扶他们一把。

忽然间，老头子从下面抱住了他的腰，老太婆出手如风，手里的秤在一刹那间已点了他身上七八处穴道。

“没有人能骗得了楚香帅。”

这句话看来已应该加以修正了，至少应该在上面加一句：“除了女人外，没有人能骗得了楚香帅。”

楚留香也忽然发现了一样事“老太婆也是女人，从八岁到八十岁的女人都一样不能信任。”

他早已发誓要加倍提防女人，只可惜还是忘了这一点。

他好像命中注定要栽在女人身上。

骡车又出了城。

老头子嘴里抽着旱烟，得意扬扬的在前面赶车。

楚留香躺在一大堆莴苣上，就像个特大号的莴苣——他一向很少穿绿颜色的衣裳，偏偏今天例外。

衣服是苏蓉蓉特地为他做的。

“到人家那里去拜寿，总应该穿得鲜艳些，免得人家看着丧气。”

楚留香叹了口气“为什麼不挑红的黄的，偏偏挑了件绿的呢？”

他讨厌莴苣。

他一向认为胡萝卜和莴苣这一类的东西，都是给兔子吃的。

那老太婆就坐在他旁边，上上下下的打量着他，好像对他很感兴趣。

只要是女人，就会对楚留香感兴趣，从八岁到八十岁的都一样。

张洁洁呢？

张洁洁早已不见了。

老太婆忽然看着他笑道：“这次的事，想必给了你个教训吧？”

楚留香道“什麼教训？”

老太婆道“教训你以後少管有家夫妻间的闲事，男人就算被自己的老婆活活打死，也是他活该，这种事本就是谁也管不了的。”

楚留香叹了口气，道“这次的事给我的教训又何止这一个。”

老太婆道：“哦，还有什麼教训？”

楚留香道“第一，教训我以後切切不可随随便便就承认自己是别人的丈夫。”

老太婆道：“还有呢！”

楚留香道“第二，教训我以後切切不可忘记老太婆也是女人。”

老太婆沉下脸，道：“你栽在我手上是不是有点不情愿？”

楚留香叹道：“现在我只後悔昨天为什麼没有栽在那些年轻漂亮的小泵娘身上！”

老太婆冷笑道：“只可惜你现在想也太迟了。”

楚留香苦笑道：“所以我现在只希望一件事。”

老太婆道：“什麼事？”

楚留香道“只希望变成个兔子。”

老太婆怔了怔，道“兔子？”

楚留香笑道“你若把一只兔子抛在成堆的莴苣上，他正好得其所哉，後悔的就是你了。”

那老头子忽然回过头，笑道“老太婆你有没有发现这人有点很特别的地方？”

老太婆道“有什麼特别的？”

老头子道：“到了这种时候他居然还有心情说笑话，而且话还特别多。”

这的确就是楚留香最特别的地方。

越危险，越倒霉的时候，他越喜欢说话。

这不但因为他一向认为说话令自己的心情松弛，也因为他往往能从谈话中找出对方的弱点来。

对方有弱点，他才有机会。

就算没有，他也能制造一个。

骡车转入一条很荒僻的小路。

楚留香眼珠子转了转，道：“这条路是往哪里去的，我以前怎麼没走过？”

老太婆冷冷道：“你没走过的路还多得很，留着以後慢慢的走吧。”

楚留香道，“以後我还有机会走麼？”

老太婆道：“那就要看了。”

楚留香道：“看什麼？”

老太婆道：“看我们高不高兴。”

楚留香道：“若是不高兴呢？难道就要杀了我？”

老太婆道：“哼！”

楚留香道：“我跟你们无冤无仇，就算要杀我，也不会是你们自己的主意吧？”

老太婆忽然不说话了。

楚留香道：“我知道有个人要杀我，却一直想不出是谁！”

他眼珠子又一转，道：“是不是张洁洁，你们是不是早已认得她了，这是不是你们早就串通好了的把戏？”

老太婆还是闭着嘴，好像已打定主意，不再跟这人说话了。

楚留香忽然笑道：“我现在才发现你也有样很特别的地方，也就是你最大长处。”

别人提及自己的长处时，很少有人能忍得注不追问的。

老太婆果然忍不住问道：“你在说什麼？”

楚留香道：“你最大的长处，就是不像别的女人那麼多嘴。”

老太婆道：“哼”她虽然还是在“哼”，但脸色已好看多了。

楚留香笑了笑，又道：“别人都说老太婆最多嘴，你既然不多嘴，想必还不太老。”

他忽又叹了口气，道：“只可惜你太不注意打扮了，所以才会看得老些，要知道，‘三分像貌七分打扮，’每个女人都是这样的。”

老太婆不由自主拉了拉自己的衣襟，摸了模脸。

楚留香道：“譬如说张洁洁吧，她若像你这样一点也不打扮，看上去就不会比你年轻多少。”

老太婆情不自禁叹了口气，道：“她还是个小姑娘，我怎麼能跟她比。”

楚留香道：“你今年贵庚，有没有三十八？”

老太婆板着脸道：“你少拍我马屁。”

她虽然还想扳着脸，却已忍不住要笑了。

小泵娘希望别人说自己长大了，老太婆希望别人说自己年轻。

这道理正是千古以来都颠扑不破的。

那老头子忽又回过头，笑道：“老太婆，听说这人的一张油嘴最会骗女人，你可得小心些，莫要上他的当。”

楚留香道“我说的是实话。”

老头子笑道“难道你真认为她只有三十八？不是八十三？”

老太婆忽然跳了起来，顺手一个耳光打了过去。大骂道：“放你妈的屁，老娘若真有八十三你岂非是我的孙子。”

老头子缩起头，不敢开口了。

楚留香笑了笑，悠然道“其实这也不能怪他，在别人眼中自己的老婆看来总是特别老些。”

老太婆还是气得直喘，恨恨道“所以女人根本就不该嫁人。”

楚留香叹道：“老实说，在这世界上，女人的确比较难做人，若说不嫁吧，别人又会笑她嫁不出去，若说嫁了吧，又得提防着男人变心。”

他满脸都是同情之色，接着却叹道“男人好像都忘了一件事情，都忘了自己也是女人生出来的。”

天下怕很少再有什么别的话能比这句话更令女人感动了。

老太婆忍不住叹了口气，道“天下男人若都像你这么通情达理，女人的日子就会好过得多了。”

楚留香苦笑道“可是像我这种人又有什么好处呢？反而有人想要我的命？而且偏偏还是女人想来要我的命。”

老太婆看着他，好像已有点同情，有点歉意，柔声道：“她也许并不是真想要你的命，只不过想见见你而已。”

楚留香摇摇头，道“她若只不过想见见我，为什么不直接来找我？为什么去花这许多心机？这许多力气呢？”他叹息着，黯然道“我其实当真做了什么对不起她的事，死也不冤枉，最冤枉的是我非但没见过她的面，连她是什么人都不知道。”

老太婆也在叹息着，喃喃道：“其实我们也因你无冤无仇的，也不是真的想害你，只不过……只不过……”

楚留香道：“我知道你们一定也有你们的苦衷，所以也不想你们放了我，我想……想……”

老太婆慨然道：“你想什么只管说，只要是我能做得到的，我一定帮你个忙。”

楚留香道“说来其实也没什么。只不过我平生不吃莴苣，而且很怕莴苣的味道，现在只觉得肚子里作怪，好像要吐。”

老太婆也显得同情，道：“莴苣的确有种怪味，我就知道有很多人不敢吃。”

楚留香道：“现在若有口酒给我喝，我就会觉得舒服多了。”

老太婆笑道：“这件事容易。”

这的确不能算是非份的要求，就算犯了罪的囚犯，在临刑之前，也总有碗酒喝的。

老太婆已站起来，大喊道“老头子，我知道你一定藏有酒，快拿出来。”

老头子叹了口气，道：“喝口酒倒是没什么，只不过他胸口几处穴道都被你点住了，这酒儿怎么得下去呢？”

老太婆道：“我既然能点住这些穴道就不能解开？”

老头子好像吓了一跳，道“你想解开他的穴道？若让他跑了，谁能担当这责任？”

老太婆冷笑道：“你放心，他跑不了的。”

楚留香苦笑道：“不错，若将我两条腿上的穴道都点住，我怎麼跑得了。”

老头子这才慢吞吞的从车座下摸出一瓶酒，还准备自己先喝口。

老太婆却已劈手一把抢了过来，在楚留香面前扬了扬，道：“小伙子，你听着，只因我觉得你还不错，所以才给你这瓶酒喝，你可千万不能玩什麼花样，否则莫怪我不客气。”

老头子喃喃道：“她若真的不客气起来。我可以保证绝没有一个人能吃得消的。”

老太婆瞪了他一眼，已顺手点了楚留香两条腿上六处大穴。

老头子道：“还有手——你既然这麼喜欢他，不如就索性喂他吃吧。”

老太婆冷笑道：“喂就喂，反正按我的年纪，至少已可以做他的……他的老大姐了，还有什麼嫌疑好避的呢？”

老头子喃喃道：“原来只能做他的老大姐，我还以为你已能做他的妈了呢。”老太婆嘴里骂着，手上还是又将楚留香双臂上的穴道点住。

她年纪虽老，但一双手还是稳重得很，认穴又推又快，绝不在当世任何一位点穴名家之下。

楚留香早已看出这夫妇两人必定都是久负盛名的武林高手，一时却偏偏想不出他们是谁。

到最後这老太婆总算将他胸口的穴道解开，然後才扶起了他，将酒瓶封住了他的嘴，道：“你慢慢的喝吧，不是我信不过你，只因别人都说你无论在多危险的情况下，都能找到机会逃走。”

楚留香喝下两盛酒，哦了口气，苦笑道：“像你这样的点穴手法，天下最多也不过只有两三个人比得上，若还有人能从你手下逃走，那才是怪事。”

老太婆笑道：“你倒识货……其实我也不信你能从我手下逃走，只不过总是小心点好。”

楚留香一面喝着酒，一面点着头。

老太婆笑道：“用不着喝得这麼急，这瓶酒反正是你的。她将酒瓶子拿开了些，好让楚留香喘口气。楚留香的确在喘息。气喘得很急，连脸都涨红了。老太婆昂着头，喃喃道：“为什麼男人总好像全都是酒鬼呢？我就一直想不通喝酒有什麼好处。”

她马上就快想通了。喝酒就算没别的好处，至少总有一样好处。

喝酒往往能救命！

突然间。一口酒箭般从楚留香嘴里射出来，射向老太婆的脸。

老太婆一惊，往後退，就从莴苣堆上落下，这股酒箭已射在楚留香自己的腿上。

老头子也吃了一惊，从车座上掠起\翻身，马鞭直掷楚留香的脖子。

老太婆的反应更快，身子一落。立刻又弹起，十指如爪，鹰扑般向楚留香足踝上抓了过去。

只可惜他们还是慢了一步。楚留香要逃走的时候，永远没有人能猜得出他要用什麼法子。等到别人知道他用什麼法子的时候，总是已慢了一步。

酒箭射在他腿上，已将他腿上被点住的穴道解开——这一股酒箭行激之力，可以将任何人点住的穴道解开。他两条腿一圈，身子立刻弹起，箭一身窜了出去。比箭更快！

楚留香的身子只要一掠起，天下就没有任何人再能抓住他。绝没有！

“楚香帅轻功第一天下无双！”这句话绝不是瞎说的。



他身一掠起，立刻凌空翻身，嘴里剩下的小半口酒已乘机行开了右臂的穴道。

他右臂一抡，身子又凌空翻，右手已拍开了左臂的穴道。

双臂的穴道一解，更像是多了对翅膀，只见他双臂挥舞，身子就好像风车似的，在半空中转了几转，人已落在七八丈之外的树枝上。

树枝几乎连动都没有动。

他站在树枝上，好像比别人站在地上还要稳得多。那老头子和老太婆似乎已看呆了。

他们没有道，因为他们已看出，就算是追，也追不上的。

何况，就算追上了又能怎么样呢？他们也没有逃，因为他们也已看出逃不了。

楚留香微笑着，忽然道：“这次的事，想必也已给了你们个教训吧。”

老太婆叹了口气道：“不错，我现在才知道，男人的话绝不能听的，男人若对你拍马屁的话，你连一个字都不能相信。”

老头子道：“这道理你现在才明白？”

老太婆道：“因为我活了六十多岁，倒还是第一次遇见你这样的男人。”

老头子挤了挤眼，道：“你已活了六十多岁，我还以为你只有三十八岁呢？”

老太婆回手就是一耳光掴了过去。

老头子抱起头来就逃，还大叫道：“老太婆揍你的时候，你就要躲得越远越好。”

两人一个打，一个逃，眨眼间，两个全都不知去向了。

楚留香还是在微笑，连一点追上去的意思都没有。

他最大的好处，也许就是常常能在最要紧的时候放人家一马。他身子刚由树上轻飘飘的落下来，忽然听见了一种声音，一种非常奇怪的声音，从一个非常奇怪的地方传了出来。

就连他都从未想到这种声音会从这种地方发出来。

楚留香并不是时常容易吃惊的人，但现在却真的吃了一惊。

掌声并不是一种很奇怪的声音。楚留香虽不是唱戏的，但还是常常能听别人为他喝采的掌声。车底也并不是什麼奇怪的地方。无论大大小小，各式各样的车子，都有车底。

但此时此刻，这辆骡车的车底下居然有掌声传出来，那就不但奇怪，而且简直奇怪得要命。

只有人才会鼓掌，车底下既然有掌声，就一定有人，骡车一路都没有停过，这人显然早已藏在车底下。

楚留香虽也吃了一惊，但脸上立刻又露出了微笑。他已猜出这个人是谁了。

### 第三章 一线曙光

掌声还未完，笑声已响起。

掌声清脆，笑声更清脆。

一个人随着笑声从车底下钻了进来，明朗的笑容，明朗的眼睛。

一个明朗美丽，令人愉快的女人。虽然身上脸上都沾满了泥土，但看来还是不会让人觉得她有脏兮兮的样子。

有种女人无论在任何情况下看来，都像是刚摘下的新鲜杨梅。张洁洁就是这种女人。

她拍着手笑道“楚香帅果然名不虚传。果然能骗死人不赔命。”

楚留香微笑着，弯腰鞠躬。

张洁洁笑道“所以无论年纪多大的女人，都千万不能听楚香帅的话，从八岁到八十岁的女人都不例外。”

楚留香道“只有一个人例外。”

张洁洁道“谁？”

楚留香道：“你。”

张洁洁道：“我？我为什么是例外？”

楚留香笑道“因为你若不骗我，我已经很感激了，怎敢骗你？”

张洁洁嘟起嘴，道“难道我骗过你？……骗你什么？你说”楚留香道：“我说不出。”

张洁洁道：“哼，我就知道你说不出。”

楚留香微笑道：“骗了人之后，还能要人说不是，那才真的是本事。”

张洁洁瞪着他，眼圈儿突然红了，然后眼泪就慢慢地流了下来。

楚留香又有点奇怪了，忍不住道“你在哭？”

张洁洁咬着牙。恨恨道“我伤心时就要哭难道这电犯法。”

楚留香道“你伤心？伤心什么？”

张洁洁擦了擦眼泪大声道“我看你中了别人的暗算，就马上躲到车底下，想等祝会救你路上也不知受了多少罪，吃了多少土，到头来又蔡得了什么？”

她眼泪又开始往下摊，独抽泣泣的接着道“你非但连一点感激我的意思都没有，反面要冷亩冷语的米讽刺我。践……我怎么能不伤陈一。”

她越说越伤心，索性真的哭了出来。

楚留香怔住了。他只知道她是个狠会笑的女孩子，从没有想到她也会哭。

在楚留香看来，女人的眼泪简直比6围公的暗器还可怕。

无论多厉害的暗器，你至少还能够躲。女人的眼泪却连躲都躲不得无论多厉害的暗器，最多也只不过能在你身上打出几个洞来。女人曲眼泪却能将你的心滴碎。

楚留香叹了口气，柔声道“谁说我不感激你，费感激得要命。”

张洁洁道：“那……你为利什么不说出牙。”

楚留香道：“真正的感激是要藏在心里助，说出来就授意思了。”

张洁洁忍不住破涕为笑指着楚留香的鼻子，笑道：“那老头子说助果然不错，你果然有张会骗女人的油嘴。”

楚留香道“莫忘记老头子也是男人，男人说的话都是取不住助。”

张洁洁笑道“他的确是个老狐狸，而且武功也不弱。”

楚留香道“但却还比不上那老太婆，所以也就难怪他要伯老婆张洁洁道：6你是不是也觉得那老太婆的点穴手法很高。”

楚留香道：“若单以点穴的手法而论，她可以排在第五名之内。”

张洁洁道：“这麽说来，她就应该是个很有名的武林高手。”

张洁洁道：“别人都说楚香帅见识最广，想必早已看出她的来历楚留香道：“没有。”

张陆洁通：“连郝看不出来……你再仔细想想看？”

楚留香道：“不必屈这夫妻两人无论是谁都不重要。”

张洁洁道：“为什麽？”

楚留香道：“因为他们以后想必已绝不会再来找我的麻烦了。”

服措施道：“重要助是什麽呢？”

楚留香道：“重要的是，谁叫他们来的？那入夜什麽地方？”

张演洁道：“你刚为什麽不问他们？为什麽脑随便便就放他们走了？”楚留香道：“我若问他们，他们随随便便就会告诉我吗？”

张洁洁道：“不会。”

她想了想，又补充着道：“他们若是很容易就会泄露秘密的人，那人也就不会派他们来对付你了。”

楚留香笑道：“你倒真有和别的女人不同，你的头脑很清楚。”

张清洁板着脸道：“你是不是又想来拍我的马屁了，我可不像别人那麽容易上当。”

楚留香叹道：“你难道定要魏驾你，才认为我说的是真话。”

张洁洁瞪了他一眼，道：“就算他们守口如瓶，你也应该有法予让他们开口的。”

楚留香苦笑道：“这夫妻两人加起来至少有一百三四十岁，我难道还将他们吊起来拷问麽？”

张洁洁媚然道：“你虽然并不是什麽好东西，倒还不是这样助人。”她忽又叹了口气，道：“现在他们既然已走了，看来我只好再陪你回去找我那朋友了。”

楚留香道：“那倒用不着。”张洁洁瞪大了眼，道：“用不着？难道惊已有法子找出那个人？”楚留香笑了笑，道：“我虽然找不出，但却有人可以找得出。”

张洁洁的眼睛瞪得更大，道：“谁？”

楚留香的手往前面指道：“它。”

张洁洁顺着他的手看过去就看到了那只拉车助骡子。骡子正低着头在路旁啃草张洁洁嗤防一声笑了道：“原来它也是伤的朋友。”

楚留香道：“骡子至少有样好处，骡子不会说谎话的。”

张洁洁道：“但它也跟你样不会说人话。”楚留香道：“它用不着说话。”

他忽又问道：“我若忽然走了，把你一个人留在这里，你会到什麽地方去呢？”

张洁洁征了征，道：“随便哪里我都可以去，我至少有一中个地方可以去。”

楚留香道：“若是没有地方可去呢？”

张洁洁道：“那麽我就回家。”

楚留香笑道：“不错，你当然要回家，也一定认得路回家。”

他接着又道：“除了人之外，还有一种致物丛认得路国家。”

张洁洁道：“马。”

楚留香道：“不错，老马识途。你无论将马留在什麼地方，它都有法子找到路回家的。”

张洁洁笑道：“那也许还是看他是公马？还是母马呢？”

楚留香道：“公马也只好回家，它没有别的地方可去。因为这世上还没有为马开妓院和酒铺。”

张洁洁的眼睛已沥洛亮了起来，道：“你是说...这头骡子也翘找得到路回家？”

楚留香笑了笑，道：“莫忘记骡子也有一半是马曲种，而且比马聪明。马妈妈？”

骡子在前面走，楚留香和张洁洁在后面跟着，走着走着，张洁洁忽然笑了起来，笑得弯中腰。楚留香忍不住问道：“你在笑什麼？”

张洁洁道：“笑我自己。”

楚留香逼问：“我例石不出你行什麼地方可笑的。”

张洁洁道：“我在笑我白己是个呆子。”

楚留香也笑了道：“你怎麼忽然变得如此谦虚起来了？”

张洁洁道：“税着不是呆子，为什麼要跟在一只骡子屁股后面定个T”楚留香道：“那是因为我要到这骡子的主人。”

张洁洁道：“你怎麼知道这骡子的主人就是那个要害你的人？”

楚留香道：“我不知道，所以我才要蹬碰运气。”

张洁洁看着他，慢慢地摇了摇头，道：“据说一个人若是交了桃花运，就定会倒霉的，我为什麼要陪着你去闯祸呢？”

她眨了眨眼，又道：“无论如何，至少我总没有害过你吧？”

楚留香摸了摸鼻子，道：“你的确没有。”

张洁洁道：“我是女的，你是男的，男女授受不亲，这句话你也总该听过？”

楚留香道：“我的确听过。”张洁洁道：“所以你总不能拉住我，一定要武陷着你吧”楚留香四了口气，道：“我的碗不能。”

张洁洁鹰然道：“既然如此，我就要走了，我可不愿意陷着一头骡子、一个呆子到处乱逛。”

她掐了拍楚留香的肩，又笑道：“等伤真助被人害死的时候，莫忘记通知我声，稳定会赶去替你烧根香的。”最後一句话说完，她的人已在七八丈外，又回头向楚留香摇了摇手，然後就突然不见了。

楚留香忽然发现她的轻功很高，这世上假如只有一万个人，她也又541个，因为其中还有个楚留香。”

但现在就连楚留香都已追不上她了。

楚留香叹了口气喃喃道：“我若真的被人害死了，怎麼能去通知你呢？”

他发现这女孩子说每句话好像全都是这样子的，半真半假，似是而非，教别人无论如何都猜不透她的用意。“她究竟是个怎麼样的人呢？对我究竟是什麼意思呢？”

若说她有恶意，她又的确没有害过楚留香，而且多多少少总还向楚留香透露一点秘密。

她躲在车子底下，的确像是在等机会救楚留香的，但着不是她，楚留香又怎会坐上那辆堆满了篇筐的车子？又怎会上那一对老狐狸当？

楚留香又四了口气，只希望自己莫要真的像她说得那麼倒霉，只希望

这头骡子能帮帮他的忙，乖乖的回家，带他去见那个人。他实在想问问那个人，为什麼心要杀他？

丙然回了家，回到它的老家——源记骡马号。”

一家很大的骡马号，里面有各式各样的驴子、骡子、马。

楚留香辛辛苦苦跟着他走了半天路。好攞真为的是要来看看它的驴爸爸和马妈妈。

难道张洁洁早就猜到这种结果了？看来一个人若是跟着骡子定，的确不会有什麼结果的。

骡子已摇着尾巴，得意洋洋的去找它的亲成朋友去了。

楚留香却只有一个人站在那里发怔。

怔了很久，他才能笑得出，苦笑着喃喃道，“这骡子一定也是头母田于。”

骡马号怨对面有家酒楼，五福馒。

自己原来是个呆子。一个不折不扣的呆子。不错，他现在细道有个人想杀他。但他总算还是活着的。

“他既然想杀我，我为什麼不等他来杀我呢？我为什麼要辛辛苦苦的找他。”

楚留香喝下第六杯酒，喝得很快因为这酒并不是好酒。至少比他藏的酒要差多了。”

“连骡子都懂得要回家我为什麼还要在外面穷泡呢？”

楚留香决定喝到第十二杯酒的时候就停止。

“先去找小胡，然后回家。”

家里不但有好酒在等着他，还有很多温柔可爱的人在等着他。

他决定这一次定要在他家里多呆阵子，好好休息，享受享受。

他的碗需要享受享受了。

石观音，无花，“水母”阴姬，画眉鸟，南宫蔬，薛衣人，薛宝宝，枪榔大师，编蜗公于……

这些人简直没有一个是好对付的。

楚留香若不是靠着运气帮忙，现在说不定已死了七八次。

他一开始想到以前的事，就不由自主想了。

“我可以不管别的事情，但总不能看着她为我而死吧。”

他心里忽然又有个阴影。还是那只手的阴影。

忽然间，一只手从旁边伸过来，伸到他面前。

一只很美丽的手，五指纤纤，柔若无骨，僵硬的提起了楚留香桌上的酒壶。

酒杯已空了。

楚留香没有抬头，只是看葱洒壶里攞馒流出来，注满了酒杯。

酒杯又空了。

楚留香还篷没有抬头。

他已看见了一套水红色的衫裙，已闻到了一般熟悉助香气。这已是够让他认出来的人是谁了。

艾虹。

楚留香实在没有想到她还会出现，忽然笑了笑道“你已换了双鞍子。”

子垂了下去，轻轻提起了树脚，露出一双样子做得很秀气的绿花鞍，

鞋底薄而柔软。这种荡的鞋底，里陋是绝对藏不卜暗器的。

楚留香点点头，笑道“很漂亮心立刁是女孩子们应该穿的鞍子。”

苞尖的店伙已樱上了副杯筏。

楚留香邀“你既然来了，为什麼不绝下喝两杯呢？”

艾虹坐了下来。

楚留香这才发现，她脸色变得比上次苍白了许多，神情看来也变得忧郁了些，连嘴角上那种俏皮的甜笑都看不见了，老是源俄着眉尖，仿佛有很重的心事。

少女们就是多愁善感的，谁汲有心事呢？但艾虹看来却不像是多愁善感的那种女孩子。

楚留香为她勘了杯酒，笑道“你是不是还在想着那双胜予？嫂子还在桌底下助我那位朋友的手贝究随时都可以夫替你耍回来。”

艾虹垂下头，仿佛狠不安。

楚留香又笑道“你放心，我那朋友虽然很质货你的犊子，但这沈并没有藏在桌底下。”

艾虹咬着嘴唇，终于将面前的一杯酒赐了下去。

楚留香用她的筏子挟了块炸响铃，送到她面前的油碟里，道：“空着肚子喝酒最容易醉，这里的茶做得还不错，你先尝尝。”

艾虹忽然始起头，凝视着他，一双美丽的眼睛里充满了优郁和演像她这麼样的女孩子，本不该如此痛苦的。

楚留香把筏予送到她手上，柔声道“你光吃点东西，我再陪你喝酒好不好？”

艾虹轻轻叹息了一声，道“弥和女人说话都是这麼温柔的吗？”

艾虹道“死是个怎麼的女人？”

楚留香没有回答只是用鉴赏的田光缀视昔她。

这种眼光往往比代旬赞美的话都能令女孩子开心。

但艾虹的眼圈反而红了显得更伤感，垂首道“武不是艾育的嫁楚留香道？县知道。”

艾败道“我骗了你，又想系你，我根本就是个很坏的女人，你本来用不着对我这麼容气。”

楚留香微笑道“以前的事我早就忘了，因为我知道那绝不是你自己的意思。”

他忽然发现件很奇怪的事艾虹的左手直颈藏在衣购里，连疆都没有掐起来过艾虹道：“若是我自己的意思呢？”

楚留香柔声道：“就算是你自己的意思。我也不怪你，像你这麼天真美丽的女孩子，无论做什麼事，别人都可以原慷的。”

他忽然技起艾虹的左手。艾虹的脸色立刻变了，变得更苍白。楚留香的脸色也变了。

袖子里空着一截，艾虹已少了一只手。

楚留香现在总算已细道窗台上那只是谁的了。

中轻的女孩子，往往将自己的外貌看得比性命还重，就算手上有有个伤疤，已是非常痛苦的事，何况少了一只手呢？

楚留香不但同情，而且也不禁为她伤感。

他的确早已原谅了她。

她若是躲着他，又披他找着，或者看见他的时候，还是那种觉得男人郊是笨蛋的样子，那情况也许就不同了。

但一个可怜巴巴，满怀忧郁的女孩子，自动来找他，替他倒酒，那麽她无论对他做过什麽事，他都绝不会放在心上的。

楚留香总是很快就会忘记别人晌过错，却忘不了任何人的好处，所以，他不但一定活得比较快乐，也定活得比较长。

心里没有仇恨的人，日子总是好过些的。

饼了很久，楚留香才轻轻叹息了一声缀然道“就因为你没有杀死我，所以她们才这麽样对你？”

艾虹垂尸头，什麽都没有说，眼泪邦己滴滴落在面前助酒杯里。

楚留香道“这件事是谁做的呢？”

艾虹用力咬着嘴唇仿佛生怕自己说出了心里的秘密。

楚留香道“你到现在还不敢说？你为什麽要如此怕她？”

艾虹的确怕。

她看来不但疲劳，而且恐惧，恐惧得全身都在不停的发抖。

那人不但砍断了她一只手。顾然还随时都可能要她的命。

楚留香简直想不出有人能对这麽今年轻的女孩子如此残忍，但若非为了他，艾虹也不能遭遇到这种不幸。

他忽然觉得很愤怒。

楚留香一向很少动怒因为怒气总容易影响人的判断力，发怒的人总是最容易做错事。

但他毕竟是人，也有控制不住的时候，何况现在正是他心情不太好，情绪不太稳定购时候。

他早已将回家享受这件事忘了，忽然站起来，道：“你在这里坐一坐，等着我，我很快就回来的。”

艾虹点点头，目光温柔的望着他，仿佛已将他看成自己唯一可以依赖的人。

她这沈来，除了要楚留香谅解外，或许也因为她已感觉到自己助孤独无助。

楚留香明白她的意思。所以有件事他非做不可。

看来总不像做其他生意的那些人那麽和气。

楚留香刚走过去放有样子并不太友善的夥计迎了上来道：“客官是想来挑匹马？还是买骡子？我们这里卖的保证都是最好的脚这句话说得总算还很客气。楚留香道。”我只不过想来打听点消息。”

听到并不是生意上门，连客气都不必客气。伙调玲冷道：我们达里只有畜数的消息，没有人的消息。”

楚留香笑了笑。道：“我正是想来打听有关头骡子的事。”

夥计冷服打量着他，总算忍住没有说出难听话来。

楚留香道6因。才有头汲有人瞥的骡子跑进来，你看见了没有？”

夥计通“怎麽品口踊子难道是你的？”

楚留香道：“不是我的，是你的。”

伙汁助脸色这才稍为好看了些，道：“既然是我们的，曲还问什麽？”

楚留香道：“但这头骡子当然已被你们卖出去过一次，我只是愿问问是谁买的。”

夥计的手忽然向前指，道“你看见了麽，这里有多少骡子？”

楚留香看见了，後面棚里的骡子确很多。

夥计道，“骡子不像人。人有的丑，有的俊骡子长得全是一样的，我们一天也不知要卖出多少头骡子，怎知道哪头骡子是卖给谁的？”

伙计满脸不耐烦的样子，显然已准备结束这沈谈话了。

楚留香只好使出了他最後的一种武器，也是最厉害曲一种。

你就算用这样东西把别人的头打出个洞来，那人说不定还要笑眯眯助谢谢你——除了银子外，还有什麼东西能有这麼大的魔力。

夥计的样子立刻友善多了，笑道：“我再去替你查查看，那四子身上若是筋了标记，也许就能查出他以前的买主是谁了。”

骡子身上没有烙标记全身上下油光水滑，简直连一根杂毛都没楚留香叹了口气，已准备放弃这条绳索了。

但他还是忍不住问了句“这头骡子就是刚自己从外面随进来的？”

夥计笑道“我虽分不出骡於是丑是俊 T 但头骡子是好是坏，我能看得川火的，像这个踊子，我在半里跑外都能认得出来。”

楚留香道“这头骡子很示钱？”

夥计道“非常不馈，千头缀子里，也未必能找得出一头这麼好助骡子来，所以……”

所以下面忽然没有了，眼睛却在看着楚留香的手。

楚留香的手一向很少令人失望的。

所以这夥计才又接着说了下去，陷笑道：“这麼好的牲口，我们通常只卖给老主顾。”

楚留香的眼睛亮了，立刻问道“你们这里的老主图多不多。”

夥计笑道：“这麼大的字号，劳没有十来个老主屈，怎麼撑得任。”

他接着又道“橡万盛、飞龙、镇远这几家大镊局就都是我们的老主顾，但最大的主顾还得算是‘万福万寿园’金家。”

楚留香道：“全家购牲门也是从这里买的？”

夥计道：“每中强们从口外进牲口来，总是让金家少爷小姐们来先挑好助……”

楚留香动容道“这头骡子是不是金家买去的？你能不能确定？”

夥计点点头，道“别的牲口上定都烙着标记，为的是怕牲口走失，但金家财雄势大，莫说根本没有人敢动他们助 草一木，就算真的丢了几头牲口，他们也根本不在乎。”

楚留香道“所以只有他们家的牲口身上没有烙标记，是不是。”

夥计道蝗歼以我看这头骡子，八成是他们家丢的了。”

楚留香怔住了。

有些窜本是他做梦都不会去想的但现在卸已想到了。

他这砍到这里来，岂非只有金家的人才知避他的行动？

这件事一开始岂非就是夜金家发生的？

何况除了金家外，附近根本就没有别的人能动用这麼大的力量，指挥这麼多高手，布下这麼多圈套。

至少楚留香还没有听说附近有力量这麼大的人物。

但金家为什麼要杀楚留香呢？

楚留香非但是金灵芝的朋友，而且还帮过她曲忙，救助过她的愈。



只不过金家的人口实在太多，份子难免复杂，其中也说不定会有楚留香昔日的冤家对头，连金灵芝韶不知道。

可是据金灵芝说，她只将楚留香的行踪告诉了金老太太一个人，就连她那些兄弟叙伯们，郝不知至楚留香此次来拜寿的容。

难道金灵芝在说谎？

难道这件事的主谋会是金太夫人？

楚留香的心乱摄了，越想越乱，过了很久郝不能冷静下来。

若是被敌人暗算，他永远都最能保持冷静。

但被朋友暗算却是另外一国事了。

那夥计忽然长长叹了口气，哺璃道“想不到光天化日之下，居然有人敢做出这种无法无天购事。”

他像是在自己切概，又像是说给楚留香财助。

这里根本没有别的人，楚留香不得不问一句：“什麼事？”

夥计道“绑架。”

楚留香紧皱眉头道：“绑架？什麼人绑架？绑谁的架”夥计叹道。“几条彪形大汉绑一个小泵娘曲架，光天化日之下居然就把人家从对面那酒楼里绑出来，架上了马车，街上这麼多人，竞选一个政伸手督闲事的都没有。”

楚留香动容道：“是个什麼样的小泵娘？”

夥计道“一个很标致的小泵娘，穿着好像是一身红衣裳……”

他还因往下再说，只可惜说话购对象又忽然不见了。

楚留香已行了过去。

他行动虽快却还是慢了一步，既没有看见那些彪形大汉，也没有看贴那辆马车只看见一个卖水果的小贩在满地核桃把，嘴里骂不绝口，还有个小孩望苔地上被打碎的油瓶和鸡蛋号陶大哭。

远处尘土扬起，隐隐还可以听到车辆马嘶声。

批把和鸡蛋想必都是被那辆马车拥的。

对面有个人，正牵着匹马往骡马号里走过来楚留香顺手摸出镜金子，冲过去塞在这人手里人已跳上厂马背。

这人还没有弄清楚是怎麼回事楚留香已打马扬尘而去。

他做事一向最讲究效率，从不说废话认不做拖泥带水的事。

所以他若真的想要一样东西，你除了给他之外，简直没别的法江湖中人人都懂得如何去选择马，因为大家都钢道一匹好马不但平时能做伤很好的伴侣。面且往往能任最危险的时候救你的命。

马若也能选择骑马的人，定就会选泽楚留香。

楚留香骑术并不能算是最高购，他骑马的时候并不多。

但是他的身子很轻，轻得几乎可以让马感觉不出背上骑着人。

而且他很少用鞭子。

无论对任何有生命的东西，他都不原用暴力。

没有人比他更癱恨暴力。

所以这虽然并不是匹很好的马，但现在还是跑得很快。

楚留香轻飘罚的贴在马背上，中身似已成为这匹马的部份。

所以这匹马奔句的时候，简直就跟没有骑它的时候速度一样。

按理说，以这种速度应与很快就能追上前面的马车了。

一匹马赞着辆车子，车上还有好几个人，无论多快的马，速度都会比

平时慢很多助。

只可惜世上毛很多莫都不太讲理。

楚留香追了半天非但没有追上那辆马车，连马车扬起助尘土都日色偏西。

大路在这里分开，前面的路一条向左，一条向右。

楚留香在三岔路口停下。路旁有树，最大的棵树下有个卖酒的小摊子。

因为这时候只有个人在这里歇脚曠酒，卖酒的却是夫妻两个人老板子里牵着盛予，背上还背着个孩子。

丈夫已有四十五岁，太太年纪却还很年轻。

所以丈夫有点怕太太。

所以丈夫在抱孩子太太却只是在旁坐着。

楚留香一下了马，老板娘就站了起来，带着笑道“客官可是要喝魏酒，上好的竹时青。”

她笑得伤拂很助，长得还不难看——也许这就是丈夫怕她的最大原因。

楚留香却连多看她一眼都不敢。

第一，他从没有看别人太太的习惯。

第二，交了两天桃花运，他已几乎送了命，现在只要是女人。他就看着有点害怕。

他故意去看那老板，道“好，有酒就来碗。”

老板娘道：“切点卤蚩怎麽样？中肉还是早上才卤的。”

楚留香道“好，就是中肉。”

老板娘道华厅？还是厅？”

楚留香道“随便。”

他有很好的习惯他从不跟任何女人计较争辩，於是老板旗笑得夏甜，忙着切肉倒酒。

的确是竹时青，但看来却像是黄泥巴。

密最少已卤了三天。

楚留香还是不计较，更不争辩。

油中不是来喝酒的。

他还是看石船老板，通“刚有柄略中走过，你们看见了吗？”

老板没有说话，因为他细道他老婆喜欢说话，尤其喜欢蹬又中轻、又阔气的客人说话。

他也细道话说助超多，小账越多。

老板娘邀“这里每天都有很多辆马车经过，却不知客官要找助那辆马车是什麽样子？”

这下子倒把楚留香问注了，他根本连那辆车的影子都没看见。

老板娘眨眨眼，又道“刚倒是有辆马车奔丧似的赶了过去，就好像家里刚死了人，胶回去收尸似的，连酒都投有停下来喝一杯。”

楚留香眼睛亮了道“对 就是那辆，却不知往四条路上去了？”

老板妨沉防着，道“那好像是拥两匹马拉的黑漆马车，好像是往左边去了...。”她列瞪一笑，又道：“客官为什麽不光坐下来喝酒，等我再好好的想想。”

看来这老板娘技生意的法子并不是酒和中肉，而是她的笑。

她这法子一向很不错。

只可惜这次却不太灵了，她笑得最甜的时候，楚留香连人带马都已到了两三丈开外，只留下一小挟银子下来。他已不想叫任何女人对他的印象太好。

老板报咬着田唇，很恨道“原来又是个奔丧的，超着去送死麽？”

黄昏，黄昏後。道路越来越崎蛆，越来越难定，仿佛又进入山区。

天色忽然陪了下来。

林木额面茂密，连星光月色都覆不见。

楚留香忽然发现自己迷了路，助不知道这里是什麼地方，也不知道这条路是遭到魮里去助。

包糟的是，上午吃的那点东西早已消化得干乾净净，现在饱筋肚子空得简直就像是胡铁花的口袋。他并不是携不得钥，就算两三天不吃东西，也绝不会田下去占蛾和寂寞。

现在就算原路退回也来不及了，这条路上唯一有东西的地方就是三岔路口上那小酒强予。

从这里走回去至少要一个半时辰。

楚留香叹了口气，已开始对那比石头还砸的卤中肉怀念起来看看四面黑助勤的树影，阴森森的山石，听着远处凉踢踞的风声，玲清清的流水声……

他觉得自己实在例霉透顶。

但最例露的人当然还不是他，艾虹就比他还要倒霉得多。

她已少了一只手，又被人绑架，也不知是谁绑架走了她，更不知被绑到什麼地方去了。

还有艾育。

艾青的遭遇也许更悲惨。

楚留香摸了模鼻子，自己苦笑。

他忽然发现自己也是个“祸水”，对他好助女孩子于很少有不倒霉助。

流水声在风中听来，就好像是那些女孩子们哀渡声。

楚留香轻抚着马绢，喃喃道：“看样子弥也累了，不如先去喝口水凹。”

他走到泉水旁，就看到小桥旁那小小人家。

小桥，流水，人家。

这本是幅很美，很有涛意的图画。

只可惜楚留香现在该一点待意都没有，此翘在他温中口来，世上矗美丽购图画也比不上一碗红烧肉那麽动人。

低低的竹田上爬着一架馈藤花，昏黄的窗緬里还有订光透出来。

屋顶上效姻级娜，风中除了花助香气外，好强还有藏花烛魏蛋脑香气，除了流水声外，又多了一种声音。楚留香肚子网的声音 他下了马，硬着头皮去敲 f]。

应门的是个又瘦又矮的小老头子先不开门，只是躲在门後上上下下打量着楚留香，那眼色脱像是一只受了惊的兔予。

楚留香唱了个肥诺，陷笑道“在下错过宿头，不知是否能在老丈处借宿宵明晨早上路，自当重重酬损。”

这句话，好像是他小时在一个说书先生嘴里听到的，此刻居然说得狠流利，而且看来仿佛狠有效。

他觉得自己的记忆力实在不错。

这句话果然有效，因为门已开了。

这小老头其实不老，只有四十多岁，头了胡没有了。

他叫 担夫，是个砍柴的据夫，有时也打几只野鸡兔予换酒赐。

今天他刚巧打了几只兔子，所以晚上在喝酒，他酒蝎得慢，菜吃得挟，所以又叫他女人炒蛋加菜。

他笑着道：“也许就因为喝下酒，所以才有胆子去开门，否则三更半夜曲，我怎麽肯随便就把陌生人放进来。”

楚留香只有听着，只有点头。

扭夫又笑道：“我这里虽没有什麽值钱的东西伯被人抢，却有个漂亮女儿。”

楚留香开始有点笑不出了。

现在他什麽都不伯，就只伯漂亮的女人。

有人陷酒，就喝得侠了些。

酒一喝多，豪气就来了。

扭夫脸已发白，大声道：6 鸥儿，快去把那半只兔子也拿来下酒。”

里面的屋子里就传来带着三分埋怨，七分抗议的声音，道：“那半识兔子你老人家不是要等到明天晚饭吃的麽？”

担夫笑驾道协气鬼地不怕客人听了笑话屈溜出来，也不必切了，我们就撕着吃。”

他又摇头笑道“我这女儿叫阿鹃，什麽都好，就是汲见过世面，我真担心她将来嫁不出。”

楚留香连头部不敢点了，听到小泵娘要嫁人的事，他哪里还敢答腔。

一个布衣粗裙，不着指粉的少女上端了个菜碗走出来，低着头。

吸着嘴，重重的把碗往桌上搁，报头就走。

楚留香虽然不敢多看，还是忍不住瞄了一眼。

卜担夫并没有吹中他的女儿的确是个很漂亮的女孩子，长长的头发，大大的眼睛，只不过脸色好像特别苍白。

害羞的女孩子大多是这样子的。

她既不敢见人，当然也就见不到阳光。

楚留香转过头，才发现卜袒夫也正目光灼灼助看着他，眼镀里伤涕带着种不怀好意助微笑，笑问道“你看我这女儿怎麽样？”

人家既已问了出来。你想不回答也不行。

楚留香模了摸鼻子，笑道“老丈只瞥放心，令檀一定能滋得出卜扭夫道：”若嫁不出去呢？你娶她 T”楚留香又不敢答腔了，只根自己为什麽要多话。

卜担夫大笑，道“看来你倒是老实人，不像别的小伙子那麽油境滑舌，来，我敬你一杯，这年头像你这麽老实的小伙子已不多了。扭夫醉了。一个人劳敢跟楚留香拼酒，想不醉也不行。”看来你例是个老实人...。这年头像你这麽老实的小伙子已不多。”

楚留香几乎忍不佳要笑了出来。

他有时被人称作大侠，有时被人看作强盗，有时鼓人勇作君子，有时被人看作流氓“。”但被人看作个“老实人”，这倒还是平生第一跳。

“他若细道我究竟有多‘老实’，一定会吓得跳起来三丈高。”

楚留香微笑着躺了下去。

筋在稻草上。

这种人家当然不会有客房，所以他也只好在堆柴的边方将就一夜。无论如何，这地方总有个屋顶，总比陋夜露天里好。

他若知道这里会遇到什么事，宁可睡在阴沟里也不愿睡在这里夜已深，四下涝得很。

深山里那种总带着几分凄凉的静寂，绝不是红尘中人能想得到的。

虽然有风在吹，得树 DP 田田随响，但也只不过使得这寂静更平添几分萧索之意。

白天经过了那么多事，在这一个又凄凉，又萧索的晚上，躺在一家陌生人柴房里的草堆上面。

你叫楚留香怎么睡得着。

他忽然想起了小时候听那说书先生说起的故事“一个年轻的举人上京赶考，路上错过宿头，投宿深山里的一处人家，年迈的主人慈祥面好客，还有个美丽的女理 L。”

“主人看这少年学于年轻有为，就要特女儿嫁给他。他也半推半就，所以当夜就成了亲。”

“第二天早上他才发观自己睡在一个坟堆里，身旁的新娘子已变成一堆稿骨，却仍将他送的聘札防玉闺戴在腕上。”

楚留香一直觉得这故事很有趣，现在忽然觉得不太有趣了。厂风还在欧，树叶还在蹈溜的响。...

如此深山，怎么会有这么样一户人家？

“明天早上，我醒来时，会不各也是筋在一片坟堆里？”

当然不会，那只不过是个荒诞严经的故事。

楚留香又笑了，但也不知为了什么，背脊上还觉得有点凉蹈网曲。

幸好卜招夫没有勉强要将女儿嫁给她，否则此刻只伯已要落荒而逃了。

风更大，映得门坡咬”发响。

月光从窗外照进来，苍白得就像是那位阿鹊姑娘的脸。

楚留香悄悄站起来，悄悄推开门，想到院子里去透透气。

他一推开门，就看到了这一生永远也无法忘怀的事。他只希望自己永远没有推开这扇门。

月光源陇，月色苍白。

那位阿鹊姑娘正坐在月光下静静梳头，也不能算是件很稀奇的事，更不能算可怕。

但这阿鹊梳头的法子却很特别。

她将自己助头拿下来，放在面前的桌子上，一下一下助搞着。

月光照着她苍白助脸，苍白的手。头在桌上，人没有头。

楚留香全身冰冷，从手指玲到脚趾。

他这一生从来没有遇见如此诡秘，如此可怕的事。

这种事本来只有在最荒诞的故事才会发生的，他做梦也想不到自己会亲眼看到。

阿鹊姑娘的头突然转了过来——用她的手将她的头转了面对着楚留香，冷冰冰的看着楚留香。

“你敢偷看。”

四下没有别人，这声音的确是从桌上曲人头嘴里说出来的。

楚留香胆子一向很大，一向不情邪，无论遇着多可怕的事，他的切都

不会发软。

但现在他的腿已有点软了。他想往後退，刚退了一步，黑暗中突然有条黑影窜了出来。

一条黑狗。这条狗竟窜到桌上，竟口咬住了桌上助人头。

人头竟已被狗衔定。还在呼叫“救救我……救救我……”

阿鹃已没有头。没有头的人居然也会哀呼；“还我的头来……还我的头！”

## 第四章 好梦难成

月光朦胧。月色苍白。

狈已窜入黑暗中，人头犹在哀呼“救救援……救救我……”

没有头的人也还在哀呼“还我的头来，还我的头……”

凄厉的呼声此起彼落。

风在呼号伴着鬼器。

无论谁看到这景象，听到这声音，纵然不吓死，也得送掉半条命。

楚留香没有。

他的人突然箭般窜了出去去追那条狗。

“无论伤是人是狗，只要在税饥饿时给了我吃的，交我疲倦时给我地方睡觉，我就不能看着你的头被狗衔走。”

这就是楚留香助原贝 U。

他向是个坚持原则的人。

狈跑得很快。一眨眼就又汲入黑暗中。

“但无论你是人是狗，楚留香劳要追你，你就休想跑得了。”

有些入甚至认为楚香帅的轻功，本就是地狱中学来的。

掠过竹筒时，他顺手独出了根竹子。

三五个起落後，那条衔着人头的狗距离他已不及两丈。

他手中短竹已飞出箭般射在狗身上。

黑狗惨叫声，瞞里的人头就掉了下来。

楚留香已擦过去始起了人头。

冰冷的人头，又冷又湿仿佛在流着冷汗。

楚留香忽然觉得不对了。

“被”的一声，人头突然被震碎，一般暗赤色浓腥烟从人头里射了出来，带着种无法形容的臭。

楚留香倒下。

无论谁嗅到达股恶臭，都一定会立刻倒下。

夜露很重，大地冰冷而潮湿。

楚留香倒夜地上。

远处隐隐的凄厉助呼声随风传来，也不知是犬吠？还是鬼哭？

突然问，一条人影自黑暗中飘飘荡荡的走了过来。

条没有人头的人影。

没有头的人居然也会笑，站在楚留香面前“格格”灼笑。

突然问，已被迷倒的楚留香竟从地上跳了起来，把抓住了这“无头人的衣襟。”嘶”的，衣襟被扯开，露出一个人的头来。

卜担夫。

原来他有头，只不过藏在衣服里，衣服是用织于架起，若非他的人又瘦又矮，看来当然就不会如此通真。

那原被狗衔去的头呢？

头是蜡做的，里面藏着火药和引线，引线已烧着，只要能算准时间，就能算准引线的长短。

他时间算得很脏。

所以人头恰巧在楚留香手里炸开，将选药炸得四射飞散。

他什么都算得很蹩，却未算到楚留香还能从地上跳起来。

在这刹那闯，卜姐夫脸上的眼睛、鼻子、眉毛、嘴，仿佛都已编成一团，就像是被人重重的打了一拳似购。

楚留香却笑了，微笑着道，“原来你酒量不错，看来再赐几杯也不会醉。”

此时此刻，他居然说出这麼样一句话来，你说绝不绝？

卜姐夫也只有裂开嘴笑笑，身子突然一缩，居然从衣服里钻下等他身子弹起时，已远在五六丈外。

楚留香脱口道：“好轻功”这三字说出，他的人也已六五丈外。

卜担夫连头都不敢回拼命往前窜，他轻功的确不田，若非遇见楚留香，他是可以逃走的。

不幸他遇着了楚留香。

他掠过竹篱，楚留香眼见已将追上他。

谁知楚留香却突然停了下来，因为他又看到院子里有个人在梳星光腴脆，月色苍白。

卜阿鹊正坐在月光下，慢慢的梳着头。

这次她当然没有把头拿下来。

她的头发漆黑光滑，她的手纤细柔美，她的脸苍白如月色。

她身上只穿着件紫罗衫，很轻，很薄，风欧过，罗衣贴在身上助，现出了她丰满助胸，纤细的腰和笔直修长的腿。

风中的轻罗就像是层淡淡的雾。

轻罗中晶莹的躯体若隐若现，也不知是人在雾中？还是花在雾中？他并不是君子，却也不是赌子。阿鹊忽然回过头来，编然一笑，道：“你还没有死？”

楚留香也笑笑，道：“我还是人，不是鬼。”

卜阿鹊道：“那迷药不灵？”

楚留香道：“迷药狠灵，只可借我的鼻子不灵。”

卜阿翘道：“那种迷药助厉害我细疆，就算没有鼻子助人也一样要被逐倒。”

楚留香又笑笑，道：“就算没有鼻子，头也不会那麽轻。”

卜阿陷眨眨眼，道：“你是不是一发觉那人头太轻，就立刻闭住了！朗！呼吸。”

楚留香又笑道：“也许我什么都未发觉只不过运气特别好。”

阿鹊也笑道：“我知道你近来运气并不好。”

楚留香道“哦。”

阿鹊媚然道“交了桃花运的人运气都不会太好的。”

楚留香由自主又摸了模鼻子道“你怎么知道找交上了桃花阿鹊笑道”因为你不但有双桃花服，还有个桃花鼻子。”

楚留香微笑道“幸好我的手不是桃花乎所以你还能好好的坐在那里。”

卜阿鹊服波流转道，“你的手很老实”楚留香道：“你希望我的手不老实？”

蚌阿鹊咬着嘴唇，道“你的手劳真的老实，就过来替我梳头吧。楚留香不说话，也不动。卜阿鹊用眼角膘着他，道；”你不会梳头？”

楚留香道“我的手虽老实，却不笨。”

卜阿鹊道“你不喜欢替人梳头？”

楚留香道“有时喜欢，有时就不喜欢，那得看情形。”

氏阿鸥道：“看什麼情形？”

楚留香道：“看那个人的头是不是能从脖子上拿下来。”

头发光滑柔美，在月光下看来就像是缎子。

楚留香忽然发觉替女孩子梳头也是种享受——也许被他梳头的女孩子也觉得是种享受。

他的乎狠轻——

卜阿鹊的牌子如星光般因腕，柔声道“我很久以前就听说过，楚香帅从不会令女人失望，以酣我一直不信。”

楚留香道“现在呢？”

卜阿田回睁一笑，道：“现在我相信了。”

蚌阿鹊眨着眼，缓缓道“说你很聪明，就像是只老狐狸，世上没有你不懂的事，也没有人能令你上当。”她媚然接着道“这些话现在我也相信。”

楚留香忽然叹了口气，瞥笑道“但现在我自己却已有点怀疑。”

卜阿鹊道“哦。”

楚留香道“今天我就看见了样戈不懂的事。”

卜阿鹊道，“付麼事？”

楚留香道“那人头怎麼会说话？”

阿鹊笑了道“不是人头在说话，是卜扭夫在说话。”

楚留香道“我明明看见那人头说话的。”

卜阿鹊道。”你并没有真的看见，只不过有那种感觉而已。”

楚留香道“那种感觉是怎麼来的呢？”

卜阿鹊道。”卜担夫小时候到天些去过，从天些伯人那里学会一很奇怪助功夫。”

楚留香道：“什麼夫功？”

阿鹊道“天些人将这种功夫叫做‘腹语’，那意思是他能从肚子里说话，让你听不出声音是从哪里发出来助。”

楚留香又叹了口气，道：“看来这世上奇奇怪怪购学问倒真不少，一个人无论如何也学不完。”

阿鹊踞然道“你已经够令人头疼的，若全都被你学了去，那还有别人的活路麼？”

楚留香笑笑。忽又问道：“看来 担夫并不是你的父亲？”

阿鹊道：“当然不是，否则我怎会直接叫他助名字。楚留香道”他是



你的什麼人？”

卜阿鵲道“他是我的老公。”

楚留香拿着横于的手忽然停住，人也怔住。

卜阿鵲回睜圈了他一眼，田然道：“老公的意思就是丈夫，你不田？”

楚留香只有苦笑道“费懂。”

阿鵲田着他的手，道“仰为什麼一听说他是我的老公，手就不动了？”

楚留香道“只因为我还没有习惯替别人助老婆疏头。”

卜阿鵲笑道“你慢慢就会习惯的。”

楚留香苦笑道“我认为这种习惯还是莫要莽成的好。卜阿鵲吃饱的笑了起来，道“你怕池吃醋？”

楚留香道。“暇。”

卜阿鵲道“他又打不过你，追也追不着你你怕什麼？”

楚留香道“我不喜欢看到男人吃醋的样子。”

卜阿鵲眼波流动，道：“他若不吃醋呢？”

楚留香道“天下还没有不吃醋的男人，除非是个死人。？”卜阿鵲道：“你想他死？”

楚留香道：“这话是你说助，不是我。”

阿鵲道：“嘴里说不是是回事，心里想不想又是另外一回事。她似笑非笑的瞅着楚留香，悠然道：“其实只要你愿意，他随时都可能成个死人的。”

楚留香笑了笑，淡搬道，“只可措我还没有养成杀别人老公的习惯。”

卜阿鵲道：“为了我你也不肯。”

楚留香不回答。

他从不愿说让女孩子受不了的话。

阿鵲道“莫忘了他刚本想杀了你的。”

楚留香眨眨眼道：“留臣杀费购人真是他？”

阿鵲忽然轻轻叹息了声，慢慢购站了起来，接过楚图否助杭楚留香道：“你在叹气？”阿鵲道“一个人心里难受的时候，总会叹气购。”楚留香道：“你很难受？”

楚留香道“为利麼难受？”

卜阿鵲道：“因为稳本不想你死但他着不死你就得死了。”

楚留香道峨”阿鵲道“你水信？”

楚留香微笑道“因为我总觉得死并不是件狠容易的事。”

阿鵲悠然道“但也并不像你屈得那麼困难。”

她忽然扬起手里的梳子，道“你知道这梳於是什麼做的？”

楚留香道“木头。”

卜阿鵲道“木头有很多种—据我所知，大概有一百种左右。”

楚留香在听着。

卜阿鵲道“这一百种木头，九十几种都很普通。”

她又笑了笑道：“普通助意思就是没有毒，你用的一种木头做助杭子替别人流头，要死的确不容易。”

楚留香道“你的杭子呢？”

卜阿鵲道：“戮这椅子助木头叫‘护夫木’，是属於很特别的那种。”

楚留香道，“有什麼特别？”

卜阿鵲没有回答这句话，却经抚着自己流云般的柔发，忽又问道：“你

觉得我头发香不香？”

楚留香道：“很香。”

卜阿鹊道：“那只团我头发上抹着香油。”

楚留香目光闪动，问道：“香油不是也有很多种类？”

卜阿鹊道：“对了据我所知，香油大概也有一百种左右。”

楚留香道：“其中是不是也有九十九种都很普通，无毒？”

阿鹊搞然道：“弥怎么越来越聪明了。”

楚留香笑笑，道：“你头发抹购，当然又是比较特别的那种。”

蚌阿鹊道：“完全对了。”

楚留香又吸了口气，道：“我怎么看不出有什么特别呢？”

阿鹊道：“我这种香油 EQ‘情人油’，妒夫木一遇着情人油就会发出一种很特别的毒气，你替藏梳头的时候，这种毒气已在不知不觉间进入你手上的毛孔所以...—” 勉又轻轻叹了一声慢慢的接着道最多再过一盏茶助功夫。你这双手就会开始腐烂，一直烂到骨头里，一直要将你全身骨肉烂光为止。”

楚留香怔住了。

卜阿鹊微笑道：“你说我这种杀人的手法妙不妙？只伯连无所不知的楚香帅鄙朋不到吧？”

楚留香叹了口气。苦笑道：“看来这世上奇奇怪怪的杀人法子倒真不少。”

卜阿鹊道：“今天你就通见了两种。”

楚留香道：“前两天我已经遇见了好几种。”

卜阿鹊道：“你不是觉得每种都很巧妙？”

楚留香道：“的确巧妙极了。”

他忽然也笑了笑，淡淡接着道：“虽然都很巧妙，但直到现在我还是好好的活着。”

卜阿鹊悠然道：“只不过是到现在为止而已，以后呢？”

楚留香道：“以后的事谁知道。”

卜阿鹊道：“我知道。”

楚留香道：“哦” 卜阿鹊道：“我可以向你保证，费用的这种法子不但最巧妙，而且最有效。”

她微笑着，接着道：“你就算可以随时闭住呼吸，总不能连毛孔也一起闭倒[？”

楚留香点了点头，长叹道：“这模样看来，我已是非死不可的了。” 阿图道：“所以我心里很难受。”

楚留香道：“你既然这么难受，为什么不让我活下去呢？”

卜阿鹊眼珠子转了转，道：“你若想不死，只有一种法子。”

楚留香逼：“仍什么法子？”

卜阿鹊道：“去替我杀了卜担夫。”

楚留香道：“你为什么不去自己杀他？”

阿鹊幽幽四息着道：“我虽然并不是什么好女人，但谋杀亲夫这种事，我还是做不出。”

楚留香道：“你以为我做得出？”

阿鹊道：“他既不是你朋友，也不是你老公你要杀他，只不过是举手之劳而已，除非你认为他那条命比你的命重要。”

楚留香又开始在摸鼻子。

阿鹊忽然道“你最好赶挟决定，否则毒性若是发作，後悔就迟她神气越悠闲，就显得情况越严重。楚留香想必由狠明白这道理，所以超侠问道：“我现在去还来得及”卜阿鹊笑了笑，道“楚香帅轻功天下无双，我倒也知道的。”

楚留香苦笑道：“只可惜他现在早已不知溜到哪里去了，我怎麼找得到他呢。卜阿鹊笑道“知子莫若父，知夫莫若妻，这道理你都不懂？”

楚留香道：“你细道他在哪里？”

卜阿鹊淡蹬道“一个女人若连自己老公助行踪都不知道，简直就不如去死了算了。”

姻很快的接着又道“你刚来助时候，总看到那条山泉了吧？”

楚留香点点头，阳呵鹊道“好，你只要沿着泉水一直往上游走，就会看到一道瀑布，後面有个狠隐秘助山洞，他一定就躲夜那里。楚留香沉吟着，道，“我若杀了他，你就肯拿解药绘我？”

阿鹊道“不错，用他的人头来换解药，用他的命来换你的命，公平交易，谁也不吃亏。”

楚留香道“但你为什麼一定要他的命呢？”

卜阿鹊待冷道：“这个故事你回来时，我也许舍告诉你，现在你还要问，怕就来不及了。”

楚留香叹了口气道“我只问最後一句话，你是不是一定会在这里等我？”

卜阿鹊道“当然。”

楚留香果然连一个字都不再多说，掉头就走。

只见他人影一闪，已远在六七丈外，再闪就汉人黑暗里。

卜阿鹊显得有点吃掠，仿佛想币到楚留香答复得这麼搞侠。

“楚留香岂非从来不杀人的麼？”

“但愿天下绝没有真不怕死助，他也是人，当然明白自己的性蔚无论如何总比别人的珍重得多了。”

想到这里，阿鹊就笑了，笑得非常得意。她一向认为天下的男人都是呆子，耍男人上当直比刀切豆腐还容易。

直到今天，她刁知道原来连楚留香也不例外。

楚留香不但上了当，而且上了连环当。

第一：担夫根本不是她丈夫。

第二卜扭夫根本不在那瀑布後的山洞里，现夜早已不知沼到职里去了。

第三这梳子本是很普通购木头做的她头上抹肋也只不过是种很普通助茉莉花香油。

第四世上根本就没有“妒夫木”和“情人油”这种东西。这种稀奇古怪的毒物，也许只有庄鬼话故事里才存在。

第五她要楚留香到那瀑布局助山洞里，只不过是要他去送死。

无论谁单独闯进了那地方，都休想还能活着出来。

“男人好像天生就是要绘女人骗的，女人若不骗他，他也好反面会觉得浑身不舒服。”

卜阿切开心极了，也得意极了。

她觉得自己不仅做功很好，唱功也不差。

男人若是遇见了一个唱做俱佳的女人，简直只有死路一条。

卜阿鹊披起件比较不透明助衣服，从屋局牵出了楚留香骑来的她忽然发觉在月下骑马原来也很有诗意。

夜已很深。屋已沥稀。

无论如何，个女人孤单单助走在如此荒凉的小路上，总不是件根愉快的多。也并没什麼恃意。

阿鹊心里的诗意早已石知飞到哪里去了，只觉得风吹在身』，冷得很。

“三月的风为什麼会这麼玲。”

她紧紧披起了农搽，嘴里开始哼起了小调。

她歌喉本来很不错的，但现在却连她自己听来也不太颓耳。

“三月甩来百花香，杜鹃花开在山坡上……”

山坡上没有杜鹃花事实上，山坡上连一朵喇叭花都没有。

转过一处山勘。连月光都被地位了，一棵棵黑助助的树木，在风中摇晃着，就像是一个个张牙舞爪助鬼影子。

风吹着木时，马蹄踏在石予路上，的答，的答，的答…。就好像後面还有匹马在跟着。

她几乎忘了这中是她自己这马匹助蹄声，渐渐地她甚至已觉得後面有个人在困着。

她想回头看看，又生怕真的看到了鬼。

若是不回头去看，又不放心。

好不容易才牡起胆子，回头一看—

风在吹，树影在动，瞬有什麼人。

明明没有，但她却偏偏又好像看到了一条人影在她回头那一瞬阅躲入树後，身法侠得简直就好借鬼兢一样。

“世上哪有身法如此侠的人。除非是楚留香。”

计算时间，楚留香现在早已应该进了那山洞，说不定早已被山洞里那些怪人砍下了脑袋。

钗在他说不定已经就成了无头鬼，而且还是个溯涂鬼，连 9 己为什麼死的都不知道。”

卜阿鹊义想笑了但也不知为了什麼，就是笑不出来。

楚留香活着时已经够难缠的了若真就成了鬼。那还得了。

卜阿鹊拼命打马，只希望快点走完这条山路快点天亮。

忽然问，风中飘飘渺渺的传来了阵阵哀呼声“还我的头来，还我助头来……”

阵风欧过。树上好像摇据晃晃站着条人影，有手有腿，身子也是完完整整的，就是没有头。

卜阿鹊全身的毛发倒竖了起来，想瞪大眼睛百清楚些。

但她的眼睛一眨，那汲头的鬼影子也不见了。

“还我的头来，还我的头来”哀呼声还是若有若无，似远似近的在风中飘动着。

这呼声本是卜扭夫用来吓楚留香的她本来觉得很好玩现在，她才发觉这种事一点也不好玩。

她衣裳已被玲汗湿透。

忽然间，黑影一闪。经马头上掠过。

还是那条没有头的鬼影子。

这匹马一声长嘶，人立而起，卜阿鹊中来可以夹住马鞍的。

她骑术本不弱。

但现在她两条腿却好慢有点发软，竟被掀下了马背，一跤重重的跌在路上，眼前冒出金星。

再看那条鬼影子。又飘到了另一栋树上。

树林在风中摇晃，这影子也随着树在播晃。

除了楚留香外，谁有这么高曲轻功。

便阿鹊用尽全身力气，大叫道：“我知道你是楚留香，你究竟是人，还是鬼？”

影子在树上格格的笑了起来，阴森森的笑着道：“当然是鬼，人怎么会没有头？”

卜阿鹊咬着嘴唇，道：“你——”你的头藏在衣服里。”

笑声中，楚留香的头已从衣服里钻了出来。

这证明了个道理。

有些事发生在别人身上，就是笑话就是闹剧，若发生在你自己身上，就变成悲剧了。

卜阿鹊的两条腿忽然不软了一跳就跳了起来。用力拍着身上的土，滑笑着道：“你以为你能骗得到我？我早就知道，是你了。”

楚留香道：“哦？你既然早已知道了，为什么会害怕呢？”

卜阿鹊恨恨道：“谁害怕？无论你是人是鬼，我都不怕你。”

楚留香眨眨眼，笑道：“那么切——才从马背上摔下来的人是谁呢？”阿鹊大声道：“人有失手，马有失蹄。那也还什么稀奇。”

楚留香道：“要什么事才算稀奇？”

阿鹊冷笑道：“堂堂的楚香帅居然等在路上装神扮鬼的吓女人，那才叫稀奇，以后我若说出来，丢人助不是费。是你。”

楚留香道：“我只看见有人骑着我的马，还以为是个偷马的小贼，怎么钢道是你。”

他笑了笑，忽然道：“你本来岂非应该在家里等我的。”

阿鹊 DQ 了起来，道：“你呢？你本来应刻在那山洞里的，你为什么不去？”

楚留香叹了口气，道：“这原因说来就报复杂了，你想不想听。”

卜阿鹊说：“你说。”

楚留香道：“第一，卜扭夫根本不是你老公，他也根本不叫——扭个阿腮道：6 谁说的？”

楚留香神秘一笑道：“我说的，因为致忽然想起他是谁了。”

卜阿鹊道：“他是谁？”

楚留香道：“他姓劲，叫不空，人称‘七十一变’，那意思就是统他诡计多端，比起孙悟空来也只不过少了一变。昔年中是厂五门的第一局子，近十年来，也不知为了什么突然消声匿迹，今年算来应该已有六十三四岁了，只因他练的童子功，所以看来还年轻。”

他一口气说到这里，简直就好像在背家谱似的。

卜阿鹊已听得证佐了。

楚留香又道“就因为他练的童子功，平生没有犯浸戒，所以才能活到现在，个练童子功的人，当然不会娶老婆。”

卜阿鹊狼狽瞪了他眼，冷笑道“想不到连他那种人的事，你也达麼清楚，看来你八成也是他一路的。”

楚留香笑道“莫忘了别人总说我是盗贼中大元帅，一个做大元肋的人若连自己後下的来历都弄不渭，还混什麼？岂非也不如去死了算了。”

卜阿闾眼珠于一转，玲冷道“只可借这位大元助已眼见要进棺材。”

楚留香统统笑道“只可橙我说了第一，当然还有第二。”

恫鹊道“第二？”

楚留香道“第二，你那把梳子既不是‘妒夫木’，头上抹的也不是‘情人油’。”

卜阿鹊脸上变了变，瞪眼道“谁说助？”

楚留香笑了笑，道“我说的，因为我知道你头上扶助是京城‘袁华齐’的茉莉花独。是这家老店的独门秘方配制出来购，香味特别筒雅，所以要卖八钱银子一两，而且只此一家出售，别无分号。”

卜阿鹊眼睛瞪得更大，道“你怎麼知道助？”楚留香道“我闻得出，卜阿鸥道“你鼻子不是不灵麼？”

楚留香笑道“我鼻子有时不灵，有时候也很灵，那得看馈形。”

蚌阿鹊道：“看什麼情形？”

楚留香道“看我闻的是什麼，闻到狗屎、迷药时，我鼻子当然不灵，闻到镶宛女人身上的脂脑花豺财，我鼻子也许比谁都灵得多。卜阿鹊唆紧了牙，恨根道：“难怪人说你是个色鬼，看来果然一点也石错。”

楚留香道“过奖过奖。”

卜阿鹊道。“你说了第二是不是还有第三？”

楚留香道“柯。”

他微笑着接着道：“第三，我忽然想起注在那口』洞里是什麼人卜阿鹊眨眨眼道。”是什麼人？”

楚留香道“是一家姓麻的入席烦的麻，无论谁去惹他们，就是在意麻烦。”

卜阿鹊冷笑道“真想不到，楚留香居然也有害怕的人。”

楚留香道“我别的都不怕，就怕麻烦。”

阿鹊伶降道：“只可惜现在你早已有麻烦上身了，楚留香四了口气，道：“所以现在我想找出麻烦是哪里来的。”

卜阿鹊道：“你难道想 Dq 我告诉你？”

楚留香道：“你难道还能不告诉我”卜阿鹊道：“不告诉你难道不行？”

楚留香道“不行。”

阿鹊的眼珠于转了转道：“我就偏不告诉你，看你能把我怎麼捺？”

楚留香什麼也不说，突然拦腰将她抱了起来。

卜阿钨失声道：“你……你敢非札？”

楚留香露出牙齿来一笑道“请莫忘了我是个色鬼。”

卜圆圈瞪着他看了他半购，忽然轻轻的叹了口气，闭上股睛道：蚌，獭硼搁 L—砍。”

楚留香反而征了征，道“你不怕？”

卜阿闾幽幽道：“我又有什麼法子呢？打也打不过你，鲍又跑不过你。”

楚留香道“伤难道不会 Dq？”

阿鹊吸道“一个女人家，大喊大叫的成什么体统，何况三更半夜的四野无人的，我就算叫，也没有人听得见。”

她忽然勾住楚留香的脖子，贴近他耳畔，悄悄道“你若想非礼我，现在正是好时候，等列天一亮，就没有情调了。半夜三更，四野无人，月光又那么温柔，假如有个像卜阿鹊这样如花似玉的美人，被抱在怀里，咬着你的耳朵悄悄对你说这些活。你怎么办？楚留香真不知怎么办。看他脸上表情就好像怀里抱着的并不是个大美人，而是个烫手助热山芋。卜阿鹊一双手格他搂得更紧闭着眼睛，在他耳朵边轻轻吮置她在等。看来楚留香若想将这热山芋脱手，还真不容易。只不过这热山芋的确很香，香得迷人。香得就算你刚吃过一颈山珍海味，肚子还饿得要命，也忍不住想咬一口助。楚留香发觉自己胸必也在跳，跳得很厉害。卜阿鹊媚眼如丝，柔声道“你还等什么？难道你只会动嘴？”楚留香于咳两声，道：“君子动口不动手。”

蚌阿鹊媚笑道“但你并不是个君子。”

楚留香叹了口气，道“我的确不是。”

他的确已准备放下做君子助权利了，谁知就在这时，路旁暗林中，突然响起了一阵银铃般的笑声。

一个穿着黄衣装的女孩子。俺在树上，吃吃的笑个不停。

她笑得不但好听，而且好看。

楚留香几乎忍不住叫了起来“张洁洁。”

这女孩子实在太神秘，楚留香永远也猜不到她什么时候会在自卜阿鹊已叫了出来：“你是谁？”

张洁洁笑道“我也不是谁只不过是个刚巧路过这里助人。”

卜阿鹊瞪着眼道“你想干什么？”

张洁洁道“我什么都不想干，他非礼你也好，你被他非礼也好。都和我一点关系都没有。”

阿鹊道“那你就快走。”

张洁洁道“我也不想走。”

她吃吃笑着，又道“你们做你们的，我难道在这里看看都不巧亏？”

阿鹊道：“你凭什么要看？”

张洁洁道“我高兴。”

天大的道理也说不过“高兴”两个字。

阿鹊已经够不讲理的了，想不到偏偏遇见个更不讲理的。

楚留香几乎忍不住要笑了出来。

阿阴助手已松开，突然从他怀里弹了出去，凌空翻了个身，筋一般扑向张洁洁，十指尖尖，在月下闪着光。

她好像恨不得一下子就特张洁洁的脸抓得稀烂。

无论会武功的女孩子也好，不会武功的女孩子也好，一打起架来，就好像总喜欢去抓别人的脸。

女人有时的确和猫一样，天生就喜欢抓人，天生就喜欢用指甲做武器。

楚留香倒真有点替张洁洁担心了。

他忽然发现卜阿鹊不但轻功很高，而且出手很快，狠毒辣。

他本未想到像卜阿鹊这样的女人，会使出这样毒辣的招式。

“也许女人对付男人的时候，就会变得比较心狠手辣。”

张洁洁还在吃吃的笑。

眼看卜阿鹃的指中已特抓到她股上，她身子才忽然随着树干滑了上去，就穗是一只猢，眨眼间就得到树梢。

卜阿鹃脚尖点地，也跟着窜了上去。

张洁洁娇笑着道“这个女人好凶呀，香哥哥，你还不快来帮我的忙。”

她故意把“香哥哥”三个字叫得又甜蜜，又肉麻。

楚留香听得全身都起了鸡皮疙瘩。

阿鹃更断得火冒三丈高，冷笑道“这个女人好不要脸，也不怕别人听了作呕。”

这句话还没有说完，她已攻出七招。

张洁洁一面躲避，一面还是在笑着道：“不要股的人是我？还是你？你为什麼一定要我的香哥哥非礼你。”

卜阿鹃连活都气得说不得了，只是铁青着脸，出奇的招式更毒辣。

张洁洁道“其实你本来也该学学我的，你若也叫他香哥哥。他也许就会非礼你了。”

卜阿鹃忽道“放你的屁。”

张洁洁笑道“好奥。”

她一直在不停的闪躲，似已连招架之力都没有，突然馆呼一声，转身就跑，嘴里还在大叫道“这女人的爪子好厉害，若真的抓破了我的脑，将来叫我怎麼嫁得出去。”

她在前面跑，卜阿鹃就在後面追。

两个人曲轻功都不弱，尤其是张洁洁。

楚留香几乎从未看过轻功比她更高助女人——连男人都很少。

他本来像是要追过去劝架，但想了想，还是停下了脚步。

两个女人打架的时候，男人啦一能做的事，厨是的在那里不动，假始能忽然变得又聋又瞎，那更是明智之举。

风吹着本时，连她打的声音都已听不到。

难道她们两个人全都溜了？

突然间，黑暗中有个人在低低的唱。

“两个女人打架，只有二个能回来。”你苟回来的是谁。”

楚留香想也不想，道：“张洁洁。”

丙然是张洁洁，她身一闪。已到了楚留香面前，媚笑道：“乖弟弟，你又叫蛆姐干什麼？”

楚留香叹了口气，道：“还是这句老话，你怎麼也说不藏的？”

张洁洁笑道“我非但说不腻，也听不腻你就算一天 9Q 我几百声姐姐，我还是一样开心。”

她眨了眨眼，忽又问道：“你开心不开心？”

楚留香道“我有什麼好开心的？”

张洁洁道“两个这麼漂亮的女人为你打架你难道还不开心？”

楚留香咆哮了眨眼，道：“打死了没有？”

张洁洁道：“你放心，像那麽一个标标致致的小泵娘，我也舍不得打死她的。”

楚留香道：“既然没有打死，到田里夫了？”

张洁洁忽然板起脸，道：“你问这做什麼？是不是还在想她？想非礼



她？”

楚留香道：“你以为我真是那样的人？”

张洁洁玲笑道：“你难道还是个好人不成了？若不是费及时赶到，像们两个一个非札来，一个非札去，现场只怕早已非孔得一塌糊涂了。”

楚留香又叹了口气，苦笑道，“我真佩服你，这些话真亏你怎么说得出来的。”

张洁洁道：“一个女人吃醋助时候，再难听的话也一样说得出来。”

张洁洁瞪眼道：“吃醋又怎么样？...吃醋难道犯法？”

她自己忍不住“唉”了一声笑了，道：“其实你就算一定想非札，也用不着去找她的。”

楚留香摸了摸鼻子，道：“我还能找谁？张洁洁服波流动，悠悠道：“你至少还有一个人能找。”

楚留香道：“这人在职里。”

张洁洁咬着嘴唇，道：“远在天边，近在眼前。”

楚留香看来就像是忽然变成了不折不扣的大笨蛋，眼睛也发了直，东张西望的找了半天，才皱着眉喃喃道：“奇怪我怎么看不到张洁洁恨恨的瞪着他，忽然个耳光咽了过去。她出手实在快，快得令人躲不了。但这次她却失手了，她的手已被楚留香捉住。楚留香逼”你若真的想打我，出手就应该再侠一点。”

张洁洁似笑非笑用眼角因着他，战战道：“你以为我真打不到你？你以为你真能抓住我的手？”

楚留香道：“这难道不是你的手？”张洁洁忽然吐了口气，道：“呆子，你难道看不出这是我故意让你抓佐助？”

楚留香道：“故意？为什么？”

张洁洁垂下了头轻轻道：“因为我喜欢你拉着我的手。”

她的声音又温柔，又甜蜜，在这睁睁助晚上，从她这一个人田里说出来，简直就像是世上最美丽的骀曲。

楚留香的心也开始溶化了，就像是春风中的冰雪。

就在这时。张洁洁的手突然一翻，扣住了楚留香助腕子，另一只手立刻随着闪电般挥出，重重的向楚留香右股上捆了过去。

她娇笑着道：“这下予你.....伤总躲不掉了吧.....”这句话并没有说完。

楚留香的心已溶化，但手却没溶化，也不知道怎么样一来，张洁洁挥出来曲手又披捉佐，本已扣住他腕子的手也被捉住。

张洁洁只觉得他一双手好像连半根骨头都没有。

楚留香微笑着，蹙淡说道：“这下于你还是没有抒着。”张洁洁恶狠狠的瞪着他，瞪了半天，目中渐渐有了笑意，终于购销一笑，蹙然道，“其实我根本就舍不得打你，你又何必紧张呢？”

这又证明一件事。

老实购女人不一定可爱。可爱的女人不一定老实。

只要你觉得她可爱，无论她说的话是真是假，你都应该相信的。

否则你就不是个聪明的男人，也不是个活得快乐的男人。

楚留香现在并不快乐。

因为他虽然很想相信却又实在很难相信。

张箔洁一直在盯着他，忽然道“看来你好像并不太信任残。”

楚留香笑了英，道“我能情任你麽？”

张洁箔道“我害过你没有？”

楚留香道：“段有。”

张洁箔道“我对你好不好？”

楚留香道“很好。”

张洁箔道：“我没有害过你，又对你很好，你为什麼不信任我？”

楚留香回答不出所问，所以他只有回答道：“我不勿道。”

天大助道理也说不过我不知道。

你就算能说出一万种道理来，他还是不知道，你对他还有什麼法寸？

张箔洁叹了口气，苦笑道“原来你也是个不讲理的人。”

楚留香笑道：“天下不讲理的人，本就多，并不是只有我一个。”

张洁箔眼珠子转了转，道“你是不是觉得我来得狠巧？”

楚留香道：“的确很巧。”

张洁箔道“你想不出我怎麼会找到你的？”楚留香道：“的确想不出。”

张洁箔道：“好，我就告诉伤，这只团我本筑一直在暗中盯着你。”

楚留香道“哦！”张洁箔道：“我当然也并不知道你往哪条路定，幸好有个人告诉了我。”

楚留香道“谁？”

张洁箔道，“就是三曲路口上那又白又胖的小老板娘。”

她又在用眼角膘楚留香似笑非笑的，冷玲道“你定又在奇怪她怎麼记得你？那只因她对你也很有意思，说恤又英俊，又可爱，又有男子气，喉的缺点就是出手不太大方，只绘了人家两钱银子。”

楚留香又叹了口气，苦笑道：“她现在已经对我达麼有意思了，魏消再给得多些消临麼受得了？”

张洁箔冷笑道。”为什麼受不了？人家白白胖胖的，一股福僚而且，又会做生意，又会生儿子，你说她有哪些不好。”

楚留香正色道“其实她还有点最大的好处，你还不知道。”

张洁箔道；“哦”楚留香道“她只卖酒，不卖醋。”

张洁箔道“这也能算她的好处？”

楚留香道“她若卖醋，酸子岂非早已被你打翻，连老本都要曲光了。”星更稀，夜已将尽。

张箔洁不知从哪里摘了朵小花，忽尔衔在嘴里。忽而藏在耳朵上，忽而又拿在手里玩，好像忙极了。

她这人就好像永远都不会停下来的，不但手要动，嘴也要动，整个人不停的在动，没有事的时候也朗找出件事来傲傲。

若要她闭上境，安安份份的坐一会儿，那简直是要她的命。

楚留香越来越看不透她了。

有时她看来还像是个什麼事都不懂助小孩子，但有时卸又像是比最老的老狐狸还要机灵。

楚留香四了口气，道“现在我已细道你是怎麼来的了，可是你来找我干什麼？”

张箔洁瞪了他一眼，道，“别人都能来找你，我为什麼不能？”

楚留香道：“别人来找我，那是想来要我的命，你呢？”

张洁洁道：“我不想要你的命，我还想留着弥因我对嘴哩。”

楚留香苦笑道：“你来找我，就是为了要来摄我所嘴的？”她神色忽然变得很郑重，正色道：“捞来找你，只为了要好诉你两件非常重要的消息。”

楚留香道：“什麼消息？”

张洁洁道：“境已经打听出那老头子夫妻俩是什麼人了。”

楚留香道：“哦”张洁洁道：“弥还记不记得那老太婆手里总是提着样什麼东西？”

“秤。”

那老太婆就是用秤打她老公的。

楚留香眼睛亮了起来，动容道：“我想起来了，袁公肥婆，秤不离舵。”

张洁洁笑道：“不错，那老头子就是‘秤’，老太婆就是‘秤胞’，两人倒真是名副其实，你简直再找不出一个人比那老太婆更像秤施的楚留香并没有笑。因为他细道夫妻两人名字虽可笑，长得也可笑。其实却是很可怕的人。张洁洁道：“据说这夫妻两人，本是岭南黑道中第一等的商手，而且手下还有股很庞大的恶势力只不过，十几年前忽然洗手不干从此就再也没有人知道他们助消息，却不知道这次怨麼会突然出现的？”

楚留香道：“想必是有人特地请他们出来杀我。”

张洁洁说道：“你想是谁请他们出来的呢？能请得动这种洗手已久的黑道商手，这种人的面子例真不小。”

她眼珠子转动着，忽又接着道：“那匹骡予的主人是谁，我也查出来了。”

楚留香道：“是谁？”

张洁洁道：“金四爷。”

楚留香皱眉道：“金四爷又是何许人也？”最有权威的个人，你既然去那里拜过寿，想必总见过这个人的。”

楚留香点点头他个但见过这个人，而且印象还很深。

金四爷本就是那个很容易让你留下深刻印象的人。

他身材并不十分高大，但却极健壮，站在那里就像是一座山，无论谁都休想能将他损例。

楚留香甚至还记得他的相貌一双很浓的眉，双目灼灼有光，留着很搭齐的胡子，就是笑的时候，看来还是很有威严。

你随便怎麼看，他都是个很正派的人。

楚留香况吟着道：“你的意思是不是说，那夫妻两就是他请出来的，要杀我的人也是他。”

张洁洁淡澀道：“我什麼都没有说，只不守说那匹骡子是他的。楚留香道：“你怎麼知道？”

张洁洁笑了笑，道：“我当然有我的法子。”

楚留香道：“什麼法子？”张洁洁眨着眼，道：“那我就不能告诉你了。”

楚留香道：“为什麼不能告诉我？”

张洁洁道：“因为我不高兴。”

天终于亮了。

他们终于已走出了山区地界，那匹马居然还在後面跟着。

有人说，狗和马都是人类最忠实的朋友，其实他们只不过都已养成了

对人的依赖性而已，宁可做人的奴隶，也不去独立生存。

张洁洁阳珠于转动着，忽然笑道：“我辛辛苦苦赶来告诉你这些事，你该怎么谢铭呢？”

楚留香道：“我不知道。”

他发现只有用这句话来对付张洁洁最好。

张洁洁笑道：“你不知道捣知道。”

楚留香道：“你知道什么？”张洁洁道：“我细道你是个小气鬼，真要你谢我，杀了你也不肯楚留香也笑了，道：“那也得看情形看你喝得多不多，还看那地方的酒贵不贵。”

张洁洁叹了口气，道：“幸好我知道有个地方，非但酒不贵，而且还有个又白又胖的老板娘，而且这老板娘还在一心想着你看来你沈算小组钱都没英系。”

楚留香忍不住又摸了摸鼻子，苦笑道：“你真要到那地方去？”张洁洁道：“勺良去石可，我已去定厂。”

还早得很三岔路口上那个小酒摊却居然已摆了起来。

早上赶路助人本就比较多。

那愁眉苦脸的老板正在起火生炉子，弄得一身一脸都是煤烟。

那又白又胖的老板娘正铁青着脸在旁边监督着他，好像满肚子都是“下床气”，吓得她手里抱着的孩子连哭都不敢哭。

一看到楚留香她的心花就开了脸上也堆出了笑容，旁边牵着她衣角助孩子本已为了要吃卤蛋挨了顿揍，现在她已先将卤蛋塞到孩子嘴里，表示她是个很温柔的女人，很慈祥的母亲。

张洁洁用眼角膘着楚留香，吃吃的笑。

楚留香只有装作看不见。

等老板姐夫切菜倒酒的时候，张洁洁忽然附在他耳边，悄悄道：“实在冤枉了她，她虽然很白，却一点也不胖。”

楚留香还是听不到。

张洁洁又道：“你看她皮肤，懒得好像要沁出水来似的，我若是男人，不论她有没有丈夫，都要想法子把她弄到手的。”她越说越得意，好像还要说下去。

幸好酒菜已端上来了，老板娘甜甜的笑道：“今天的中肉可真是刚卤好的，相公你尝尝就知道。”

张洁洁忽然道：“你只请相公尝。姑娘我呢？”

老板娘瞪了她一眼，勉强笑道：“相公先尝过了，始旗再尝也不迟。”这句话还未说完，她已扭过了头，头还没有完全撇过去，脸已板了起来。

张洁洁伸了伸舌头，做了个鬼脸悄悄笑道：“原来她看着我不顺眼。看来找还是走了好，也免得惹人讨厌。”

她拿起杯酒一饮而尽转身就走。

楚留香失声道：“你真的要走？”

张洁洁道：“我说过只喝你杯酒助，蝎多了岂不又要叫你心疼。”

她的人已窜上了楚留香的马，打马就走，又吃吃的笑道：“你这匹马先借给我，下次见面的时候再还给你，你总不至於小气得连匹马都不愿借给别人吧。”这句话说完，人和马都已去远。

楚留香本来要追的，却又停了下来。

他实在想不出为什麼要追人家的理由。

“我跃然没害过你，又没有欠过你的，你凭什麼要来追我。”

他就算追上去，人家一句话也能把他挡回来。所以楚留香只有看着她去远，只有在那里发怔，苦笑。

只听那老板娘道：“那位姑娘是不是有点毛病？怎麼说起话来总是疯疯额癌的”楚留香叹了口气苦笑道：“她没有什麼毛病，有毛病助是我。”

老板娘手里摇着孩子，脸上带着春花般的笑容，眼睛瞟着楚留香，轻轻的咬着嘴唇，悄悄道“那麼你遇见我可真是运气，我专会治你这种男人的毛病。”

楚留香摸了摸鼻子，忽然妨起来。

他已对自己发过誓，只要看见女人对他笑，他就立刻走得远远的。

老板娘好像很吃惊，瞪大了眼睛，道“相公你连白酒都汉喝。就要去了吗？”

楚留香板着脸，道“这酒是酸的。...他正想转身，猛听老板娘大声邀”等等，我还有样东西给你。”

赐声中，她忽然将怀里的孩子朝楚留香抛了过来。孩子“陛”的一声哭了。楚留香不由自主，已伸手将孩子接任。

就在这时，一旁蹲在地上起火的老板已箭一般窜了过来。老板娘身子也已掠起。

她实在一点咆不胖身子轻盟女飞鸟。

楚留香乎显抱着人家的孩子，下面有张登予挡住他的胸。孩子哭锯好伤心，他怎麼能将一个正在哭错的婴儿甩开呢？

楚留香当然不是那种人。所以饱就倒了霉。

楚留香躺在那里，看来好像舒服得很。

这张床狠软，枕头不高也不底，何况旁边还坐着个笑容如春花般的女人。正在喂他吃东西。

别人看到他现在的样子，一定会羡慕极了。

只有他自己一点也不羡慕自己，除了嘴边能动，鼻子还能呼吸外，他全身都已像雄死木头似的，连一点感觉都没有。

那老板娘手里拿着杯酒，慢慢的倒入他境里，媚笑着道：“这酒酸不酸？”

楚留香道“不酸。”

老板娘眼波流动，笑得更面，道：“我长得漂亮不田亮？”

楚留香道“漂亮极了。”

老板娘咬着嘴唇，道“有多漂亮？”

楚留香道：“比天仙还漂兜。”

老板娘道“比起那疯疯因病的小丫头呢？”

楚留香道；“至少比她漂亮三万几千六百五十七倍多。”

老板娘道“有这麼好的酒和中肉吃，又有这麼漂亮的女人陪着你，你还愁眉苦脑干什麼？”

楚留香四了口气道“因为我害怕，怕你那愁眉苦脸助老板回来，扔截卤在中肉锅里。”

老板娘踞然道“你放心，他不会回来了。”

楚留香道“为什麼？”

老板娘道“因为我那老板本是借来用用的，现在已用过了，所以就还给了人家。”

楚留香道“难道连孩子也是借来的？”

老板娘道“当然也是借来的。”

她忽然拉开了衣襟露出双坚挺饱满的胸膛。道：“你看我像是个生过孩子的妇人吗？”

楚留香想闭起眼睛都不行所以只有苦笑道“点也不像。”

老板娘微笑道“你真有眼光，难怪有那么多女人喜欢你。”

她轻抚着楚留香瘦削胸脸，柔声道：“你什么都好。就只是太瘦了一点，若跟着我，我一定把你养得胖胖的。”

楚留香看着她的胸膛。实在不敢想她要用什么来养他。

老板娘眼波流动，忽然又道“你知不知道现在我要对你怎么摸？”

楚留香道：“不知道。”

老板娘媚眼如丝忽然又道“我要将你当傲我的儿子。”

楚留香笑了一—你可以说他是正在笑，也可以说他是夜哭。

有种笑本来就和哭差不多。

他的手若还能动，一定又忍不住要摸鼻子了。

老板娘看着他的脸上的表情，笑得更开心，道“你知道天下最愉快的事，就是做人家的儿子。”

楚留香道“我有个朋友不是这么样说的。”

老板娘道：“他怎么说？”

楚留香道：“他总是说：天下最愉快的事，就是喝酒。”

老板娘道“你的朋友一定比笨猪还笨，要知道喝酒虽然愉快，但头一天喝得越愉快，第二天也就越难受。”

楚留香道“难受还可以再喝。”

老板娘道“越喝越难受。”

老板娘道“四有这么多酒给你喝”楚留香道：“去买来。”

老板娘道“用什么去买？”

楚留香道“用钱买。”

老板娘道：“钱从哪儿来呢？”

楚留香道“赚钱的法子很多。”

老板娘道“赚钱的法子虽然多，但总免不了要费点力气花点脑筋，就算你去偷去抢也并不是件容易事。”

楚留香只有承认，不费力就可以赚钱的法子到现在还没有困出来过。

老板娘道“但你先做了人家的儿子，就什么事都不用发愁了，钱来伸手，饭来张口样样东西都有你爹娘去替你拼命强来，还生怕不合你的意，你想天下哪有比这更痛快的事？”

楚留香四了口气，道“的确没有了。”

老板娘溺然笑道：“你既然已明白，为什么还要费出愁眉苦脸的样子，难道从来没有人要你做他的儿子？”

楚留香苦笑道“这例还是平生第一次。”

他说的是实话。

有人想做他的朋友，有人想做他的情人，也有人将他当做势不两立的大对头。

但想要他做儿子的人，倒还真的连一个都没有。

他做梦也想不到世上会有这种人。

老板娘眼被流动，道“你知不知道我为什麼要你做我的儿子？”楚留香道：“环知道。”

老板娘低下头，附在他耳畔，轻轻道“我想奶给你吃。”

楚留香苦笑道：“这原因你若不说出来，我一辈子也猜不出来。”

老板撮咬着嘴唇，道“你怎麼会猜不出来？每个人到了我这种年纪，都会想要个儿子的。”

楚留香瞪着眼，道：“你费了那麽多力气，为的就是鼠要我做仰脑上 L 刁？”

老板娘道：“津来不是的。”

楚留香道“本来你想要的是什麼？”

老板娘道：“要你的命。”

楚留香道“是你想要我的命，还是别人？”

老板娘道“当然是别人，我跟你又无冤，又无仇为什麼要你的命？”

楚留香叹道“原来你不是真的老板娘，也是别人的小夥计。”

老板娘瞪眼道“谁说我是别人的小夥计？”

楚留香道：“若不是别人的小夥计，为什麼要替别人做事？”

老板娘道“拢只不过是帮他的忙而已。”

楚留香道“帮谁的忙？”

老板娘眼珠子转了转，道“一个朋友。”

楚留香道“你肯为了朋友杀人？杀一个无冤无仇的人？”

他又吸了口气，蹦跶地道“死看他定不是你的朋友，一定是你的老子有你这麽聪明的女儿例不错，连我都想做你的老子。”

老板娘板起了脸，道“我说的话你不信？”

楚留香道“我没法子相信。”

老板娘道“为什麼不信？”楚留香道“没有人会替朋友帮这种忙的，杀人并不是件好玩的老板娘道”他并没有要我杀你。”

楚留香道：“他要你怎麼样？”

老板娘道“他要我把你捉住送到他那里去，活着送去。”

楚留香目光闪动，道“你为什麼不适去。”

老板娘气已消了，柔声道：“我怎麼舍得把你送给别人？”

楚留香道：“但伤已答应了别人。”

老板娘道“那只因为找还没有看见过你，还不知道你长得这麽可爱。”

她伸出手较抚着楚留香的脸，柔声道“一个女人为了他喜欢的男人，连亲生助爹娘都可以不要，何况朋友。”

她的手又白又嫩，长得也不算难看。

但楚留香想起她四中肉的样子，似乎又嗅到了中肉的味道。简直恨不得马上去洗个澡。

牛肉虽然很香、很好吃。

但个亥人的手上若有中陶味道“那就令人吃不消了。”

楚留香叹了口气，道：“现在你是不是准备把我留在这里？”

老板娘道：“我要留你一辈子。”

楚留香道“你不怕那朋友来找你算贖？”

老板娘道“他不会找到这里来购。”

楚留香道：“为什麼？”

老板娘圈笑道“这里是我藏娇的金屋，谁也不知道我有这麼样个地方。”

楚留香道：“但是，我们总不能一辈子强在这屋子里。”

老板娘道“谁说不能，我就要你一辈子留在这屋子里，免得被别曲女人看见。”

楚留香道：“我若想出去逛逛呢。”

老板娘道“你出不去。”

楚留香道“你...”你总不能让我就这样一辈子脑在床上吧。”

老板报笑道：“为什麼不能，一个女人为了他喜欢的男人，是什麼事都能做得出的。”

楚留香长长叹息了声，道：“这样子看来，弥是决心不把我送去曲了。”

老板娘源然道“从第一眼看见你的时候，我就已下了这决心。”

她轻轻咬了咬了楚留香的鼻子，柔声道：“只要你乖乖的蹦在这望，包你有胞有喝，比做什麼人购儿子都舒服。”

楚留香征了一会儿，忽然道“达里离你那朋友住随地方远不远？”

老板娘道“你为仍麼要问？”

楚留香道“我怕他万一找来。”

老板娘咬着嘴唇道“他若万一找来，我就先一刀杀了你。”

楚留香道“杀了我？为什麼？”

老板娘道“税宁可杀了你，也不能让你落在别的女人手上。”

楚留香道“你那朋友是个女人。”

老板婉道“昭。”

楚留香道“是个什麼样的女人？长得像个什麼样子？”

老板娘澄眼道“你最好不要问得太清楚。免得我吃醋。”

楚留香道：“但她千方百计的要杀我，我至少总该知道她是谁吧”“你不必知道，因为知道了也对你汲好处。”

楚留香道“你一定不肯告诉我？”

老板娘跟珠转道；“过阵子，也许我会告诉你。”

楚留香道：“过多久？”

老板娘道“等我高兴的时候，也许三天五天，也许年半中。”

她娇笑着，又道：“反正你已准备在这里躺一辈子，还急什麼？”

楚留香又怔了会儿，哺随道：“看样子我留在这里也没用了。老板娘道”你说什麼？”

楚留香道“我说我已该定了。”

老板娘笑道“你走得了吗？”

楚留香道：“我就试试看。”

忽然问，他一下就从床上爬了起来。

老摄娘就攫是忽然看到个死人复活般，整个人都呆住了。

楚留香微笑道：“看来我好像还能定。”

老板娘瞪大了限睛，张大了嘴，吃眩道“你...。你明明已被我点任了穴道。”

楚留香悠然道“这也许因为伤点穴的功夫还不到家，也许因为你舍不得下手太重。”



楚留香笑道“只有你能做戏，拢为什麼不能。”

老板娘道“可是……可是你既然没有被我制住，为什麼还要跟我来呢？”

楚留香道“因为我再欢你。”

这次他没有说实话。

他这麼样做，只不过是為了要见见那在暗中主使要杀他的人。

他本已算计这老板娘会送他去的。

老板娘咳着嘴唇道。“你晚喜欢死，现在为什麼又要走？”

楚留香淡淡道。“因为你切了中肉不洗手，我不喜欢手上有中肉味的女人。”

老板娘涨红了股，气得连话都说不出来。

楚留香道“我也不喜欢赤着脚走路，我的鞍子呢？去替我拿来。”

老板娘瞪着他，脸阵青阵红，终于还是替他拿了双鞍子来。

楚留香拍起脚，道“替我穿上。”

老板娘咬着牙，替他穿上了链子。

有人说好汉不吃眼前亏。

这句话其实说得并不对，真正不肯吃眼前亏的，不是好汉，是亥楚留香慢慢的从床上战下来，穿好了衣裳，扯直。

老板娘忍不住问道“伤既然要定，为什麼还不侠走？”

楚留香笑道；“现在你为什麼又要澄我走了呢？你伯什麼？”

老板娘咬着嘴唇不说话。

楚留香道：“你是不是伯魏遇你说那朋友的名字？”

老板娘又白又撒的一张脸。已有点发青。

楚留香笑了，道“你放心，只有最可恶的男人，才会对一个替他容犊子的女人用蛮力的，我至少还不是那种男人。”

老板娘怔了半晌，忽又媚然一笑，道“想不到你是个这麼好助男楚留香6我本来就是个好人在里面挑出来的。”

老板娘笑得更翻，道。“现在你着是愿意做拢儿子，我还是愿意收仰。

这次轮到楚留香怔住丁。

他忽然发现好人实在做不得，尤其夜女人面前做不得。

亥人最擅长的本事，就是欺负老实人，欺负好人。

有的亥人你对她越好，她越想欺负你，你若凶些，她反而老实了。

老板娘盈盈站起来好像又准备来摸楚留香助股。

楚留香这沈己决心要给她个教训了。

谁知就在这时，窗外突然传来一片惊呼——七八个男人的慷呼。

接着，就是七八件兵刃落地的声音。

楚留香立刻箭般窜出窗子。

外面的庭园很美，很幽静。

但无论多美的庭园中，若是趟着七八个满脑流血的大汉，也不会太美了。

掉在地上的也不是兵刃，是七八仟捌作得很精巧的弯匣。

这种驾匣发出的每箭，有时甚至比高手发出的暗器还霸道。

这些大汉是哪来的？想用弯箭来对付谁？

现在又怎麼忽然被人打倒在地上了？

是谁下的手？

楚留香蹲下去，提起了一条大汉。

这人满脸横肉，无论谁都看得出他绝不会是个好人。

何况，就算是样子很好看的人，若是满脸流血，也不好看了。

血是从他眼下“承泣”穴中流下来的。

所以他不但在流血还在流泪。

血泪中有银光闪动，好像是根针，却比针更细，更小。

再看别人的伤痕，也全都样，

惨叫声也是同时陶起的。

发暗器的人，竟能在同一瞬间，用如此细小的暗器击倒七个人，而且认穴之准，不差分毫楚留香站了起来，长长吐出口气。

暗器手法如此高明的人，世上就只有一个，这人会是谁呢？

他想不出来。

他正准备不再去想的时候，就看到一样东西从前面大树的浓荫中掉下来。

掉下来的是个荔枝助完予。

楚留香抬起头，就看到个穿着黄色轻衫的少女，正坐在浓荫深处助树枝上，手里还提着串荔枝。

他用不着再看她的脸，也已知道她是谁了。

张洁洁。为什麼这女孩子总好像随时随地都会在他面前出现呢？

树上是不是有黄莺在轻啼？

不是黄莺，是张洁洁的笑声。

她笑声清脆，如出谷黄莺，那双新月般的眼睛，笑起来的时候，就好像有一抹淡淡的雾，淡淡的云。

她忽然又在这里出现了，楚留香应该觉得很意外，很惊奇。奇援助是，现在他心里只觉得狠欢喜。

无论在什么时候看到她，他都觉得狠惊奇。

张洁洁刚吐出一粒荔枝的核于，甜笑着向楚留香道“想不想吃荔枝？这还是我刚托人从济南快马运来的哩。楚留香叹了口气，道“你为什麼不姓杨。”

张洁洁田起了嘴，娇笑道：田狂道只有杨贵把才能吃荔枝。我就不能吃？我切点比不上她？”

楚留香忍不住笑出了声，道“你至少比她苗条一点。”

张洁洁道：“也比她年轻得多。”

她的手扬，就有样亮晶晶的东西朝楚留香飞了过来。是腰剥了壳的荔枝。

楚留香没有伸手，只张开了嘴。

荔枝恰巧落在他嘴里。

张洁洁赌气笑道“好吃不好吃？”

楚留香嘴里嚼着荔枝哨道“纤手剖荔枝难吃也好吃。”

张洁洁瞪眼道“你不怕这荔枝有毒？”

楚留香道：“不怕。”

他吐了荔枝的核于，笑道“就算真的有毒，现在已来不及了，我已经眩了吐不 11。”

张洁洁道“你真的不怕？”

楚留香道“真的。”

张洁洁道“你想不想我告诉你一件事？”

楚留香道：“想。”

张洁洁道“好，那我告诉你，这荔枝不但有毒，而且毒得厉害。”

她笑得更甜更美，一双穿着绣链的小脚在树上摇晃着，就好像万绿丛中一只火鸟。

她甜笑着，接着道“你不该忘了我也是个女人，更不该忘了你现在还交着要命的桃花运。”

## 第五章 花非花雾非雾

一个人如听说自己中了毒之後，会有什麼样的反应呢？

镑种人有各种不同的反应。

有的人会吓得浑身发抖，面无人色，连救命都叫不出。

有的人会立刻跪下来叫救命，求饶命。

有的人会紧张得呕吐，连隔夜饭都可能吐出来。

有的人点也不紧张，只是怀疑，冷笑。用话去试探。

有的人逐句话一个字都撒得说，冲过去能动手，不管是真中毒也好偏种毒也好，先把你揍个半死再说别的。

但也有的人竟会完全没有反应，连一点反应都没有。

所以你也看不出他到底是相信？还是不信？是恐慌？还是愤怒？

这种人当然最难对付。

楚留香当然是最难对付的那种人。

所以他根本连一点反应都没有，只不过有点发怔的样子。

看着张洁洁那双摇来荡去的脚发怔。

在女人中，张洁洁无疑可算是个非常沉得住气的亥人。

她已等了很久，等着楚留香反应。但现在她毕竟还是抗不住气她忍不住问：“我说的话你听见了没有？”

楚留香点点头，一副心不在焉的样子。

张洁洁道：“既然听到了，你想怎么样？”楚留香道“我正在想...—中张洁洁道，”想什麼？”

楚留香道“我夜想锻如你现在赤着脚，一定更好看得多。”

张洁洁助脚不在播了。

她忽然跳了起来，站在树枝上，忽然又从树枝上跳下来，站在楚留香的跟前，瞪着楚留香。

她就算瞪着别人的时候，那双眼睛还是弯弯的，小小的，像是一钩新月。

就算庄生气的时腰眼睛盟还是弧漫着一尼花一般，雾一般的笑意，叫人既不会对她害怕，也不会对她发脾气。

楚留香现在不看她的脚了。

楚留香在看着她的眼睛——看着她的眼睛发怔。

张洁洁咬着嘴唇，大喊道：“我告诉你你已中了毒，而且是种很厉害的毒，你却在想我的脚……你……究竟是人，还是个猪。”

楚留香道“人。”

他回答轻快极了，然后才接着道：“所以我还想了些别的事。她显然是被人毒死的。被什麼毒死的呢？楚留香想法子招开她的嘴，就有样东西从她嘴里出来。一颗荔枝。后面风呼呼的声音在响。楚留香转过身，瞪着刚穿窗子的张洁洁。张洁洁脸上也带着吃惊的表情，道，“你瞪着我干什麼？难道以为是敌杀了她？”

楚留香还是田着她。

张洁洁冷笑道“像这种重色轻友的女人，虽然死一个少一个，但我却没有杀她她根本还不值得我动手。”

楚留香忽然叹了口气，道“我知道你没有杀她，她死的时候，你还在外面跟我说话。”

张洁洁冷笑道“你明白最好。不明白也没关系，反正我根本不在这当然是气话。女孩子说完了气话，往往只有一个动作——说完了扭头就走。楚留香早已准备好了。张洁洁一扭头就看到楚留香还站在她面前。刚好站在她眼睛前面。张洁洁却偏偏有本事不用眼睛看他，冷笑道“好狗不挡路，你挡住我的路干什麼？”

楚留香道“因为你不在乎，截在乎。”

张洁洁道：“你在乎什麼？”

楚留香道“在乎你。”

张洁洁眨了眨眼珠子。眼睛里的冰已渐渐开始在解冻了。

楚留香道：“因为我知道你是为我面来的，可是怎么会知道我在这里的呢？你……”

张洁洁忽然打断了他的话，大喊道“原来你并不是真的在乎我，只不过怀疑我，怀疑我是不是跟他们串通的，若非如此，就算我死了，你也绝不会在乎。”

这可是气话。

所以张洁洁说完了後，又立刻扭头就走。

这沈她走得快多了。

她真的要走的时候，连楚留香都拦不住。

楚留香追出去时，已看不见她的人——只看到刚躺在地上的七八个人。

这七八个人刚虽然在满流流血，但总算是活着。

现在他们肠上好像没有血了，人却也死了。

因为他们的脸，已变成紫色，连血色都已分不清。

楚留香紧双拳，脸色也变成紫色的。

那表示他已愤怒到极点，他痛恨杀人，痛恨暴力。

他也在痛恨自己的疏忽刚他本可以将这些人的穴道解开的，那麽现在这些人也许就不会死了，现在他觉得这些人简直就好像死在他的手里。

他甚至连手都在发抖。

一只手从後面伸了过来，雾般轻柔的声音立刻在他耳畔响起：“你的手好冷。”

楚留香的手真冷，而且还在流着汗。

这样的手，正需要个女人将他轻轻握住。

可是他用脱了她的手。

这许是楚留香第一次甩脱女人的手。

张洁洁垂头，居然没有生气，也没有走，声音反而更温柔。

“这些人只不过是最低级的打手，为了二十两银子就可以杀人的，他们死了，你为什么这么难受？”

楚留香突然扭过头瞪着她，一字字说道“不错，这些人都很卑贱，但你最好不要忘记，他们也是人”张洁洁道“可是……可是人也有很多种，像他们这种人”……”楚留香道“像他们这种人，死了当然不值得同情，但他们也有他们的亲人，他们的妻子，那些人呢？是不是无辜的。”

张洁洁不说话了。

楚留香道：“所以下沈你要杀人时，就算这人真该杀，你也最好多想一想，想想那些无辜的，那些要依靠他们生活的人，他们死了后，那些生存者多悲惨，心里会多难受。”

张洁洁垂下头。

她虽然垂下头，但楚留香还是可以看见她的眼睛。

那双仿佛永远都带着笑意的眼睛里，现在竟已泪珠盈眶。

没有淌流下，只有一层珠光似的泪光。

楚留香是个有原则的人，他尊重有原则的人。

他尊重别人的原则，正如尊重自己的原则样。

他绝不和任何女孩子争辩，绝不伤害任何女孩子的自尊。

他不喜欢板起脸来教训别人，更不愿板起脸来对付女孩子。

因为他觉得带着微笑的劝告，远比板起脸来的教训有用得多。

可是今天他忽然发现他自己竟违背了自己的原则。

在他说来，这简直是件不可思议的事。

这是不是因为他已没有把她当作一个女孩子，是不是因为他已把她当作自己个很知心朋友，很亲近的人。

人，只有在自己最亲密朋友面前，才最容易做出错事。

因为只有这种时候，他的心情才会完全放松，不但忘了对别人的警戒，也忘了对自己的警戒。

尤其是在自己的情人面前，每个男人都会很容易的就忘去一切，甚至会变成个孩子。

“难道我真把她当作我的知己？我的情人？为什么我在她面前，总是容易说错话，做错事，连判断都会发生错误？”张洁洁道：“想什么？”

楚留香道“我猜想，你的脚是不是也和肩膀一样圈亮呢？”

他看着她的眼睛，很正经的样子，接着道“你勿道，服侍好看的文人脚并不一定很好看的。”

张洁洁的脸没有红。

她并不是那种容易脸红的女孩子。

她也在看着楚留香的眼睛，一脸很正经的样子，缓缓的说：“以后我绝不会再问，你是个人？还是个猪了？”

楚留香道“呸”张洁洁道“因为我已经发觉你不是个人，无论你是个什么样的东西，但绝不是个人。”

楚留香道“哦”张洁洁很恨地道：“天底下绝没有你这种人，听说自己

中了毒，居捕还取吃人家的豆腐。”

楚留香忽然笑丁笑，问道“你可知道是为了什麼？”

张洁洁道“不知道。”

楚留香道“这只因为我知道那荔枝上绝不会有毒。”

张洁洁道：“你知道个屁。”

她冷笑着，又道“你是不是自己以为自己对毒药很内行，无论什麼样的毒药，一到你嚙里就立刻能感觉得到。”

楚留香道；坏是。”

张洁洁道“那你凭什麼敢说那荔枝上绝不会有毒？”楚留香道“只凭一点。”

张洁洁道：“哪点？”

楚留香看看她微笑着道“也许我什麼都不懂，什麼都不知道，但一个人对我是好是坏，我总是知道的。”

他眼睛好像也多了层云一般，雾一双曲笑意，声音也变得比云雾更轻柔。

他慢慢的接着道“脱凭这一点，我就知道那荔枝没有毒，因为你绝不会下毒来毒我的。

张洁洁想扳起脸。可是她的眼睛却除了起来，鼻子也轻轻皱了起来。世上很少有人能懂得，一个女孩子笑助时候皱鼻子，那样子有多麼可爱。假如你也不懂，那麼我教你，赶快去拢个会这样笑的女孩子，让她笑给你看看荔枝掉了下去。张洁洁助心轻飘飘的，手也轻飘切的，她像连荔枝都拿不住了。她慢慢的垂下了头，柔声道”我真想不到……”

楚留香道“想不到？”

张洁洁又始起头，看着他，道：“我想不到你这个人居然还切好歹。”

因为世上绝没有那麼动人的花，那麼可爱助雾，那麼动人的月色。

楚留香走过去，定得很近。

近得几乎已可闻到她芬芳助呼吸。

假如有这样—个女孩子，用这麼样的眼色看着你。你还不走过去，你一定已断了两条腿，而且是断了两条腿的呆瞎子。

因为你假如不瞎又不呆，就算断了腿，爬也要爬过去的。

楚留香走过去，轻轻托她的下巴，柔情道：“我当然知道，你到这里来，就是为了要帮我的忙击倒这些人，也是为了救我，若连这点都不知道，我岂非真的是个猪了。”

张洁洁购眼帘慢慢肋闭起。

她没有说话，因为她已不必说话。

当你托起一个女孩子下巴时，她若闭起了眼睛，那个人都应该懂得她的意思。

楚留香的头低下去，嘴唇也低了下去。

但他的唇，并没有去找她的唇。他奏在她耳畔，轻轻道：“何况我另外还知道一件事。”

张洁洁道：“咽……”

这次她没有用眼睛说话，也没有用嘴。

她用的是鼻子。

女孩子用鼻子说话的时候，往往比用眼睛说话更迷人。

楚留香道：“我知道像你这样的女孩子，就算要杀我，也会选蚌比较古怪，而又比较特别的法子——是也不是。”

张洁洁开口了。

她开口并不是为了说话，是为了咬人。

她一日向楚留香的耳朵上咬了下去。

天下有很多奇怪的事。

人身上能说话的，本来是嘴。

担有经验的男人都知道，女人用眼睛说话也好，用鼻子说话也好，用手和腿说话也好，都比用嘴说话可爱。

嘴本来是说话的。

恁也有很多男人认为，女人用嘴咬人的时候，也比她用来说话可爱。

他例宁可被她咬一日，也不愿听她说话。

所以聪明助女人都应该懂得一件事。

在男人面前最好少开口说话。

张洁洁没有咬到。

她张开田的时候，就发现楚留香已经认她面前溜开了。

等她睁开眼睛，楚留香已掠入了窗子。

他好像还没有忘记那老板娘，还想看看她。

但老板娘却已看不见他了。

又白又嫩 91B 老板娘，现在全身都已变成了紫黑色，紧紧闭着眼睛，紧紧咬着牙，嘴里还含着样东西。

“我为什麼会这样做？我对她了解的又有多少？”楚留香看着张洁洁，看着她的眼睛。

这双眼睛笑的时候固然可爱，悲哀的时候却更令人心动。

那就像一钩弯弯曲新月，突然被一抹淡淡助云雾掩住。

但除了这一点外，楚留香对她所有的一切，几乎都完全不知道。

“我甚至连她的脚好不好看都不知道。”楚留香摸了摸鼻子，苦笑着。他以前看过她哭。但那次不同。那次她的哭，还带着几分使气，几分撒娇。这次楚留香却看得出她是真的悲哀，真的感动。他忽然发现这野马般的女孩子，也有脑温柔善良的”风到现在为止，也许他只能知道她这一点。

但这一点已足够。

杨柳岸。月光轻柔。

张洁洁挽着楚留香的手，漫步在长而直的堤岸上。

轻涛涌打着长堤，轻得就好像张洁洁的发丝。

她解开了束发的缎带，让晚风吹乱她的头发，吻在楚留香的面颊上，脖子上。

发丝轻柔，轻得就像是堤下浪涛。

苍弯清浅，只有明月，没有别的。

楚留香心里也没有别的，只有一点轻轻的，淡淡的，甜甜的调恢。

人只有在自己感觉最幸福的时候，才会有这种奇异的倔根。

这又是为了什麼呢？

张洁洁忽然道：“你知不知道我最喜欢的一句词是什麼？”

楚留香道：“你说。”

张洁洁道：“你猜？”

楚留香抬起头，柳丝正在风中轻舞，月色苍白，长堤苍白。

轻涛拍奏如弦曲。

楚留香情不自禁，曼声低吟。

“今宵酒醒何处，杨柳岸，晓风残月。”

张洁洁的手忽然握紧，人也倚在他肩畔。

她没有说什么。她什么都不必再说。

两个人若是心意相通，又何必再说别的。

“今宵酒醒何处，杨柳岸，晓风残月。这是何等意境？何等洒脱？又是多麽凄凉？多麽寂寞！楚留香认识过很多女孩子，他爱过她们，也了解她们。但也不知为了什麼，他只有和张洁洁在一起时，才能真正领略到这种意境的滋味。一个人和自己最知心助人相处时，往往感到有种凄凉的寂寞。但那并不是真正的凄凉，真正的寂寞。那只不过是人生的一种奇异感觉，一个人只有存在已领受到最差境界时，才会有这种感受。那种意境也正和“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泪下”相同。

那不是悲哀，不是寂寞。

那只是美

美得令人魂销，美得令人意消。

一个若从未领略过这种意境，他的人生才真正是寂寞。

长堤已尽。

无论多长的路，都有定完的时候。

路若已走完，是不是就已到了该分手的时候？

楚留香轻轻四了口气，近乎算语道：“你是不是又要走了？”张洁洁垂着头，咬着嘴唇道：“你呢？”

楚留香道：“我？……”

张洁洁道：“你总有你该去的地方。——楚留香道：“我有一。”每个人都有。”

张洁洁道：“可是你从来没有问过我，问我是从田里来的，问我要到哪里去？”

楚留香道：“我没有问过。”

他一向很少问。

因为他总觉得，那件事若是别人愿意说的，根本不必他问。

否则他又何必问。

张洁洁道：“你只问过我，那双手的主人是谁？人在田里？”

楚留香点点头。

张洁洁道：“可是……可是你今天为什麼没有问呢？”

楚留香道：“我田已问过，又何必再问。”

张洁洁道：“你认为我不会说？”

楚留香苦笑：“你若愿意说，又何必要我问。”

张洁洁道：“那也许只因为连接自己以前都不知道。”楚留香笑了笑，淡淡道：“无论如何，我却已不想再问了。张洁洁眨眨眼道：“为什麼？”

楚留香道：“我以前在偶然间见到你时，确是想从你身上打听出一点消息来的，所以才问，但是现在……”

张洁洁道：“现在呢。”

楚留香道：“现在……现在费见到你，只不过是想像你在一起，再也没



有朋的。”

张洁洁仰起头，凝视着他，限被如醉。她的身子在轻颤。

是为了这堤上的冷风？还是为了她心里的情 3 她忽然倒。”（楚留香邦里。

杨 0p 岸。

夜已将残，月已将残。

张洁洁坐起，轻抚边鬃的乱发。

楚留香的胸膛宽阔。

他的胸膛里究竟能容纳下多少爱？多少恨？张洁洁伏在他胸膛上，良久良久，忽然道：“起来，据带你到个地方去。”

楚留香道，“切里去？”

张清洁道，“一个好地方。”

楚留香道：“去干什么？”

张清洁道：“去找一今人。”

楚留香道：“找谁？”

张治洁眼被流动，一个字、一个字的慢慢道：“那只手的主人”女孩子们都都很妙，的确很够。

你若通着要问她一句话的时候，她就是偏偏不说，死也不说。

你着不问财，她也许反而一定要奋好你。

斑墙。

墙高得连红杏都探不出头来。明月仿佛就在墙头。

楚留香道：“你就是要指我到这里来？”

张洁洁道：“昭。”

楚留香道：“这里是什么地方？”

张洁洁没有回答，反而问道：“这道鸿泳能不能 k 得去。”

楚留香笑了笑，道：“天下还没有上不去的墙。”

张洁洁道：“那么你就上去。”

楚留香道：“然后呢？”张洁洁道：“然后再跳下去。”

楚留香道：“跳下去之后呢？”

张洁洁道：“墙下面有条小路，是用雨花台的采石铺成的。楚留香道：“好豪华的路。”张洁洁道：“你若不敢用脚走，用手也行，无论你怎么走，走到尽头，就会看到一片花林，好像是桃花，花林里有几间屋子。”

楚留香道：“然后呢？”

张洁洁道：“你走进那屋子，就可以找到你想找的那个人了。”

楚留香道：“就这么简单？”

张洁洁道：“就这么简单。”

她妈然一笑，又道：“天下事就是这样子的，看齐越复杂的事，其实却往往简单得很。”

楚留香道：“你至少应该告诉我，这究竟是个什么样的地方，那屋子里究竟是个怎么样的人？”

张洁洁道：“你既然很快就会知道，又何必必要我说 1 楚留香道：“但你又怎么会知道的呢 1 又怎么会知道那人一定在屋子里？”

张治洁不说话 7。

楚留香吸了口气，劳笑道：“我早就知道，我若娶问弥，48；一定不肯

说的。”

张洁洁抬起头，瞪着他，道：“你是不是也早就知道，你若故意不问，我反面告诉你了！”楚留香忽然在咳嗽。

张清洁瞪着他，忽然技起他的子重重咬了一口，整个人都跳了起来，凌空一个翻身，人已在四五丈外。“你简直不是人，是个猪，死猪，死不要脸的大活猪！”

她骂声还在楚留香的耳里，人却已不见了。

斑墙，好高的墙，

但天下哪里有楚留香上不去的墙？

楚留香站在墙头，被晚风一吹，人才清醒了些。但心里却还是乱得很糟的，也不知是什麽滋味。

张洁洁她究竟是个怎麽样脑女孩子，他实在无法了解。

但现在绝不是想这些事的时候。楚留香勉强使自己路挣下来，他知道自己现在若不能冷静，也许就永远无法冷静了。庭园深沉，虽然有几点灯光点缀在其间，看来还是一片黑暗。

“上了墙头，就跳下去。”

但下面究竟是个什麽样的地方呢？”

黑暗中究竟有什麽样东西在等着他。

楚留香不知道，可是他决心要冒险试一试。

他跳了下去。

## 第六章 断魂夜断肠人

一个人若要往上爬，就得要吃苦，要流汗。可是等他爬上去之後。

就会发觉他无论吃多少苦，无论流多少汗，都是值得的。

若要往下跳，就容易多了。

无论从哪里往下跳都很容易，而且往下坠落时那种感觉，通常都带着种罪恶助愉快。

直到他落下去之後，他才会後悔，因为下面很可能是个泥坑，是个陷阱，甚至是火坑。

那时他非但要受更多苦，流更多汗，有时甚至要流血。楚留香从高墙上跳了下去。他并没有流血，却已开始後悔。

在高墙上，他本已将这地方的环境，看得很清楚。

现在他才发觉自己到了个完全陌生的地方。刚他可以看得很远，这园子里每束花，每一棵树，本都在他眼下。

但现在他却忽然发现，刚看起来很窵小的花本都比他的人高些，几乎已完全挡住了他的视线。假如有个人就站在他前面的花树後，他都未必能看得见。一个人在高处时，总是比较看得远些，看得清楚些，但一等到他开始往下落时，他就往往会变得什麽都看不清了。

这或许也正是他往下落的原因。

“花林中的小轩，人就在那里。”

楚留香总算还记住了那方向，现狂他的入团已到了这里，施只有较那方向去走。

只有先走一步。算一步。

因为饱根本无法预料到这件事助结果，对这件事应有的发展和变化，他都完全不能控制、“这里究竟是什麼地方？”

“那个人究竟是锻？”

他连一点边郊游不出来。

晚风中带着幽雅的花香，楚留香摸了摸鼻子，忽然觉得自己很可笑。

他本不是如此鲁莽，如此大意的人，怎麼会做出这种事来呢？是不是他太信任张洁洁了？

可是他为什麼要如此信任一个女人呢？

这连他自己也不知道。

张洁洁根本就没有傲过一件能值得他完全信任的事情。

庭园源源。

风欧在木叶上，统统的响，衬得山下更幽静更神秘。

楚留香虽觉得这件事做得很可笑，但心里同时也觉得有种神秘和 E 张的刺激、就好像一个人突然接到份神秘的礼物，正要打开它看的时候，他田不勿道这礼物是谁送来的，也猜不出送来的是什麼。

所以他非打开看看不可。

那里面很可能是条杀人助毒剑，也狠可能是件他最希望能得到助东西。

这种事虽然冒险，但咆助确是称新奇助刺激。

楚留香本就是喜欢冒险的人。

是不是因为张洁洁已经很了解他，所以才故意用这种法子令他上当呢？

花林中的确有几间精致的小轩。

小轩在九曲桥上。

育石桥在夜色中看来，晶莹如玉。

窗子里还有灯，灯光是紫红色助，屋里的人是不是巴算准了楚留香要来，所以在如此深夜里，还在等着他。

在等着他的，难道又是个女人？

楚留香还不能确定，

现在他只能确定，这桥 L 绝对没有埋伏，也没有陷瞬。

所以他走了上去。

直走到门外，他才停下来。

他本不必停下来。

既已到了这用，到了这种情况，是本可一脚踢开门闯进去。

或许先一脚踢开这扇门，再踢开另一扇窗子然後闯进去。

或许先用指甲酷些口水，在窗纸—L 点破月牙小洞，看看园子里的情形。

别的人在这种情况下，都会用这几种法子的。

但楚留香不是别的人。

楚留香做事有他自己独特的法子。

他虽然也偷，偷各种东西，甚至偷香，但他用的却是最光明、最君子的那种偷法。

所以他去偷一个人的 j 西时，往往也同时会偷到那个人防心。

房门是掩着的。

楚留香居然轻轻敲了藏门，就擦一个君子去拜访他助朋友般敲了敲门。没有人回应。

楚留香再想敲门的时候，门却忽然开了。

他立刻看到一张绝美的脸。

女人防美也有很多种。

张洁洁的美是明朗的，生动的！艾青的美是成熟的，撩人的。

这女人却不同。

她也许没有张洁洁那么可爱，也没有艾育那撩人的风韵，但卸美得更优雅，更高贵。

张洁洁她们的美若是热的，这女人的美就是冷的。

冷得像冬夜中的寒月，冷得像寒月下助梅花。

连她的目光都是冷漠的，仿佛无论遇到任何事情，都不会吃惊。

所以，她看到楚留香时也没有吃惊，只是冷淡淡的打量了他两眼。

这种眼色居然看得楚留香觉得不安，甚至已好像有点脸红。

无论如何，半夜三更来敲一个陌生女孩子的门，总不是件很有面子的事。

他正想找几句比较聪明的话说说，替自己找个下台阶机会。

谁知她却已转身走了进去。

屋子多。

她慢慢的坐下来，忽然向另一张椅摆了摆手道：“请坐。”

这邀请不但来得突然，而且奇怪。

一个像她这样的女孩子，怎么会随随便便就邀请一个半夜三更来敲她房门的陌生男人，到她闺房里坐下来呢？

难道她早已知道来的这个人是谁。

楚留香虽然已坐下来，却还是觉得有些局促，有些不安。

他实在没有理由这样闯进一个陌生女孩子的房里来的。

假如这少女并不是他要找的人，和这件事没有关系，就算别人不说他，他自己也觉得很丢人。

他忍不住又摸鼻子。

在他心里不安的时候，除了摸鼻子外，好像就没有别的事可做，连一双手都不知应该放在哪里才好。

然后他就看到她的手伸过来，手里端着杯茶。

碧绿色的翡翠杯，碧绿脑浆，衬得她的手更白，白而晶莹，仿佛透明的玉。

她忽然淡淡的笑了笑，道：“这杯茶我刚喝过，你强不嫌脏？”没有人会嫌她脏。

她清静得就像一朵刚出水的白莲。

但这邀请也来得更突然，更奇怪。

一个像她这样的女孩子，怎么会随随便便就请一个陌生男人喝她自己喝过的茶呢？

楚留香看看她，终于也笑了笑，道：“多谢。”

他接过了这杯茶。

他忽然发现她的美不但优雅高贵，而且还捞着某种说不出的神秘气质，仿佛对任何事，都看得很淡很随便。

她请楚留香喝这杯茶，并不是种很亲密的动作，只不过因为她根本觉得这种事情无所谓，根本就不在乎。

她甚至好像根本就没有将楚留香放在心上。

楚留香被女人恨过，也被女人爱过，却从未受过女人如此冷淡。

冷淡得简直已接近轻蔑。

这种感觉虽令他觉得恼火，但对他说来，却也无疑是种新奇的经验。

新奇就是刺激。

也不知为了什麼，他忽然有了种征服这个女人购欲望。

也许每个男人看到这种女人时，都难免会有这种欲望。

楚留香将这杯茶喝了下去——因为他也一定要作出不在乎的样子。

对任何事都不在乎的样子。

何况他早已断定这杯茶里绝没有毒。

他对任何毒药都有种神秘而灵敏的反应，就好像一只久经训练的猎犬，总能嗅得出狐狸在哪里一样。

她冷冷淡淡的看着他，忽儿道：“这儿只有一个酒杯，因为从来都没有客人来过。”

楚留香的回答也很冷淡。

“我也不能算伤的客人。P”但你却是来找我的。lo“也许是。”

“也许？”

楚留香笑得也很冷淡：“现在我只能这样说，因为我还不知道你逐币是我要找的人。”

“你要找的是谁？”

“有个人好像一定要我死？”

“所以你也想要他死？”

楚留香又淡淡的笑了笑：“自己不想死的人，通常也不想要别人死。”

这句话的另一方面也同样正确。

“低若想杀人，就得准备着被杀”她还在看着楚留香，美丽而路谈的眼睛里。忽然铭出很奇怪的表情2“你想要的是什麼？”

“我想知道一件事。”

“什麼事？”

“这个人是谁，为什麼要杀我？”她忽然站起来，走向窗下，推开窗子，让晚风吹乱她的发丝。

很久之後，她好像才下了决心。

忽然道：“你要找的人就是我”窗外夜色凄清，窗下的人白衣如雪。

她背着楚留香，并没有回过头，镶肢在轻衣中不胜一握。

这麼样一个人，居然会是个阴险恶毒的凶手？楚留香不能相信，却又不能不信。

没有人愿意承认自己是四手，除非他真是凶手，而且已到了不能不承认购时候。

楚留香看着她的背影，还是忍不住要问：“真助是称要杀我？”

“那些人都是你找来杀我的？”

“是。”

“你认得我。”

“不认得。”

“不认得为什麼要杀我？”

没有答复。

“艾青呢？她们姐姪是石是被你绑走购？她们的人在哪里？”

还是没有答复。

楚留香叹了口气，拎冷道：“你难道一定要我逼你，你才肯开口 T”她忽然转过身。盯着楚留香。

她眼睛里的表情更奇怪，好像在看楚留香，又好像什麼都没有看见。

又过了很久，她才一字字慢慢的说道：“你要问的话，我都可以说出来。”

楚留香道：“你为什麼不说？”

她的声音更低，道：“在这里我不能说。”

楚留香道：“要在什麼地方你才能说。”

她的声音已低如耳语，只说了两个字：“床上。”

屋角里有扇门。

轻帘被风吹起来的时候，就可以看到屋里的一张床。

床前低垂着珍珠罗帐。

她已走进去，走入罗张里。

她的人如在雾里。

“床上，你若想睡，就跟我上床。”

楚留香做梦也想不到会从她这麼样一个女孩子切里，听到这种话。

这实在不能算是句很优雅的话，当然更不高贵。

无论是个什麼样助女孩子，在你面前说出这种话，你就算很掬快，也同样会觉得这女人很低贱。

可是她，却不同。

她在楚留香面前说这句话的时候，楚留香既没有觉得很偷侠，也没有觉得她是个狠低贱的女人。

因为她对你这麼样，并没有表示出她喜欢你，也没有表示出她要你。

她只不过要你这麼样做。

因为她对这种事根本看得很淡，根本不在乎 n 也许她并不是真的这样，但无论如何，她的确已使楚留香有了这种感觉。

这种感觉通常都会令人心里很不舒服。

雪白胸衣服已褪下，她的阑体却更白，自面晶莹。

那已不是凡俗的美，已美得圣洁，美得接近神。

你也许日日夜夜都在幻想着这麼一个女人，但我可以保证，你就算在幻想中，也绝不会真的奢望能得到这麼样一个女人。

因为那本不是见人所能接近，所能得到的。

你可以去幻想她，去崇拜她，但你却不敢去冒犯她。

假如现在偏偏就有这麼样一个女人在等着你，你也知道自己一定可以得到她。

而且不费吹灰之力，你心里怎麼想？，楚留香好像什麼都没有想。

在这种时候，一两动作比一吨思想都有用。

他慢慢的走过去，掀起了罗帐。

屋里也有灯。

屋内的灯光忽然满洒在她身上。

她身上如缎子般的发着光，眼睛里也发出了光，可是她并没有看楚留香。

她目光仿佛还停在某处非常遥远的地方。

楚留香却在看着她，似已不能不看她。

她当然知道他在看她，却还是静静的站在那里，没有动，也没有说话。

她还是不在乎。

她要你这么做，可是她自己却不在乎——她既没挑逗你，更没有引诱你，只不过要你这样败。

她简直拎得可怕。

但最拎的冰也正如火焰一样，弥去摸它时，也同时会有种被火焰灼烧的感觉。

楚留香心里也似已有般火焰燃起。

若是别的男人，现在一定用力换位她的头发，将她拉在自己怀里，让她知道伤是个男人。

让她知道你才是真正的强者。但楚留香却只不过轻轻撒起了她助手。

她的手纤秀美丽，十指尖尖，手心柔软得如同婴儿舱脸。

婴儿的脑总是苹果色的，她手心也正是这种颜色。

甚至连楚留香都没有看过如此美丽助手。

因为他看过的女人，练过武功之后，手上都难免留下些理疵。

这双手却是完美无理的。

楚留香低下头，目光活着她柔和的曲线滑下，停留在她踝上。

她的足踝也同样纤秀而美丽。

就算最小心的女人，练过武之后，足踝也难免会变得粗些。她显然绝不是练过武的女人。

楚留香轻轻吐出口气，慢慢的抬起头。忽然发现她已看着他，眼睛里仿佛有种冷淡讥讽和笑意，淡淡道：“你好像很懂得看女人。”

他的确懂得。

有经验的男人看女人，通常都先从手脚看起，但这绝不是君子的看法。

她又笑了笑，淡道：“现在你是否已满意？”就算是最会挑剔的男人，也绝不会对她不满意的，所以楚留香根本用不着回答。

她还在淡笑，目光却似又回到远方，过了很久，才轻轻道：“抱我到床上去。”

楚留香抱起了她。床并不太大，却很柔软。雪白的床单好像则换过，连一点皱纹都没有。

无论对哪种男人来说，这张床也绝没有什么可以挑剔的地方。理想的女人，理想的床。

在这种情况下，男人还能有什么拒绝的理由呢？楚留香抱起了她，轻轻放在床上。

她已在等着，已准备接受。

楚留香只要去得到就行，完全没有什么是值得烦恼扭心的。因为这件事根本没有勉强。

屋子里没有别的人，她绝不会武功，床上也绝没有秘密。

这种好事到四里找去？他还在等什么？为什么他还站在那里不动，看起来反而比刚更冷静。

难道他又看出一些别人看不到事？

她等了很久，才转过脸，看着他，谈谈道：“你不想知道那些事？”

楚留香道：“我想。”

她又问：“你不想我？”楚留香道：“我想。”

她目中终于撼出笑意，道：“田然你想，为什么还不来？”

楚留香终于长长叹了口气，一字一字道：“是谁要你这么傲气，你为什么耍——”这句话还没有说完，突听“国”的一声，就好像有面钢锣被人自高处重重的摔在地上。

接着，就是一个女人惊呼。

“捉Q，快来捉贼这里有个果花减。”

只叫了两声就停止。然后四面又是一片寂静，叫声好像没有人听见。

她脸上完全没有丝毫的惊异的表情，什么样的表情都没有。

这世上好像根本就没有什么值得她开心的事。过了很久，她忽然问了句很奇怪的话。

她看着楚留香，忽然问道：“你是个君子？还是个聪明人？”

楚留香道：“两样都不是。”

她问：“你是什么？”

楚留香笑了笑：“也许我只不过是个傻子。”

她忽然也笑了笑：“也许你根本就不是个人。”

直到这时。她目中才真的有了笑意。但那也是种很微妙，很难捉摸的笑意，就连笑随时，她心里都有种说不出的幽怨和辛酸。楚留香看着她，忽然也问了句很奇怪的话。

他忽问道：“你知不知道我本来以为你一定会失望的。”

沉默了很久，她才慢慢的点了点头，幽幽道：“我知道，就连我自己，都以为我一定会很失望的。”

楚留香道：“但现在你好像并不觉得失望。”

她想了想，淡淡道：“那也许只因为我从来都没有真的那么样的盼望过。”

楚留香道：“你盼望过什么？”

她又笑了笑，一字一字道：“什么都没有，现在我已经很满足。”

她真的已很满足？楚留香似乎还想再问，但看到她那双充满了寂寞和幽怨的眸子，心里忽然也觉得有种说不出的酸楚。

他不忍再问，就悄悄转过身，悄悄的走了出去。可是他本来想问究竟是什么？

她又有什麼令人不能问、不忍问的秘密隐痛？楚留香认为她盼望的是什麼？失望的又是什麼？

她究竟是不是这件事的主谋？这些问题有谁能答复？

楚留香悄悄的走了，她在看着。外面的灯光不知何时已熄灭。

她看着楚留香的身影慢慢的消失——然后她所能看到的就只有一片黑暗2 绝望的黑暗。

她目少忽然涌出一串珍珠般的泪珠。珠泪沾湿了枕头——。

## 第七章 九曲桥上



窗子虽然是开着的。  
但却看不见窗外的星光月色。  
楚留香木立在黑暗中。  
他悄悄来，现在又悄悄的定。  
既没有留下什麼，也没有带走什麼。  
可是他脑上助表情为什麼如此痛苦？他为什麼痛苦？为谁痛苦？  
来的时候他只敲了敲门，就这样简单地进来了。  
走的时候他连一声“珍重”都没有说，就这样简简单单的走了。  
在这里他虽没有得到什麼，却也没有失去什麼。  
在他充满了传奇的危險的一生中，这好像只不过是个很平淡的插曲，  
既不值得回忆，更不值得向人们诉说。但他自己却知道，这件事是他毕生难以忘怀的。  
因为他从来也没有如此接近死亡过。  
“只有看不见的危險，才是最可怕的！”  
他是不是真的已看出了危險在聊里？他究竟看出了什麼？  
这也只有他自己才知道，只可惜他也许永远也不会说了。  
夜更静寂。  
罢那一声锣音和那一声大叫，仿佛根本没有惊动任何人。  
难道这里根本就没有别的人？  
至少总应该有一个——那大叫的女人。  
为什麼她只叫了一声  
z 她从哪里来的？为什麼又忽然走了？  
她是谁？  
这些问题也许连楚留香都无法答复。  
有风欧过的时候，他仿佛听到屬於里传出一阵轻轻的吸泣声。  
他想回头，却又忍住，  
因为他知道，既不能安慰她，也不能分担她的悲哀和痛苦——除了同情外，他什麼都不能做。  
他只有狠下心来，赶快走，赶快将这件事结束。  
他这一生也从未如此狠心过。  
罢来的时候，他本觉得自己很可笑，现在却觉得自己很可恶。  
又有风欧过，他忽然推门走了出去。  
他征住。  
花园里很静，一点声音都没有，仅却有人。  
一长排人，就像是一长排树，静静的等在黑暗中，动也不动。  
楚留香看不见他们的脸，也看不出他们究竟有多少人，只看见他们的弓，他们助刀。  
杯已L弦，刀已出鞘。  
屋子在桥上，桥在荷塘间。他们已将这花林中的荷塘完全包围住。  
但他们来曲时候，却连一点声音都没有，这麼多人的脚步声，居然能瞒过楚留香。  
楚留香只有苦笑。

当时他的思想确实太乱，想的事确实太多。

这些人的脚步声也实在太轻，只有经过严格训练的人，才会有这麽样的脚步声，才能在无声无息中将弓上弦，刀出鞘。

但真正可怕的并不是他们，  
可怕的是那个训练他们的人！

就在这时，九曲桥头上，忽然有两只燃烧着的火把高高举起。

在黑暗中突然亮起的火光，总是令人眩目的。

眩目的火光，朋亮了一个人的脸。

楚留香总算看见了这个人，看清了这个人。

此刻他最不愿看见的，也正是这个人。

决万福万寿园最有极威的人，几乎就已可算是江南武林中最有要威的人。

这个人并非小是金老太太，她已刚刚成为一种福寿双全的象征，已刚刚成为很多人的偶象。

真正掌握着权威的人是金四爷。

他一只手掌握着亿万财富，另一只手掌握着江南武林中大半人的生死和命运。

眩目的火光，照亮了一个人的脸。

一张充满了勇气、决心和坚强自信的脸，一个像貌威武，宽饱大袖的中年人。

桥头摆着大而舒服的太师椅。

金四爷头密用黑缎子随随便便的拥了吕，脚下也随随便便套了双多耳麻鞋，就这样随随便便的坐在那里。

仅却绝没有人敢随随便便的看他一眼，更没有人敢在他面前随随便便购说一句。

有种人无论是站着，是坐着，还是躺着，都带着种说不出的威武。

金四爷就是这种人。

楚留香看着他，也知道他是那种人。

他知不知道楚留香是哪种人呢？

楚留香叹了口气，终于走了过去，等他走到金四爷面前时，脸色已很平静。

能看到楚留香脸上有惊慌之色的人并不多。

金四爷那双鹰一般锐利的眸子，正盯在他脑上，忽然道。”原来是你。”

楚留香道：“是我。”

金四爷冷冷道：“我们还真没有想到是你。v 楚留香笑了笑，道：“我也设想到金四爷居然还认得我。”

金四爷沉着脸，道：“像你这样的人，我只要看过一眼，就绝不会志 t 己。”

楚留香道：“哦。”

金四爷道：“你有张很特别的脸。”

楚留香道：“我的脸特别。”

金四爷道；“无论谁有你这麽样一张脸，再想规规矩矩做人人都难得很。”

楚留香又笑了，又摸了摸鼻子。

他本来是磁摸自己脸的，却还是忍不住要摸在鼻子上。

金四爷冷冷道：“所以戳一眼就看出你绝不是个规规矩矩的人。”

楚留香道：“所以你才没有忘记我。”

金四爷道：“哼。”

楚留香道：“但我也没有忘记金四爷。”

他微笑着，义道：“像金四爷这样的人，无论谁看一眼，都很难忘记。”

金四爷的脸色变了变，厉声道：“你既然认得我，我就不该来。”楚留香叹了口气道：“只可惜我已经来了。”

金四爷道：“你知不知道这里是什麼地方？”

楚留香道：“不知道。”

他本来的确不知道。就算他早已知道还是一样会来。

金四爷道：“你知不知道三十年来，还没有一个人胆敢随意闯入这勤”

楚留香道：“不知道。”

金四爷道：“你怎麼到这里来的？”

楚留香苦笑：“就这样糊里糊涂的来了。”

金四爷瞪着他看了半天，忽又道：“你连刚看见的是谁都不知道。| 楚留香道：“不知道，却很想知道。”

金四爷一字一字道：“她是我女儿？”楚留香又怔住了，这下予才真的怔住了。

金四爷表情变得很奇怪，沉声道：“你若是看到有人半夜里从你女儿屋里走出来，你会怎麼样去对付他？”

这句话问得好像也有点奇怪。

楚留香却还是招摇头，道：“不知道。”

这次他说不是真话。

其实他当然也细道，在这种情况下，做父亲的人通常只有两种法子——着不打死那小於，只有逼他娶自己的女儿做老婆。

金四爷脸上现出怒容，厉声道：“你真不知道？”

楚留香道：“我没有女儿。”

金四爷怒道：“你知道什麼？”

楚留香忽然长长叹了口气，道：“到现在为止，我只知道一件事。p 金四爷道：“哪件事？”

楚留香苦笑：“我只知道我自己好像已掉进个圈套里，忽然间就莫名其妙的掉了下去。”

他的确有点莫名其妙。等他发现这是个圈套时，绳子已套住了他的脖子。

金四爷脸色又变了，厉声道：“圈套什麼圈套 70 楚留香道：“不知道。”

他苦笑着，接着道：“我若知道这是个什麼样的圈套，就不会掉下来了。”

金四爷冷冷道：“你是不是一还想跳出去。”

楚留香道：“的确很难。”

金四爷道：“你知不知道要怎麼样才能出得去萨楚留香道：“不知道。”

金四爷目光忽又变得很奇怪，道：“只有一种法子。”

楚留香道，“请教。”

金四爷沉声道：“只要你忘记这是个圈套，你就已不在这圈套里？”

楚留香摄了想，道：“这句话我不太懂。”

金四爷道：“你着忘记这是个圈套，哪里还有什麼圈套？”

楚留香又想了想，道：“我还是顷个懂。”

金四爷沉下了股，道：“要怎样你才撞。”

楚留香道：“不知道。”

金四爷厉声逼：“好，我告诉你！”他霍然长身而起，忽然已站在楚留香面前。左掌花楚留香眼前挥过，右手闪电般抓楚留香的腕子。这并不能算是很精妙的招式。

楚留香七八岁的时候，就已学会对付这种招式的法子。

他就算闭上眼，再绑任一只手，一条腿，也能避开这一着。

但金四爷的招式却已变了，忽然间就变了，也不知是怎麼变的。

楚留香忽然发现金四爷的右手在他眼前，本来在他眼前额那只左手，竟已扣住了他的腕子。

他这才吃了一惊。

这一两年来，他会过的绝顶商手，比别人一生中听说得还多。石观音曲身法，“水母”阴姬的掌力，编组公于曲暗器，薛衣人的剑。——可说无一不是登峰造极的武功，每一关使出，似乎都有令人不得不拍案叫绝的变化，不能不惊心动魄的威力。

但楚留香却从未见过，像金四爷这一招那麼简单，那麼有效助武功。

这一招好掇就是准备用来对付楚留香的。

楚留香的脑子立刻被扣住。

金四爷低。b 一声，额上青筋一撮撮凸起，手臂反抡，竟格楚留香整个人摔了出去。

他拍了拍手。吐出口气，脸上也不禁露出得意之色，居然对自己曲武功觉得很满意。

推一招能将楚留香摔出去，都应该对自己很满意。

眼看着楚留香肋头就要撞上桥畔的石校，金四爷就慢慢的转过身，挥挥手，意思是要他的家丁们将楚留香的体拾去。

他已不准备再看见楚留香这个人。

一个人胸脑袋被撞得稀烂，并不是件很好看的事。

谁知他刚转过身，就看见一个人笑嘻嘻的站在他面前看着他。这人正是他永远不想再看到的那人。

金四爷构股突然僵硬。

楚留香正站在他面前，笑噙噙的看着他，全身上下都完整得好像刚从封植个拿出来的瓷器，连一点撞坏的地方都没有。

金四爷的目光从他的头看到脚，又从他的脚看到头，上上下下看了两遍，忽然冷冷一笑，道：“好好功夫”楚留香也笑了笑道：“你的功夫也不错。”

金四爷道：“你再试试这一招”说话助时候他已出手。

他每个字都说得慢，出手更慢，慢得出奇。

楚留香看看他的手。

他的手粗而短，但却保养得很好，指甲也修剪得很乾淨；而且不像其他那些养尊处优的大爷一样，小指上并没有留着很长助指中，来表示自己什麼事都可以不必做。

这双手虽然绝不会令人觉得呕心。

但有时却的确可以令人送命

他左手的指头看来更粗硬、更强，居然也更有力量。

现在他的左手虽已抡起，却没有动，左手也动得很慢，慢慢的向楚留香伸过去，好像想握一握控田香的手，跟他交个朋友。

现在这只手看来的确连一点危险都没有。

但也只有看不见的危险，才是真正的危险。

这道理楚留香是不是懂得？

他好像不懂。

所以等他看出这只手有危险时，已来不及了！

忽然间，楚留香发现自己两只手都已在这只手的力量控制下。

无论他的手指想怎么动，手腕都很可能立刻被这双手扣住。

金四爷的手背上青筋也已凸起，指尖距离楚留香的腕子已不及三寸。

楚留香轻轻的叹了口气。

就在这时，金四爷的手指已扣住了他的腕子——不是右手，是左腕。

他的右手还停在那里，左手却已突然闪电般的探出。

这种招式说来并不玄妙，甚至可以说是很陈旧很老套的变化。

但他却用得实在太快，太有效！

楚留香的注意力好像已完全集中在他右手上，根本没有防备他这只左手。

要命的左手。

金四爷再次低吨一声，楚留香的人头立刻又被抢了过去眼看着他又要撞上桥墩石柱。

这次金四爷既没有转身的意思，也没有准备再看的意思。

他目光灼灼，瞬也不瞬的盯着楚留香。

几十个人站在这里，四下里却静得像完全没有人一样。

没有人欢呼，也没有人喝聚。

这些人已被训练得铁石般冷静，金四爷一着得手，他们甚至连手里已张满了的弓弦都没有颤动一下。

但他们的眼睛却也不能不去看楚留香。

在每个人心中计算中，都认为楚留香的头要撞上石柱时，楚留香的身子突然凌空一转——就像是鱼在水中一转。

这一转非但没有丝毫勉强，而且优美文雅如舞蹈。

看到楚留香的轻功身法，简直就好像看着一个久经训练的人的舞姿，在你面前随着乐曲起舞一样。

几乎就在他转身的同一刹那间，他的人已回到了金四爷面前。

金四爷的眼睛始终没有离开过他，也就在这同一刹那间，突又出手。

谁也没有看清他的动作。只看见楚留香的身子又被抡起，死鱼艇被摔了出去，只不过换了个不同的姿势而已。

但他用的方法却还是和刚一样。

眼见着他要撞上石柱时，他身子突又一转，人已回到金四爷面前。

只听一声霹雷般的大唱。

金四爷的身子似已暴长半尺，似已将全身力量都用作这孤注一掷。

楚留香如箭一般向后飞出。

他第四次被摔出去。

这一摔之力何止千斤，楚留香似乎已完全失去控制。在这种力量下，

根本就没有人还能控制自己。

眼看着他这次势必已将撞上石按，但却忽然从石接栏杆穿了过去。

他脚尖勾住了石柱，用力一勾，忽然又从栏杆间穿了回来，来势仿佛比去势还急，到了金四爷面前，才突转身。

就像是鱼在水中轻轻一转。

然后他的人就轻飘飘的落在金四爷曲面前，脸还是带着那种懒惰散散的笑容，就好像始终都一直站在那里，根本没有动过。

没有人动，没有人出声。

但每个人眼睛都不禁露出惊叹之色。

这一战虽然是他们亲眼看见的，但直到现在，他们似乎还不能相信自己的眼睛。

人有很多种。但大多数人都属于同一种。

这种人做的每件事，似乎都在预料中——在别人助预搏中，也在自己的预料中。

他们日出而作，日落而息。

他们工作，然后就等着收获。

他们总不会有太大的欢乐，也不会有太大的痛苦，他们乎平凡见的活着，很少会引起别人的惊奇，也不会被人羡慕。但他们却是这世界不可缺少的。

楚留香不是这种人。

他做每件事，似乎都不是别人预料得到的，似乎难以令人相信，因为他天生就是传奇的人物。

火把的火光在闪动。闻动的火光，照着金四爷的脸。

他脸上并没有有什么表情，但额上却似已有汗珠在火光下闪动。

他凝视着楚留香。目光已有很久很久没有移动。

金四爷忽然道：“好，好功夫。”

楚留香微笑道：“伤的功夫也不错”还是和刚同样的两句话，但现在听起来，味道却已不同。

金四爷忽然转身，慢慢的走回去，坐下来。挤于宽而舒服。

楚留香却只有站着。

金四爷看着他站在那里，脸上还是一丝表情也没有，汗却已于了。

楚留香忽然也转过身，定回那水阁。

金四爷看着他，既没有胆拦，也没有开口。

等了半晌，就看到楚留香又走了出来，搬着张椅子走了出来。

他格椅子放到金四爷的对面，坐下。椅子宽大而舒服。

两人就这样面对面的坐着，面对面看着，谁也没有开口。

也不知过了多久，金四爷忽然挥了挥手。

几乎就在这一瞬间，弓已收弦，刀已入圈，数十人同时退入黑暗中，连一点声音都没有发出，连脚步声都没有。只有桥头的两个人，仍然高举着火把，石像般站在那里。

火焰在闪动。

金四爷突又接了探手，道：“酒来。”

他说的话好像某种神奇魔咒。忽然间，酒菜已摆在桌上，泉予已摆在他们面前。食盒中摆着八色菜，精致而悦目。

酒是琉璃色的。斟满金杯。

金四爷慢慢的举起金杯，道：“请。”

楚留香举杯一饮而尽，道：“好酒。”

金四爷道；“英雄当饮好酒。”

楚留香道：“不敢。”

金四爷沉声道：“昔日青梅煮酒，快论英雄，佳话永传千古，却不知今日之你我，是否能比得上昔日之刘曹。”

楚留香忍不住笑了，道：“比不上。至少我比不上。”

金四爷道：“怎见得？”

楚留香道：“英雄绝不会坐在别人的圈套里定不出去。”

金四爷沉下了脸，默默良久，一字一字道：“人若还在圈套里，怎能叫西服服助坐着。”

圈套里的人总是细着的。

楚留香目光闪动，微笑道：“如此说来，莫非我已走了出去？”金四爷道：“那还得看你。”

楚留香道：“哦”金四爷又沉默了很久，忽然长叹一声，道：“你做过父亲没有？”

楚留香道：“没有。”

金四爷道：“但为人父的，总该明白做父亲并不是件容易的事。楚留香道：“的确不容易。”

金四爷神情忽然变得很消沉，倾满金杯，一饮而尽，长叹道：唉其是做一个垂死女儿的父亲，那更不容易。”

楚留香也四了口气，道：“我明白。”

金四爷突又始起头，目光刀一般盯在他脸上，厉声道：“你还明白什么？”

楚留香道：“我明白的事本来很多，只可惜有很多却已忘记了。”

金四爷道：“你又是忘记了什么？”

楚留香道：“忘记的是那些不该记得的事。”

金四爷目光垂落，看着自己的手，又过了很久，才缓缓道：“这件事你也会忘记？”

楚留香笑了笑，道：“也许我现在就已忘了。”

金四爷道：“从此再也不会记起？”

楚留香道：“绝不会。”

金四爷道：“这话是谁说的？”楚留香道，“楚留香说的。”

金四爷忽又始起头，看着他，但换防举起金杯道：“请。p 楚留香一饮而尽，道：“好酒。”

金四爷道：“英雄当饮好酒。”

楚留香道：“多谢。”

金四爷仰天面笑，大笑三声，忽然长身而起，大步走了出去，走入黑暗里。

火把立刻熄灭，天地阔变得一片黑暗，石像级站在桥头的两个人也跟着消失在黑暗里。

没有脚步声，什么声音都没有。

楚留香一个人静静的坐在黑暗里，凝视着手里的金杯。金杯在星光下

闻着光。

他很想将这件事从头到尾再想一道，但思想却乱得很，根本无法集中起来思索一件事。

因为这件事根本就不像是真的，根本就不像是真的发生过。

世上怎麽会有这种荒谬离奇的事发生？这连他自己都无法相信。

但金杯仍在闪着光。金杯是真的。

楚留香轻轻四了口气，始起头，前面是一片无边无际助黑暗。再回头，屋子里的灯也已灭了。

人呢？楚留香忽然发现人已到了娇上，正挽着栏杆，默蛾的看着他。

白衣如雪，星瞬膝脆，也不知藏着多少愁苦。但却没有任何人能看得出。

别人能从她眼里看到的只是一种绝望的空洞。

“做一个垂死女儿的父亲，的确太不容易。”

没有一个父亲能看着自己的女儿死的b死，慢健的死……

楚留香忽然觉得金四爷也很值得同情，因为他承受的痛苦，也许比他女儿更多。

她看着楚留香，日中似已有泪光，忽然道：“现在你是不是已经完全明白了？”

楚留香点点头。但他愿自己永远不明白，世上有些事真象实在太可怕，太丑恶。

她又问道：“你要走？”楚留香苦笑。

她垂下头，轻轻道：“你一定很後悔，根本就不该来助。”

楚留香道：“但我已经来了。”

她凝视着桥下的流水，道：“休怎麽会来的，你自己勿不知道 7D 楚留香叹道：“不知道也好。”

她忽又始起头，凝视楚留香，道：“你钢不知道我以前看过你 z0 楚留香摇头。她慢慢的接着道：“就因为我看你，所以才要你来。”

楚留香道：“是你想法子要我来的？”

她点了点头，声音轻如耳语。

“别人都说，我这种病只有一种法子能治得好……只有跟男人在一起之後，才能治碍好，可是我从来也没有试过。”

“为什麼？”

“我不信，也不愿意。”

“不愿意害别人？”

“裁并不是个那麽好的女人，可是武……”

“你怎麽样 70”费讨厌男人，一碰到男人就恶他 L。”

她空洞购眼睛里忽续有了某种又飘渺，又虚纫的情感。

所以她立刻避开—楚留香的眼睛，轻轻道：“我要你来，只因为我不讨厌你—。”

楚留香只有沉默。他实在不知道自己该说什麼。

无论如何，一个女孩子告诉你，她不讨厌你，总是件值得高兴的事。

但在这种情况下，他实在没法子高兴起来。

她也沉默了很久，才接着道：“这些话我习 4D 该说出来的。”

楚留香道：“你为什麼要说？”



她的手紧握着栏杆，好冷的栏杆，一直可以冷得进入心里。

“我说出来，只因为我想求你一件多。”

“什么事？”

“不要怪我父亲，也不要怪别人，因为这件事错的是我，你只能怪我。”

楚留香沉思着，忽然问道：“你以为我会怪什么人？”

“那个要你来的人。”

“你知道她是谁？”

她摇摇头，淡淡道：“我只知道有些人为了十万两银子，连自己兄弟都一样会出卖的。”

楚留香立刻追问：“你不认得张洁洁。”

“谁是张洁洁？”

“艾青？卜阿鹃呢？你也不认得她们？”

“这些名字我根本从未听说过。”

楚留香又沉默了很久忽然长叹道：贸实体也该怪你自己。”

“为什么？”

“因为你也是被人利用的...。披利用作杀我的工具”她张开了眼睛，仿佛很惊讶：“是谁利用了我？是谁想杀你？”

楚留香笑了，淡淡笑道：“现在我还不钢道，但总有一天我会找到她的”高墙上风更冷。站在墙头，依稀还可以看见她一身白衣如雪。

她还在倚苔栏杆，发冷的栏杆，但世上还有什么能比她的心更冷。

“投只求你一件事，只求你莫要恨我父亲。”

楚留香绝不恨他们，只觉得他们值得怜悯，值得同情。他们也和楚留香同样是在被人利用，同样是被害的人。楚留香应该恨的是谁呢？

“你一定很质悔，根本就不该来的。”

他的确很後悔，後悔不该太信任张演洁，他只希望能见到她。那时他说不定会撤任她的头发，问个清楚，问她为什么这样害人。

但他也知道，自己这一生怕永远再也不会看到张洁洁了。

她当然绝不敢再来见他。他也没法子找到她。

除了知道她的名字明张洁洁之外，他对她这个人根本一无所知。

甚至连这名字究竟是真假，他都不知道。

现实能永远不见她也好，反而落得太平些。”

这样的女孩子除了害你，害得你头晕脑涨，头大如斗之外，对你还能有什么别的好处？

但也不知为了什么，只要想到以后永远再也看不到她时，楚留香心里就会觉得有种说不出的修恼，仿佛突然失落了什么。

斑墙亡的风真冷。楚留香轻轻吸了口气，从墙头缆了下去。

这次跳下时他并不觉得惶恐，因为他很有把握。

他知道自己会落到什么地方。那既不是陷断，也不是火坑，只不过是条很僻静的小巷子。

他可以尽量放心。他太放心了。直到他落下去之后，才发觉下面虽没有火坑，却有个水盆。他的人恰巧就落夜这水盆里。然后他立刻就听到一个人的笑声。

## 第八章 月下水中月

楚留香喜欢笑。

他不但喜欢自己笑，也喜欢听调入笑，看别人笑。因为他总认为笑不但能令自己精神振奋，也能令别人快乐欢愉。

就是最丑陋的人，脸上若有了从心底发出的笑容，看起来也会显得容光焕发，可爱的多。

就算世界最美妙的音乐，也比不上真诚的笑声那样能令人鼓舞振奋。

现在楚留香听到这笑声，本身就曲确比音乐更说耳动听。

可是楚留香现在听到这笑声，却好像突然被人抽了一鞭子。

他听得出这真正是张稻洁的笑声。

楚留香绝不会跃进一个大众盆里……除了铗 8BB9 时候外，他绝添会像这样“扑通”一下子，跃进一个大众盆里。

无论从什麼地方跳下都不会。他就算是从很高的地方跪下来，就算不知道下面有个大盆水在等着他，也绝不会真的跃进去。

“楚留香曲轻功无双”这句话，并不是胡说八道的。

可是他现在却助的确确的“扑通”一下子就跃进了这水盆里。只因为他刚港备换气的时候，就忽然听到了张洁洁的笑声。

一听到张洁洁的笑声，他准备要换助那口气，就好 d0 忽然被人独技了。

水很冷，居然还带着种摄予花的味道。

楚留香炮火气却已大贸足尼可以料这盆水绕辣。

他并不是个开不起玩笑的人，若在乎时，疆着了这种事，他一定会笑得比谁都厉害。

但现在他的心里却实在不适于开玩笑。

无论谁劳刚被人糊盘棚徐的送去做替死鬼，又被同一个人送进一盆冷水里，他若还没有火气，那才真是怪事。

张治涪笑得好开心。

楚留香索性坐了下来，坐在冷水里。

他坐下来之後，才转头去看张洁洁，仿佛生怕自己看到她之後会气得爆炸。

他看到了张治涪。他没有爆炸。

忽然间，他也笑 To

无论你在什麼时候，什麼地方看到张洁洁，她总是整整齐齐，干乾淨净的样子，就好像一枚刚剥开的硬壳果。

但这次她看来却像是一只落汤鸡。

她从头到脚都是湿琳琳购，居然也坐在一个大水盆里。正用手掏着水，往自己头上琳，一面吃吃的笑道：“好凉快哟，好凉快，你若能在附近几百里地里，找到一个比这里更凉快的地方，我就佩服你。”

楚留香大笑道：“我找不着。”

他本不想笑的，连一点笑随意思也没有。

但现在他笑得好像比张洁洁开心。

张洁洁笑道 s“你若猜得出这两个水益是怎弄来购，我也佩服我。”

楚留香道：“我猜不出。”

谤本就不想猜。

张洁渣的事，本来就是谁都猜不出的。

你就算打破头也游不出。

她瞪着眼，笑得连眼泪都快流了下来，那双新月般的小眼睛，看起来就更可爱。

楚留香看着她的眼睛，忽然跳了起来，踢进她那个水盆里。

张洁洁娇笑着，用力去推他，喘息着道：环行，添许你到这里来，我们一个人一个水盆，谁也不许抢别人的。”

楚留香笑道：“我偏要来，我那个水盆没有你这个好。”

张洁洁道：“谁说的？”

楚留香道：“我说的...—休这盆水比我那盆水香。”

张结核吃吃笑道：“我刚近这里洗过脚，你喜欢用我的洗脚水。”

她用力推楚留香。

楚留香硬是赖着不走，她推不动。忽然间，她的手好像已发软了，全身发软了。

她好香，比振子花还得。

楚留香忍不住抱住了她，用刚刮出来的胡子去刺她的脸。

勉整个人都缩了起来，咬着嘴唇道：“你胡子几时变得这么粗助？”

楚留香道：“刚。”

张洁洁道：“刚？”

楚留香道：“一个人火气大时时候，胡子就会长得特别快。”

张洁洁瞪着眼，道：“伤在生谁的气。”

楚留香道：“生你的气。”

张洁洁道：“你既然生我的气，为什么不揍我一顿，反来讲命抱住我？”

她激着楚留香，眼被温柔得仿佛水中月，月下的水。

楚留香忽然把她身子翻过来，按在自己身上，用力打她屁股。

其实他并没有太用力，张洁洁却叫得根用力。

她又笑又叫，一面还用脚踢，踢楚留香，踢水，踢水盆。

那宽宽助裤脚被他踢得卷了起来，露出了她的纤巧的足，雪白晶莹曲小腿。

也露出了她的胸。

楚留香终于看到了她的胸。、他赤着胸，没有穿鞍袜，就好镶真的刚踩过脚，她的脚干净、纤巧、秀气。

楚留香看过很多女人助胸，但现在却好像第一次看到女人脚一样。

他的手不知什么时候已经停了下来。

张洁洁嘴里轻轻喘息着，抬起头，对着他的眼睛，咬着嘴唇道，“伤在看什么？”

楚留香没有听见。过了很久，才叹息了一声，喃喃道：“我现在总算明白一件事了。”

张洁洁道：“什么事？”

控田香道：“眼睛好看的女人，脚也一定不会太难看。”

张洁洁助脚立翘缩了起来，红着脸道：“你这双威服，为什么总不往好的地方看。”

楚留香故意板起脸道：“谁说我总不往好地方看，你若能在附近几百里地里，找到比这更好看的地方，我就佩服你。”

张洁洁红着脸，瞪着他，突然一日往他鼻上咬了过去。

她咬到了。

没有声音，连笑声都没有。”

两个人躲在水盆里，仿佛生怕天上星星会来偷听。

水很冷，但在他们感觉中，却已温暖得有如阳光下的春光。

现在既不是春天，也没有阳光。

春天在他们心里。阳光在他们曲眼睛里。

也不知过了多久，张洁洁才呻略般四了口气，轻轻道，“伤好狠心，打得我好疼。”

：楚留香道：“我本应该再打重些。”

张洁洁道：“为什麼，难道你以为我是故意在骗你，故意想害伤吗？”  
楚留香道：“你难道不是吗？”

张洁洁又咬起蹙唇，道：“我若真的想害你，为什麼又故意用那匹大锣去惊动你，为什麼还要痴疯的在这儿等你？”

她语音更哽咽，连眼圈都红了，似乎受了很大的委曲，忽然用力一推楚留香，就想跳起来。

楚留香当然不会让她跃起来。

张洁洁瞪着他，倔强道：“我既然是个那麼恶毒的女人，你还拉佐我干什麼？”

楚留香道：“我不拉你拉谁？”

张洁洁冷笑道：“随便你拉谁都跟我没关系？”

楚留香道：“既然跟你没关系，称那一子醋怎麼会打翻的？”

张洁洁道：“谁打翻了醋子？你见了鬼？”

楚留香悠悠然道：“就算没有一子酸，一点醋总有，那麼大一面锣装的酸也一定不会太少。”

张洁洁恨恨道：“我看你那时候连头都晕了，若不是那麼大的一面锣，怎麼能V回你的魂来？”

说着说着，她自己忍不住笑了，用力一戳楚留香的鼻子，叹着港唇笑道：“你看你呀，到现在你的魂好像还没有回来。”

楚留香看着她，看了半天，忽然四了口气，购哺道：“我看我真该把脑袋效在冷水里泡一泡才对。”

张洁洁瞪着他，笑道：“你真想赐我的洗脚水？”

她又笑得全身都软了，软软的倒在楚留香购怀里。

楚留香用两只手拥抱着她，叹息着道：“这几天来，我脑袋好像始终是晕晕助，而且越来越晕，再不想个法子清醒清醒，差不多就侠晕死了。”

张洁洁道：“噫死6好，像位这种人，死一个少一个。”

楚留香镊视着她道：“你真的想要我死？”

张洁洁也凝视着他，忽然也用两只手紧紧抱住了他的脖子，柔声道：“我不想要你死”...我宁可自己去死，也不要你死1”楚留香道：“真的？”

张洁洁汉有再说什麼；却将他抱得更紧。

不管她说的话是真还是假，这种拥抱却绝不会是假的。

楚留香明白。

他也有过真情流露的时候，也会无法控制使自己。

又过了很久张洁治才幽幽的叹息了一声，喃喃道：“我不知道，真的不知道，我也晕了。”

楚留香道：“你不知道那位金姑娘是个……是个有病的人”张洁洁道：“我若知道，怎么会让你去？”

楚留香道：“你现在却知道了。”

张清洁道：“嘱。”

楚留香道：“你几时知道的？怨麽知道的？”

张清洁道：“你进去之後，我又不放心了，所以也跟着进去。”

楚留香道：“你看到了什麼？听到了什麼？”

张清洁道：“我听到有人说。他们家的小姐是今。”是个狠可怕病人，本已没有救的，幸好现在总算找个替死鬼。”

他们都没有将金姑娘生的是什麼病说出来。

因为那种病实在可怕。

无论谁都知道，世上绝没有任何一种痛比“麻疯”更可怕。

那其实已不能算是种病，面是一种咀咒，一种灾祸。已使得人不敢提起，也不忍提起。

张洁洁留然道：“金四爷本来也不赞成这麼样做的，却又不能不这样做，所以心里也狠蔚苦，极不安，所以他才想将你杀了灭口。”

一个人在自我惭愧不安时，往往就会想去伤害别的人。

楚留香道：“我并不怪他，一个做父亲的人，为了自己的划乙。就算做错了事也值得原谅，何况我也勿道这本不是他的主意。”

张洁洁道：“你知道这是谁的主意。”

楚留香道：“当然是那个一心想要我俞的人。”

张清洁叹道：“不错，我也是上了他的当，才会叫你去曲，魏中来以为是他在那里，因为他告诉我，他要在那里等慷。”

楚留香道：“他亲口告诉伤的”张洁洁点点头。楚留香道：“你认得他？”

张洁洁点点头。

楚留香道：“你既然知道他是淮，为什麼不肯告诉我呢？”

张洁洁围注着远方远方一片黑暗，她目中忽然露出一种无法描叙助惊恐之意，忽又紧紧抱住楚留香，道：“现在我想逃走？你……你旨不肯陪我一起逃掉？”

楚留香道：“逃到哪里去？”

张洁洁梦暗般喃喃道：“随便什麼地方，只要是没有别人的地方”只有我跟你，在那里既没有人会找到我，也没有人会找到你。”

她因起跟帘，美丽的睫毛上已挂起了晶莹的泪珠，梦 p 般接着道：“现在我什麼都不想，想我跟你单独在一起，安安静静的过一辈子。”

楚留香没有说话，很久很久没有说话。他眼睛里带着种很奇怪助表情，也不知是在思索，还是在做梦？张洁洁忽又睁开眼睛，凝视着他，道：“我说的话你不信？”

楚留香侵侵的点了点头，道：“我相信？”

张洁演道：“你”——“你不肯？”她脸色苍白，身子似已颤抖。

楚留香用双手捧住她的苍白的脸，柔声道：“我相情，我不肯，只可

俗”。

张洁洁道：“只可惜怎么样？”

楚留香长长四息着，道：“只可惜世上绝没有那样好地方，张洁洁道：“绝没有什么地方？”

楚留香籍然道：“绝没有别人找不到的地方，无论我们逃到哪里，无论我们躲在哪里，迟早总有一天，还是被别人找到。”

太治演脸色更苍白。”

她本是个明朗面快乐团女孩子，但现自却仿佛忽然有了很多恐惧，很多心事。

这又是为了什么？

是不是为了爱情？

爱情本就是最不可捉摸的。

有时痛苦，有时甜蜜，有时令人快乐，有时却又令人悲伤。

最痛苦的人，可能因为有了爱情，而变得快乐起来，最快乐的人也可能因为有了爱情，而变得痛苦无比。

达正层爱情的神秘。

只有真正的爱情，才是永远明朗，永远存在。

张洁洁垂下头，沉默了很久，眼泪已滴落在清冷的水里。

水里映着星光。星光朦胧。

她忽又抬起头，满天星助星光，似已全都被她藏在脖子里。

她痴痴地看着楚留香，痴痴的说道：“我也知道世上绝没有能永远不被别人找到的地方。可是……我们只要能在那里单独过一年，一个月；甚至只要能单独过一天我就已经很快乐，很满足。楚留香什么都没有再说。你若是楚留香，在一个星光原野，夜凉如水的晚上，有一个你喜欢的孩子，依偎在你怀里向你真情流露，要你带着她走。你还能说什么？每个人都有情感冲动，无法控制的时候，这时候除了他心上人之外，别的事他全都可以忘记，全都可以抛开。每个人在他一生中，都至少做过一两次这种又糊涂，又甜蜜的事。这种事也许不会带给他什么好处，至少可以给他留下一段难忘的往事让他在老年寂寞时回忆。一个人在晚年寒冷的冬天里，若没有一件这样助往事回忆，那漫长的冬天怎么熬得过去？那的他也许就会感觉到；他这一生已白活了。太阳刚刚升起，阳光穿过树叶时，铺出一条细碎的光影，就好像钻石一样。张洁洁挽着楚留香的手，默默的走在这条宁静的小路上。她心里也充满宁静和幸福，只觉得自己从来没有这样幸福过。楚留香呢？他看来虽然也很愉快，却又显得有些迷惘。因为他不知道，这样做是不是对的，有很多事，他实在很难抛开，有很多人，他实在很难忘记。”每个人都有情感冲动的时候。”楚留香是人，所以他也不能例外。

风从路尽头吹过来，绿阴深处有一对麻径正喃喃密语。

张洁洁忽然仰起头，德然道：“炼钢不知道他们在说什么？”

楚留香摇摇头。

张洁洁眼睛里带着孩子般的天真，柔声道：“你听，那麻雀姑娘正在求她的情侣，求他带她飞到东方去，飞向海洋，可是麻酱先生却不答应。”

楚留香道：“他为什么不答应？”

张洁洁瞪着眼睛道：“因为他很懒，竟认为安定生活比寻找快乐更重要，他怕伯路上助风雪，又怕饥饿和寒冷，却忘了一个不肯吃苦的人，是永

远也得不到真正的快乐的。”

楚留香慢慢道：“在有些人眼中看来，安定生活也是种快乐。”

张洁洁道：“可是，他这样躲在别人家树上，每天都得防备着顽童的石弹，这边能算是安定的生活么？”

她轻轻叹了口气，细D助接道：“以我认为他应该带着麻雀姑娘走的，否则一定会後悔，若没有经过考验和比较，又怎麼知道什麼习是真正的快乐？”

他们从树下定了过去，树上的麻雀突然飞了起来，飞向东方。

张洁洁拍手娇笑，道：“你看他们还是走了，这位麻酱先生毕竟还不算太笨。”楚留香笑道：“我是不是也不能算太笨？”张洁洁路起脚央，在他颊上轻轻的亲了亲，柔声道：“你简直聪明极了。”

“你想到哪里去？”“随便休。”

“你累不累 t”“不累。”

“船麼我们就这样——直走下去好不好？走到哪里算哪里。”

“好。”

“只要你愿意，就算走到天涯海角，我也永远跟着你，我跟定了你。”

黄昏。

小镇上的黄昏，安宁而平静。

一对垂暮助夫妇，正漫步在满天夕阳下，老人头上带顶很滑稽的黄麻高冠，但样子看来却很庄严，也很严肃。

他的妻子默默地走在他身旁，显得顺从而满足，因为她已将她这一生交给了他丈夫，而且已收回了一生安定和幸福。

他们落静的走过去，既不愿被人打挠，也不愿打挠别人。

楚留香轻轻叹了口气。

每次他看到这样的老年夫妻，心里都会有种说不出的感触。

因为他从勿道自己到了晚年时，是不是也会有个可以终生馈假的伴侣陪着他。

只有这次，他心里的感触幸福多于侗张。因为张洁洁正伴在他身旁。

他忍不住握起了张洁洁助手

张洁洁的手冷助就像是冰一样。

张洁洁正垂头在看着自己的脚尖，过了很久，才始起头来妈然一笑，道：“我不太冷，可是狠饿，简直快饿疯了 0D 楚留香道：“你想吃什麼？”

张洁洁眼珠子转了转，道：“我想吃鱼翅。”

楚留香道：“这种地方怎麼会有鱼翅。”

张洁洁道：“我知道前面的镇上有，再走里把路，就是个大镇。”

楚留香道：“你现在已经侠俄疯了。还能挨得到那里？”

张洁洁笑了道：“我越饿的时候，越源吃好吃的东西。”

楚留香笑了道：“原来你跟我竟是一样，也是一个馋嘴。”

张洁洁甜甜的笑了，道：“所以我们才真正是天生的一对。”

楚留香道：“好，我们快走。”

张洁洁田起嘴，道：“我已经俄得走不动了，你身上还有雇车的钱麼？”

所以他们就雇了车。

车走得很快，因为张清洁一直不停地在催。

现在从车窗看出去，已可看到前面镇上的灯火。

楚留香正看着窗外出神。

张洁洁忽然忆起道：“你心里是不是还在想那个人？”

楚留香道：“什么人？”张洁洁道：“那个一直害你的人？”

楚留香笑了笑，道：“有时总难免会想一想的。”

张洁洁道：“你知不知道我为什麼一直不会告诉你他是谁？”

楚留香道：“不知道。”

张洁洁柔声道：“因为我不想你去打他，所以我想求你一件事。楚留香道；”你说。”

张洁洁凝视着他，一字一字道：“我要你答应我，以後不要再想起他，也不要再去找他。”

楚留香笑了笑道：“我几时找过他，都是他在找我。”

张洁洁道：“他以後若不再来找你呢？”

楚留香道：“我当然也不舍去找他。”

张洁洁道：“噶的？”

楚留香柔声道：“只要你路着我，什麼人我都不想去找了，我已答应过你。”

张洁洁笑得无限温柔道：“我一定会永远陪你的。”

拉车助马长嘶一声，马车已在一间灯火辉煌的酒楼下停下。

张洁洁拉起楚留香的手，道：“走，我们吃鱼翅去，只要身上带的钱够多，我可以把这地方的鱼翅全都吃光。”

鱼翅已摆在桌上面了，好大的一盆鱼翅，又热又香。

可是张洁洁却还没有回来。

罢，她刚坐下，忽然又站了起来，道：“我要出去一下。”

楚留香忍不住问她：“到哪里去？”

张洁洁就弯下腰，脸贴着他的脸，附在他耳边悄悄地道：“我要去请肚子里的存货，才好多装点鱼翅。”

酒楼里这么多人，她的脸贴得这么近，连楚留香都不禁有点脸红了。

直到现在为止，他还觉得别人好像全都在看着他。

他心里只觉得甜滋滋。

一个女孩子，若非已全心全意的爱着你，又怎麼会在大庭广众间跟你亲热呢？

除了楚留香之外，张洁洁的眼睛里好像就看不到第二个人了。

楚留香又何尝去注意过别的人？

可是现在鱼翅已快吃完了，她为什麼还没有回来？

女孩子做事，为什麼总要比男人慢半拍？

楚留香叹了口气，抬起头，忽然看到两个人从门外定进来。

两个老人，一个老头子，一个老太太。

老头子戴着顶很滑稽的黄麻高冠。脸上的神情却很庄严。

楚留香忽然发现了这两人就是刚在那小镇上看到的那对夫妻。

他们刚还在那小镇上走着方步，现在忽然闯也到了这里他们是怎麼来的？

楚留香本觉得很奇怪，但立刻就想通了：“那镇上又令禁止一锅，我们能坐车赶着来吃鱼翅，人家为什麼不能？”

他自己对自己笑了笑，决定不再管别人的困事。



谁知这一对夫妻却好像早已决定要来找他，居然笔直走到他面前来，而且就在他对面的椅子上坐下。

楚留香征佐了。

他忽然发现这老人一直在盯着他，不但脸色很严肃，一双眼睛也是冷冰冰的，就好像正看着个冤家对头一样。

楚留香勉强笑了笑，道：“两位是来找人的？”麻冠老人道：“哼。”

楚留香道：“两位老人找谁？”

麻冠老人道：“哼。”

楚留香道：“我好慢从来没见过两位。”

麻冠老人道：“哼。”

楚留香不再问了，他已明白两人来找的是什麼？

他们是来找麻烦的。

楚留香叹了口气：“就算他不去找别人，别人迟早也会捣他的。这一点他也早已料到。”

只不过没有料到来胸这麼狭而已。现在他只希望张洁洁快点回来，想让张陆治亲眼看到 b 并不是他去找别人，而是别人要来找他。”

以前他好像不是这样子的。”

以前他做事，只向这件事谈不被做，能不能激从来不想比别人流血也尔想检别人勿。

张洁洁在他心目中的地位，几时变成如此重罢了。楚留香又觉得自己心乱极了。他迹曲一向是个无拘无束、自由自在的日子，可是现在他心里却有了牵挂，要想放下，又放不下。疯算放得下，也香不得放下。

席冠老人一直在洛玲的看着他，忽然进。“伤不必等了。”

楚留香激环必等什麼。”

麻冠老人道：“不必再等那个人回来。”楚留香道：“你知道我在等谁？”

麻冠老人道：“无论你在等谁，她都已绝东会回来。p 楚留香的心好像一下子被油紧；”你知道她式；会再回来？”

麻冠老人道：“我知道。”

楚留香倒了杯酒，慢慢赐 F 去，忽又笑了笑，道：“你知道的事好像不少。”

麻冠老人道：“我不知道的事很少。”楚留香道：“至少有一件事你还不知道。”

麻冠老人道：“什麼事？”

楚留香道：“我的脾气你还不知道。”

麻冠老人道：“哦。”楚留香又喝了杯酒淡淡道：“我的脾气很特别，别人着叫我不去做一件事，我就偏偏要去做。”

麻冠老人沉下脸，道：“你一定要等她？”

楚留香道：“一定要等。”

麻冠老人道：“地若不回来，你就要去找她。”

楚留香道：“非找不可。”

麻冠老人霍然长身面起，冷声道：“出去。”楚留香统统泻：“我好好的在这里等人，为什麼要出去？”

麻冠老人道：“因为我叫你出去。”

楚留香又笑了笑，道：“那麽我就偏偏不出去。”

麻冠老人瞳孔突然收缩，慢慢点了点头，冷笑道：djP，你很好。

楚留香笑道：“我本来就不错。”

席冠老人道：“但这次你却错。”

他突然伸出了手。

这只手钻瘦，蜡黄，就好像已被埋葬了很久的死人一样，jS 论怎么看，巴不像是一只活人的手。

他的脸也带着种无法描述的死灰色，楚留香也从未看过任何一个活人保他这种脸色。

甚至他头上戴的那顶黄麻冠，现在看来也一点都不滑稽了。

那老太太还是静静的坐着，仿佛很温顺，很安详，姐你着仔细去看一看，就会发现她一双眼睛竟是惨碧色的，就像是冷夜里坟间助鬼火。

直到现在，楚留香才真正看清了这两个人。

他本该早已看清了，他的眼睛本就不比世上任何人差。

但这次却是例外。

至少有七八人都比他先看出了这老夫妻的神秘和诡异，他们一定过了这地方，这七八个人立刻就地起，悄悄的结了 JQ，悄悄的溜了出去，就好像生怕他们会为别人带来某种不祥的灾祸，致命的淘痰。

虽然谁也不知道他们是什麼人？是从哪里来助？

也许他们根本就不是从人世间伍何一个地方来的。

你有没有所见过死人自坟墓中复活的故事？

按黄的手慢慢从袖子里伸了出来，慢慢的向楚留香伸了过去。

也许这根本不是手，是鬼爪。

楚留香居然还笑了笑，道：“休想喝酒？”

他忽然将手里的酒杯送了过去。

这时他总算已勉强使自己冷静了些，所以看得很准，算得很难。

所以这杯酒恰巧送到了廓冠老人助手里。

酒杯是空曲，楚留香手里的酒杯，时常都是空的。

麻冠老人手里忽然多了个酒杯，也不能不觉得有点吃惊。

就在这时“被”的一声，酒杯已粉碎——并不是碎成一片一片的，而是真的扬碎。

白瓷酒杯已经就成了一堆粉末，白雷般从他手孽闯落了下来，落在那一碗又红又亮曲红烧鱼翅上。

这老人手上显然已蓄满内力。

好可怕的内力。

一个人的骨头若被他这只手捏住，岂非也同样会被捏得粉碎？

他手没有停，好像正想来抓楚留香的骨头，随便哪根骨头都行。

随便哪根骨头部不能被他抓住。

楚留香忽然举起了筷子，伸出筷予来一接，已挟住了两根手指，他们的动作真快，但筷子断得也不慢。

“波，被”一根筷子已断了三截。

无论什麼东西，只要一沾上这只手，好像就立刻会断的。

麻冠老人仍冷冷的看着他，“战起来，出去”楚留香偏不站起来，偏不出去。

可是他的骨头一样会断的。

手已快伸到楚留香的面前，距离他的牙头不及一尺。

他本来可以闪避，可以走曲。

这老人无论是人是鬼，都休想殖得到他、但也不知为什麼，他偏偏不肯定，既好强生伯被张播洁召见他临阵述说一样。

他已准备和老人拼一拼内力。

年轻人的力气当然比死者头于强些，但内力并不是力气。

内力要练购越久，才会越深厚。

遗一点楚留香实在完全没有把疆，他中来从不做没有把握的事。

但这次他却偏煽犯了牛脾气 b

忽然间，两双手已 10 在一起。

楚留香立刻觉得自己手里好镍鲤住了一个熔铁似的。

然後入坐着曲椅子就“咬咬”地响了起来。

那老太太忽然损了播头，叹口气，婉哺道：“这张椅子看来至少要值二路辘年一啲，前倍可惜。”

她院 qB 自语着，从坏里掏出个已塑了色的锈花荷包，拿出了两个小银镍予 DI 头向店小二招了招手磁：“这是击伤仍橱子曲 QI 拿去。店小二已看得脸色发青，眼睛发直，正不知道过去接下的好，还是不接下的好。就在这时，只听“拍”的一声，楚留香坐的椅子，已然裂了开来。

他虽然还能勉强悬立坐着，但手上的压力已越来越大实在没法子支持下去，也没法子站起来。

这老人手上的压力，竟比想象中的还要可怕得多。

他身—h 被压扔越来越低，忽然间，老人手上的力量竟全没有了，楚留香不由自主一屁般坐—，居然又坐在一张椅子上。

这张衙子就好像突然从地上长出来购。

他回过头去，就看到 7K 洁洁。

张洁洁终于回来了，正微笑着，站在楚留香身後，道：“这位老先生为什麼不请坐呀，难道也伯这里的椅子太不结实麼？”

麻冠老人脸色更难看，却居然还是慢慢的坐了下来。

张洁洁手扶着楚留香助肩，笑道：“我不知道伤在这里咆有认识的朋友。”

楚留香正勉强在使自己的脸色看起来好看些，他实在不愿意让别人也将他当做个从棺材里爬出来的活定。

然质他才插播头。

张洁洁道：“你摇头是什麼意思？”

楚留香笑了笑，淡淡道：“摇头的意思就是，我以前没有见过他们，以後也不想再见到。”

张洁洁脸色上也露出很惊讶的表植，道：“你不认得他们？”

楚留香道：“不认得。”

他本来想说句，“他妈购，活见鬼”这一类的话，但总算勉强忍住。

张洁洁瞪着眼，道：“那麽你们来于什麼呢？难道是来找我的？”

麻冠老人凝注着她，终于慢僵摇了摇头，道，“不是，我刁堤来找你的。”

然後恤就慢慢购转过身，慢慢的走了出来。

那位老太太刚想跟着他走，张洁洁忽然又道：“等一等。”

两个人已然全都停—歹来等。

张洁洁通：“是谁在我的鱼翅上撒这么多盐，一定咸死了，快赔给我。”

老人没有说话，老太太又从那荷包里拿出两个小银镍于，放在泉上，拖起老头子助手，倔慢的走了出去。

一眨眼间，他们就消失在门外的人丛中，就好像从来也没有出现过一样。

张洁洁笑了，大声道：“再来一盆红烧鱼翅，要最好的排翅，我已经侠饿疯了。”

你无论怎么看，也绝对看不出张洁洁像是个侠要饿疯了的人。

她看起来不但笑得兴高采烈，而且容光焕发，新鲜得恰恰就像是刚刚剥开的硬壳果。

这也许只因为她已换了一身衣服。雪白的衣服，光滑而柔软。

楚留香盯着她，盯着她这件雪白的衣服，就像是从来也没见过女孩子穿自衣服一样。

张洁洁又笑了，媚然道：“你没有想到我会去换衣服吧？”

楚留香嘴里喃喃的在说话，谁也听不出他在说些什么？

张洁洁笑得甜，柔声道：“女为悦己者容，这句话你懂不懂？”

楚留香在摸鼻子。

张洁洁道：“这身衣服好不好看？你喜欢还是不喜欢？”

楚留香突然道：“我真他妈喜欢得要命。”

张洁洁瞪大了眼睛，好像很惊奇，道：“你在生气？生谁的气？”楚留香开始找杯子要喝酒。

张洁洁忽又媚然一笑，道：“我明白了，你一定以为我又溜了，伯我不回来，所以你在自己生自己的气，但现在我已经回来了，你还气什么？”

楚留香道：“哼。张洁洁垂下头，道，”伤若真的不喜欢我这身衣服，我就腿下来，马上就脱下来。

楚留香突然放下酒杯，一下子拦腰抱住了她。

张洁洁又惊又喜，道：“你……你疯了，快放手，难道你不怕人家看了笑话。”

楚留香根本不理她，抱起她就往外走。

张洁洁吃吃的笑着，道：“我的鱼翅……我的鱼翅已来了……”

昂翅的确已送来了。

端着鱼翅的店小二，看到他们这种样子，瞪大了眼睛，张大了嘴，连下巴都像已快掉下来。

下巴当然不会真的掉下来，但他手里那鱼翅却真的捧了下来。

“砰”的一声，一盆鱼翅已跌得粉碎。

张洁洁四了口气，闭上眼睛，喃喃道：“看来我今天命中注定吃不到鱼翅了。”

她眼珠子一转，又笑道：“鱼翅虽然吃不到，幸好还有只现成的猪耳朵在这里，正好拿来当点心。”

她咬得很轻，很轻……

楚留香常常摸鼻子，却很少摸耳朵。

事实上，除了刚被人咬过一口的时候，他根本就不摸耳朵。

现在他正在摸耳朵。

他耳朵上面有两只手——另外一只手当然是张洁洁的。

张洁洁轻轻摸着他的耳朵，柔声道：“我刚咬得疼不疼？”楚留香道：“不疼，下面还加两个字。”

张洁洁道：“加两个字？”

楚留香道：“不疼——才怪。”

张洁洁笑了，她娇笑着压在他身上，往他耳朵里吹气。

楚留香本来还装着不在乎的样子，忽然憋不住了，笑得整个人几乎编成一团，一跤从凳子上跌了下来。

张洁洁喘息着，吃吃的笑道：“你只要敢故意气我，我就真的把你耳朵切成丝，再浇点胡麻油，做成麻油耳丝吃下去。”

楚留香捧着肚子大笑。忽然一伸手，把她从凳子上拉了下来。

两个人一起滚在地上，笑成了一团。

忽然间，两个人又完全都不笑了。

是不是因为他们助嘴已被堵住。

催员叹还是很久很久没有安睡，等到屋子里安静下来时候，他们助人已回到凳子上。

夏夜的微风吹着窗户，星光穿透窗纸，照在张洁洁的白玉般的腰肢上。

她腰肢上怎么会有一粒粒的晶莹的汗珠？

也不知过多久，她才轻轻的吸了口气，道：“我若告诉你，佛是我第一个男人，也是最后一个男人，你信不信？”

楚留香道：“不信。”

张洁洁道：“那你刚为什么要怀疑我，认为我不会回来？”楚留香道：“我没有怀疑你，是他们说的。”

张洁洁道：“他们？”

楚留香道：“就是那个活鬼投胎的老头子和老太婆。”

张洁洁道：“你为什么要相信他们的鬼话？”

楚留香叹了口气，道：“我没有相信他们的话……有点紧张。”

张洁洁道：“紧张什么？”

楚留香道：“我虽然明知你一定回来，卸还是怕你不回来，因为他忽又将张洁洁紧紧抱在怀里，轻轻道：“因为你强如真的不回来，我简直不知道应该到什么地方去找你。”

张洁洁看着他，眼波温柔如春水，道：“你真的把我看得那么重要？”

楚留香道：“真的，真的，真的。”

张洁洁忽然将头埋在他怀里，咬他，骂他：“你这笨蛋，你这呆子，你简直是混蛋加三级，你难道还看不出魏对你有多好？现在你就算用棍子起我，也赶不走的了。”

她骂的很重，咬得很轻，她又笑又骂，也不知是爱是恨，是笑是哭。

楚留香的心已融化，化成了流水，化成了轻烟，化成了春风。

张洁洁道：“其实伯助应该是我，不是你。”楚留香道：“你怕什么？”

张洁洁道：“怕你变，怕你后悔。”

她忽然坐起来，咬着嘴唇道：“境知道你不但有很多女人，也有很多朋友，他们也都是你丢不开，放不下的人，现在你虽然跋扈走了，将来一定会后悔的。”

楚留香没有再说话，只是痴痴地看着她。

他看的并不是她迷人的眼睛，也不是她玲珑的鼻子和唇。

他看助是什麼地方？

张洁洁助脸突然红了，身子又编起，用力去推他，道：“你出去，我要……我要……。”

楚留香瞪眼，道：“你要于什麼？”

张洁洁红着脸道：“你这赖皮鬼，你明明知道的，还不快带着你这双瞎眼隋出去。”

楚留香道：“这麼晚了，你叫我滚到哪里去？”

张洁洁眼珠予一转，接然道：“去替我买鱼翅回来，现在我真的齷疯了。”

楚留香苦笑道：“这麼晚了，伤叫魏到哪里去买鱼翅？”

张洁洁故意板起脸，道：“我不管，只要你敢小诺着鱼翅回来，小心你耳朵变成麻油算丝。”

这就是楚留香最後听到她说助一句话。

他永远想不到，听过这句话之後，再隔多久才能所到她的声音。

## 第九章 玉人何处

楚留香捧着鱼翅回来，张洁洁不见了。

她的人虽然走了，可是她的风神，她的感情，她氏香甜，却仿佛依旧还留在枕上，留在衣中，留在这屋子的每一个角落。

楚留香的心里，眼里，脑海，依旧还是能感觉到她的存在。

她很快就会回来的。一定很快。

楚留香翻了个身，尽量放松了四肢，享受着枕上的余香。

他心里充满了温9和满足。

因为他依旧可以呼吸到始，依旧可以感觉到她。

因为他知道她一定会回来的。

所以这寂寞的等待都变成了种甜蜜的感受，执上有报头发。

是她的头发，又长、又柔软、又光亮，就像是她的情丝一样。

他将发丝紧紧的缠在手指上，也已特情丝紧紧的组在心上。

可是她没有回来。

枕已冷，衣已寒，她还是没有回来。

长夜已尽，曙色已染自窗纸，她还是没有回来。

他睡着，又醒来，他展转反侧。她还是没有回来。

扁明虽已来临，但屋子里却忽然变得说不出的寒玲和寂寞独到哪里去了？为什麼还不回来？”

“为什麼？为什麼？——”楚留香无法解释，也无法想象。

“难道她从此就已从世上消失？难道我已永远见不着她？”

他不能相信，不敢相信，也拒绝相信。

“我一定可以等到她回来，一定可以！”

可是他没有等到。

时间过得真慢，慢得令人疯狂，每一次风吹窗户，他都以为她回来了。

可是等到暮色又降临大地，他仍没有看到她的影子。n“难道她真的已不辞而别？”

“难道她那些甜言蜜语，山盟海誓，只不过是我要我留下一段永难忘怀的痛苦？”

“她为什么要这么做？为什么要骗我？”

楚留香本不是个多愁善感的人，无论财什么事都看得开。

无论相聚也好，抑或是别离也好，他一向都很看得开。

因为人生本已如此短促，相聚又能有多长？别离又能有多长？

既然来也匆匆，圈然去也匆匆，又何必看得那么重。

但现在，他勿道错了。

有的人与人之间，就像是流星一班，纵然是一瞬间的相遇，也会迸发出令人眩目的火花。

火花虽然有熄灭的时候，但在蓦然阅历造成的影陶和浸动，却是永远难以忘记的，有时那甚至可以令你终生痛苦。

有时那甚至可以毁了你。

楚留香虽然看得开，但却并不是个无情的人。

也许就因为他的情太多，太浓。一发就不可收拾。所以平时才总是要作出无情的样子。

但世上又谁真的无情呢？

楚留香慢攢的站起来，慢慢的走到窗口。

推开窗子，晚霞满天。

满天的晚霞忽然间一起涌入他的心，他激动得全身都颤抖起来。

“不啻你在哪里，我都一定要找到你。”

他发誓一定要找到她，问个清楚！

可是到哪里去找我呢？

她是庄天之腴？是在海之角？还是在虚无缥缈的云山之间？

没有人知道她是从哪里来的？也没有人知道她去 f 哪里？

也许她根本就水是这尘世中的人。

楚留香找得很苦。

短一个她出现的 Q 方，他拥去我过。

有时她出现在小山上，有时她出现在浓荫间，有时她答至出现在水盂电。

你叫楚留香如何去找？

他瘦了，也累了，脸上已失去了昔日那种足以令仇敌胆寒，少女心醉的神采。

可是他不在乎。

因为他真正的痛苦，是在心里。

他从币知道世 k 竟有如此深透的痛苦。

“世上难道真的没有一个人知道她的下落。”

他忽然想到金四爷。

他立刻去找，在一个黄昏後，他又走到那道高墙。

同样的疲色，问样的月色，但他的心却已完全不同。

想到那天晚上，她牵着他的手，走到这里来的时候，他的心就仿佛突然变得空空荡荡的，整个人郝仿锦变得空空荡荡的，没有着落。

他没有搞上墙头，只沿着墙角，慢慢的走。

转过墙角就可以看到金家的大门。

一队灰衣白袖的僧人，正垂眉敛目，慢慢的走入了金家的大门。

也八个小抄称，手里捧着做丧事的法器，垂着头跟在他们的身后。

那站在门顿相迎的，是今满面悲容，白发苍苍的老人。

这老人赫然足金四爷。

只过了几天，他为什么已老了这么多？他昔日 pQQ 逼人，不可一世的气概，如今到哪里去了？该发生什么可怕的变故？

楚留香远远的站着，远远的看着，心里忽然明白。

那死 1J 人必定就放金姑娘，必定就是那美丽如天仙，但却活在地狱今的女孩子 n 她终于找到了自己的解脱——只有死才是她的解脱。

也许她死了以后比活着时更快乐 d

可是她的父亲呢？

这江南武林的领袖，这本可一世的英雄，手里虽然掌握可以改变很多人命运财富和权势，但还是无法改变他女儿的命运。

他就算用尽所有的财富和权势，也还是无法使他的独生女儿活下去。

达不但是他自己的悲剧，也是所有人类悲剧。

楚留香的心沉了下去，沉得更深。

他本是来找金四爷的。

可是他现在看到了金四爷，却只是悄悄的转过身，悄悄的走了。

他不停的往前走。

他忽然发现前面有一条清澈的流水，阴位了他的去路。

天上的月，水中的月。

楚留香颜面的站在那里，低厅头，痴痴的看着水中的明月。

他忽然觉得世上有件事，就如水中的月一样。

水中明明有月，你明明可以看到它，可是，等饰想去捕捉它时，伤不但一定会扑个空，而且可能跌溺水里。

甚至可能被淹死。

楚留香没有再去捕捉水中的月，因为他日捕捉过一沙。

他已得到了一次狠施惨的教训。

只不过现在水中依然有月，池依然可以看到它。

张洁洁呢 z”他从此再也看不到她了。

难道烛也像水中的月一样，根本就从未真的存在过？

## 第十章 神秘老姬

夜更玲，水也更冷。

楚留香伏在地—h，将头埋入谈玲的流水里。

他想使自己清醒些，他实在需要清醒些。

水流过他的脸，流过他的头发，他忽然想到胡铁花说的一句话。

“酒唯一比水好的地方，就是酒永远不会使人太清醒。”



胡铁花说的话，众远是这样子的，好像很不通，又好像很有道理。

奇怪的是，他在这种时候，想到的既不是那个死去的女孩子，也不是张洁洁，而是胡铁花。

因为他只有在胡铁花面前，才能将自己所有的痛苦完全说出来。

因为他的痛苦只有胡铁花才能了解。

因为胡铁花是他的朋友。

“我为什麼不去找他呢？”

楚留香抬起头，忽然发现水中的月已看不见了。

清澈的流水止，不知何时已升起一片凄迷如烟的薄雾。

水在流动，雾也在流动。

他忽然发现流动如烟助水中，不知何时已出现了一条黑色的人影。

这人就像是随着这阵神秘的烟雾同时出现的。

楚留香回过头，谁知在这时，他身後已响起一个人的声音。

苍老，嘶哑，低沉，仅却带着种魔 X 般力量的声音，一字字的道：“何许回头，否则就永远休想找到她”这句话实在比世上所有的魔咒翻更有田力。

楚留香要回头时，没有人能令他不回头，但，现在世上所有的力量，应绝对无法使他回过头去。

水里的黑影仿佛明白了些，看来仿佛是个白发苍苍的老妪，手里伤拂还拄着根很长助拐技。

楚留香忍不住道：“你知道我找的人是谁？”

黑衣老妪道：“你伐的是个你本已永远无法找到的人。楚留香道；“你.....你是谁？”

黑衣老妪道：“我是唯一可以帮你找到她的人。”瓜卸已火一般燃烧起来，道：“你知道她在哪里？”

黑衣老姐道：“只有我知道。”

楚留香道：“你能不能告诉费？”

黑衣老姐道：“不能，我只能帮你找到姻，但那也不是件容易购事。”

楚留香握紧双拳，八乎已连声音都无法发出。

黑衣老姐道：“你伯不怕眩劳？”楚留香道：“不怕。”

黑衣老姐道：“你伯不怕死？”楚留香道：“有时怕.....”

黑衣老妪道：“但为了找到姻，你连死都不怕？”

楚留香道：“是。”

黑衣老妪忽然轻轻叹了一声，道：“我果然没有看镑你，你的确是值得我帮助的人。”

楚留香道：“你.....”

黑衣老妪忽又打断他的话，道：“我问你这些话，只因为我要你明白，只有不怕吃苦，连死都不怕的人，才能找到她。”

楚留香道；“我”...。我已明白。黑衣老姐仿佛在慢慢点着头，过了很久，才缓缓道：“这世上有一家很神秘的人，有人说他们是从天涯来的，有人说他们是从海角来的，有人说他们来自滴水成冰的雪原，也有人说他们来自飞鸟绝迹的荒漠，其实”...。”

她说话的声音更低，接着道：“其实世上根本没有人知道他们是从哪里来的。”

楚留香道：“你说的是那家姓麻的人？”

黑衣老姬道：“有人说他们姓麻，有人说他们不姓麻，其实……”

楚留香道：“模实世上根本就没有人知道他们真的姓什麼。”

黑衣老姐道：“个错。”

楚留香道：“他们和张洁洁难道有什麼关系？”

镣衣老姐没有回答这句话，过了很久，才缓缓的道：“你既然知道这家人，想必也知道他们住在什麼地方？”楚留香点点头，道：“古老相传他们就在那里的大山上，一个神秘助山洞里，但却从来没有人见过他们，也没有人敢去找过。”瓜老姐冷冷道：“有人找过，但却从没有人回来过。”

楚留香长长吐出口气，道：“现在你就要去找他们计黑衣老姬道：“你不敢去？”

楚留香道：“只要能找到她，什麼地方我都基”黑衣老姬道：“此去若不能回来，你也不後悔？”

楚留香道：“到那时候後悔又有什麼用？”

思衣老越道：“我问的并不是投有用，只问你後拉不後悔？”楚留香叹了口气，道：“绝不後悔？”黑衣老姬道：“既然不後悔，为什麼要叹气？”

楚留香说不出话来了。他当然不能告诉她，他叹气，只因为他觉得她问的话太咱晾，有些话根本不必再问，她却偏偏要问，而且问了一次还不够，还要再问。

本来他不能确定这水中的人形是不是真的很老，现在却已连一点疑问都没有。

人类中最嘻咳的，一定是女人，女人中最嚷嚷的，一定是老太婆，这道理也是毫无疑问的。

无论她是个什麼样的人，无论她有多麼高随身份，无论她多神秘，多麼可怕，但老太婆就是老太婆男人最大的不幸，也许就是你明明已急得要命的时候，却偏偏遇上了个老太婆，偏偏还要反复的问你一些莫名其妙的话。伤却偏偏非回答不可。

在这种时候，你除了叹息之外，还能说什麼呢？

黑衣老姬这次居然没有强迫他回答。

她自己好像也轻轻的叹息了一声，缓缓道：“现在也许会觉得我的问话太多，但以後你就会明白，我问因这些话并不是多馀购。”

楚留香只有听着。

黑衣老姬道：“在我问你最後一句，假如你已经知道这一去，永不复返，你是不是还要去？”

楚留香道：“去。”

黑衣老姬道：“jP，那末伤就去吧，去找那些姓麻因人。”

楚留香忍不法道，愧我要找的并不是他们，我要找的是张箔洁。”

思衣老姐道：“我明白。”

楚留香道：“可是直到现在，你有没有告诉我，张清洁跟他们有什麼关系？”

黑衣老姬道：“我没有。楚留香道：“你有没有告诉我她在职里。”

黑衣老姬道：“我也没有。”

楚留香苦笑道：“你告诉我的究竟是什麼呢？”

黑衣老扭的人影在水中波动，缓缓道：“我什麼也没有督诉你，只不过

要你到他们那里去，找到他们购圣坛。”

楚留香道：“壕坛？”

黑衣老嫗道：“圣坛就在你知道防那山洞里。”

楚留香道：“那是个什麼样助地方？”

黑衣老嫗道：“没有人知道，除了他自己外，从没有别人去过。她的声音更漂渺，更遥远，慢慢的接着道：“他们情奉的是种很神秘的宗教，他们的神，就在他们的圣坛里，那不但是他们的圣地，也是他们购禁地，绝不许外人陷入一步。”

楚留香道：“但现在你却要我去。”

黑衣老嫗道：“你非去不可，因为只有他们的神，才能告诉你张洁演的消息。”楚留香道：“叫卯7的神？”

黑衣老嫗道：“你不信他们的神？”

楚留香道：“我愿意相信，但我只不过是个凡人，神怎麼能和我凡人互通消息7D黑衣老嫗道：“因为他们的神，和别的神不同。”

楚留香道：“有什麼不同？”

黑衣老嫗道：“他们的神既不是偶像，也不是仙巫，他们的神是生神，你不但可以看得见神的形像，也可以听得到神随声音。”

楚留香道：“戮能找得到神？”

黑衣老嫗道：“OB就得看你，是不是能到他们的圣坛里去？”

楚留香道：“dE 怎麼样才能到他们的圣坛里去？”

只衣老嫗道：“纓用你的智疆，用你的勇气，但最重要的，还是要有不借一切b决心，你未去之前，就得准备将你在红尘中所拥有的一切全都放弃，然後“。”

她的声音冷得像天握外的冰胃，路得令人的血液都凝结。

楚留香咬紧牙道：“然眉怎麼样？”

荔衣老嫗道：“然後你就可以不顾一切，不挥手段....”

她声音忽然又热得像地狱中的火焰，接着道：“你可以用尽一切手段，无论多卑鄙助手段都无妨，只要伤能到得了他们的圣坛，看到他们曲神，他们就绝不能再伤害你。”

楚留香道：“可是”、黑衣老嫗忽又打断他的话，道：“可是还有一件事，你必须记着。”

楚留香道：“什麼事？”

黑衣老嫗道：“你可以用计谋令他们上当，用棍子将他们击倒，甚至用暗器，用迷药都没关系，但却千万不能要他们其中任何一个人流血。”

她一字字接着道：“只要你身上沾着他们的一滴血，就必定会後悔终生”...现在你是已知道了一切，着不去了，也必将後悔终生。”

风并不太冷，水也并不太冷。

但楚留香却忍不住机伶伶打了个冷战。

他很少有所恐惧，但这黑衣老嫗曲声音中。却仿佛带着种神秘的魔力，仿佛只要她的一句咀咒就可以改变你一生的命运。

楚留香这一生的命运，是不是已由此时改变了呢？

他不知道。

就因为不知道，所以恐惧。

这黑衣老嫗说的话究竟是真是假？他也不知道。但他却似已不能不相

信，也不敢不相信。

他的智慧和意志仿佛已被某种神秘的力量控制，那踢不是人的力量，也不是神的力量。

而是一种妖异诡秘的魔力。

哪不是魔力！”

胡铁花端端正正的坐着，看着对面的楚留香，眼睛里全无醉意。

他已有很久未曾如此清醒过。

你若有个好朋友，花了两天的工夫来找你，脸上带着种你未见过曲疲倦和表情。“那麽伤就算是个超级的酒鬼，也会尽量想法予使自己保持清醒助。胡铁花的眼睛不但清醒，而且显得更坚定，看着楚留香缓辍道：“那绝不是什麼鬼魔力。”

楚留香道：“为什麼不是？”

胡铁花道：“因为天底下绝没有任何一个妖魔鬼怪能障碍住你。楚留香道：“哦？”

胡铁花道，“你变成这种迷迷糊糊的，服服贴贴助样子，只不过为了一件事。”

楚留香道，“哪件事？”

胡铁花道：“你他妈的真爱上那个小妖精了。”

楚留香垂下了头。

他的确很疲倦，这两天，他几乎没有合过眼——无论谁要找到楚留香 f 都绝不是件容易的事。

他也没法子反驳胡铁花的话。它世上又有什麼力量，能比爱情的力量更可伯呢？

胡铁花道：“没有人去过的圣坛，会说话的神……你真相信这些鬼话？”——楚留香强紧双手，道“这绝不是鬼话”胡铁花冷冷道；“那老太婆是不是个活鬼呢？”

楚留香道，“不是。”

f 胡铁花道 f“你怎麼知道她是人是鬼农休根本没有真的看见她。楚留香的确没有。他看见的，只不过是她水中的影子……烟水凄迷。水中的人影就像是风中助鬼 aBl 忽然间，也不知从哪里吹来了一阵强风，吹得水面起了一阵送涝。人 8E 挠消失夜模攢里 d 等到水被平静时，人影 tb 不见了……”

髓铁花道，“那老妖精就这样术见了？”

楚留香道：“嘱。”

胡铁花道：“难道你从头到尾，都没有回头去看一跟？”

楚留香道：“没有。”

胡铁花道：“开始时俭不敢回头，是因为伯她不肯说张洁洁的消息。”

楚留香道：“不错。”

胡铁花道：“但等她说出来之後，你为什麼还不回头去看看呢？”

楚留香道：“我……我也不知道为了什麼？”

等他回头看时，後面已没有人。

水中的人影消失时，那黑衣老姬的人已消失，也不知消失在水里，还是消失在风里。

也不知是真的她这麼样一个人来过，还是只有水中那麽一条鬼般购影子但没有人，又怎麼会有影子？

胡铁花瞪着楚留香，瞪了很久，才长跃叹了口气，道：“你这入助确有点变T”楚留香道：“吸。”

胡铁花道：“不是有点变，是变得狠厉害，以前你就算打死我，我也不相信体会变成这样。”

楚留香苦笑道：“竞现在是怎麽样子？”

胡铁花道：“一副垂头丧气无精打采的样子，一酗 V 我看着生气购样子。”

他忽然一损桌子，道：“那个老太婆也许并不是个老妖怪，但张洁治却不折不屈是个小妖婆。”

楚留香道：“她不是” ...。”

胡铁花大声道：“她不是谁是？若不是她，伤怎会变成这样子？”

楚留香道：“可是...你也不能怪她。”

胡铁花道：“不怪她怪谁？”

楚留香道：“这究竟是怎麽回惠，到现在还没有人知道，你怎麽能怪她？”

胡铁花道：“所以你还是要去找她？”

楚留香不说话，不说话的意思通常就是承认。

胡铁花道：“为了要找她，你真的不借放弃一切，牺牲一切？”

楚留香道：“我...”

胡铁花道：“伤真台得放弃你那条船？那些陈年的波斯葡萄酒？还有体拼了十几年命才换来的一点名声？——。”

他越说声音越大，忽然跳起来大声道：“就算这些东西你全可以不要，难道连朋友也都不要？”

楚留香不说话。

不说话的意思，也并不一定就是承认。

胡铁花又瞪了他很久，整个人忽又倒在栋于上，叹息着道：“其实线当然知道，朋友伤还是要的，否则你又怎麽会辛辛苦苦助来找我？”

楚留香还是没有说话，因为他已用不着再说。

只要你真正能够了解友情的存在，就什麽都不必再说。

又过了很久，胡铁花才慢摄的接着说道：“但你最好莫要忘记，除我之外，你还有很多朋友？”楚留香当然不会忘记。

谁能忘得了苏蓉蓉？宋甜几？李红袖？

胡铁花道：“她们天天都在等着你，甚至比我更关心你，你难道不明白T”楚留香道：“我明白。”

胡铁花道，“我也知道你绝不会不要这些朋友，但你这一去，却真的可能众远回不来了。”

楚留香道，“我”。“我会回来的。”

胡铁花道：“你用不着骗我，那些人曲传说，我也听说过，据我历知，世上比他们更可伯的人，只伯连一个都没有。”

楚留香道：“瞒 x”胡铁花道：“因为石观音、水母、血衣人，他们无论多厉害，也只不过是一个人而已，他们却是一家人，据说每个人的武功都已出神入化！”

楚留香道：“传说是传说，其实” ...”并没有真的看见过。”

胡铁花沉商道：“就因为没有人见过，所以才更可怕。”

他不让楚留香说话，接着道：“但最可怕的，还不是他们的人，而是他们住的那山洞。”

楚留香道：“为什麼？”

胡铁花道：“因为谁也不知道那山洞里究竟有什麽机关，什麽埋伏。”

楚留香勉强笑了笑，道：“连编蚰岛那样的山洞，我都去过，还有什麽别的地方不能去。”

胡铁花道：“莫忘记那次你是多少人去的？若没有华真真，那次你就休想能回来。！他大声说道：“这次你还能找得到华真真那样的人陪你去麼？我楚留香打断了他的话，遭：“能算找得到，我也不能让她陪我去，”胡铁花道：“为什麼？”

楚留香道：“因为这件事只能由我一个人去做，否则...。”胡铁花抢着道：“否则你就永远休想再见到张洁洁了。”

楚留香叹息着，点了点头。

胡铁花道：“这话也是那老太婆说的？”

楚留香道：“不错。”胡铁花道：“所以你准备一个人去，去对付侧一家人连我都不能陪去？”

超贸香道：“不错。”

胡铁花冷笑道：“你以为你尉麼人？是个三头六臂的活神恤。”楚留香道：“我不是。”

胡铁花道：“伤还是非去不研。”建元随轮书冠 aE 楚留香道：“是，胡铁花道：“她真的值得你这麼样做？”

楚留香面上露出痛苦之色，超然道：“不管她值不值得，我都一定要这麼样做。”

楚留香道：“因为我一定要找到这件事的真相，一定要在出那个人究竟是谁，你若是我，我相信你也一定会这麼样做的。”

胡铁花忽然说不出话来了。

楚留香也不再说什么，沉默了半晌，就慢慢站起来，走过去，用力握了握他的手，然後就粹然转身大步走了出去。

他的脚步还是很稳健，但却也很沉重。

胡铁花并没有站起来送他，甚至连看都没有看他。

门外一片黑暗。

无星无月，他的人已消失在黑暗中。

然後胡铁花才转过头，凝视着这一片黑暗，他耳旁仿佛也响起了那老姐的魔咒：“...。休若去了，就得决心放弃休在红尘中所拥有的一切。”h”。“...”泳若夫 7，也必极终生痛苦。”“这一去级然众币复返，你也不能後梅...”。

现在楚留香终于去下。

他究竟走上了条什麼样的路？

是不是有去无回的路？

胡铁花不知道.....没有人知道。

他只能感觉到玲汗正一粒粒从他头额上弛出，慢慢的沿着他鼻例流下来。

他只知道这一去，无论是不是能回来，都一定舍受到很多折磨，很多痛苦。

危险在他们看来，并没有什麼了不起，可是有些折磨和痛苦，却不是能忍受助。

胡铁花突然跳了起来，放声大呼：“恤若是胡铁花，伤能不能就这麼样看着楚留香走上这麼样一条绝路？”

## 第十一章 山在虚无漂渺中

山，山顶。

山顶在群山中，在白云间。

云像轻烟般飘缴，雾也像轻烟般田纳，群山却在烟雾中，又仿佛是真？又仿佛是幻。

只有这清澈的水，才是真实的，因为楚留香就在温水边。

他沿着流水往上走，现在已到了尽头。

一道奔泉，玉龙艇从山顶上倒挂下来，溅起了满天殊玉。

这正是苍天助大手笔，否则还有谁能画得出这一田控犹瑰丽助因画？

进老相传，就在这流水尽头处，有一处洞天招地，隐居着武林中最神秘的一家人。没有人知道他们的行踪，更没有人知道他们曲来历。

现在，这已是流水的尽头，传说中那神秘的洞天在哪里？

楚留香还是看不见。

“难道这一道飞泉，就是苍天特意在他们洞门前悬挂起的珠帘？”

楚留香定过去又停下。

就算这飞泉後就是他们曲洞府购 f1 户，他也不能就这样定进去。

着没有某种神秘的理咒，又怎麼能喝 V 开这神秘的 n 户 2 青石上长滴了薔苔，楚留香在鼠上坐下来。

他脑上似已失去了昔日的神采，显得如此苍白，如此疲倦。

张箔活着看见他现在这样予，舍不会为他心圈 7 为他流泪 y 楚留香轻轻的叹息，抬起头，望着山城的白云。

他仿佛想向白云探问，但白云却无声息。

世上又有谁能带给他消息？

一缕金光，划破白云，照在流水旁。

他忽然发现流水旁出现了条人影，乌发高警，一身青衣 l 一双眼睛在烟雾中看起来，仍然亮如明星，就像是自白云间飞降的仙子。

她双手捧着个白玉瓶，眷起了衣袖，露出双品莹的粉臂，正在旗着山泉。

黄金双曲阳光，就照在她白玉般防胜上。

楚留香看着她，呼吸突然停顿

白云终于有了消息。

帮少女莫非正是白云遣来，为他传递消息的？

楚留香几乎忍不住在赐起来，放声大呼？”“艾青”这少女正是艾青。

她风果依旧，还是楚留香韧见时那麼统媚，那麼美丽。

曲身上穿的，也仿佛还是那天站在万福万寿园击拜寿时同样的衣裳，

耳上藏着对翠玉耳环。

看见了这双耳环，楚留香就忍不住想起那一夜在山下小屋中的绣旋风光。

她的温柔，她的缠绵，足以令世上所有人男人永难忘奸。

但这些 B 予来，楚留香却似已完全忘记了她。

他实在觉得很惭愧，狠内疚，几乎无颜再见她。

但他不 aB 不见幽他正有千百句话要问 d。

“那天钻脑麽忽然不见了？” v“那双摄魂的断手，象征购究竟是什麼意思？”

“现在你怎麼会到这里？”“ 滁不是也积孤神秘 8b 一家人，住在那林秘鲍强天细 ” 楚留香终天温不法放审商陈，“艾窗 ” 山泉闪着光，白玉瓶也在闪着光。

艾青汲满了一瓶山泉，就站起来，转回身，仿佛要走向白云源处。

她竟似完全没有听见楚留香的呼声。

楚留香的呼声更响：艾青，等一等。”

她还是没听见。但这时楚留香自己飞鸟般掠过了山泉，又像一朵白云，忽然落在她面前。

艾青停下步，看着他，面上既没有掠奇，也没欢喜。

她就像是在看着陌生人。

楚留香勉强笑了笑，道：’很久不见下，想不到会在这里看见你 ” 艾青面上还是全无表情，冷伶的看着他，道：“你是谁，为什麼拦住我的路？”

她的声音柔媚清脆，还是和以前一样，只不过已变得冷冰冰的，全无表债。

楚留香道：“你 ” ...你怎麼不认得我了？” 艾青冷冷道：“我根本就从未见过你。”

楚留香长叹了一口气，苦笑道：“我知道我亏负了你，可是...我也有我的苦衷”。我也曾千方百计的找过你。”

艾青皱眉道：“你在说什麼？我根本听不懂 ” 楚留香不由自主，又摸了摸鼻子，道：“你难道真忘了我？”

艾青道；“我本就不认识你。”

楚留香道：“但我却认得你，你 D4 艾育。 p 艾育道：“我也不认识艾青，闪开 ” 独助手忽然向楚留香脸上挥了过去。

楚留香只有闪开。

他当然还有别的法子来对付她，但在这种情况下，却只有闪开。

一个女孩子，若咬紧牙关说不认得你，你除了让她走之外，还能怎麼样呢？

可是，她为什麼要这样做为什麼忽然会变得如此玉馈 2 难道她出有什麼不能告人的苦衷？

难道她的爱，已变成了恨？

楚留香想不通。

艾青已从他身旁走过去，带着种淡狡的香气定了过去。

就连这香气，都是楚留香所熟悉的。

他死饱不能相信这少女不是艾青。

白云飘渺 u



艾青的身影，又将沥面消失在白云中。

楚留香突然转身，跟了过去。

艾青走得并不快，腰膝购娜，仿佛露中的花，风中的柳。

少女走路防风姿，本是迷人的

但楚留香现在却已无心欣赏，他只是因着她走。

山路窄面崎蛆，也不知是由哪里开来？也不知道行向何处？

山路的尽头，只有白云，看不见洞天福地，也看不见琼楼玉宇。

艾青却似已将乘风归去。但归向何处呢？

楚留香跟得更近，迫得更紧，生怕又失去她。

艾青突然回头，目光比山顶的风更尖锐，更冷，盯着楚留香，冷冷道：“你跟着我于什麼？”

楚留香道：“我……还想问你几句话。”

艾青道：“好！问吧。”

楚留香道：“你真的不是艾育？”

艾育道：“族这名字我都未曾听过。”

楚留香道：“万福万寿园呢？”

艾育道：“那是什麼地力？”

楚留香道：“你没有去过？”

艾育道：“十年来，我根本从未下山一步。楚留香看着她，实在已无话可说。所有的一切事，全都是为了她在万福万寿园中放了个屁而剥起的。现在她却说从未到万福万寿园去过，而且从来未见过楚留香。楚留香长长四息一声，喃喃道：“也许我认错了人，也许我根本不该再见你。”

艾青道，“不错，你根本就不该来的，那天也不该到万福万寿园去助。”

楚留香霍然始起头，道：“你既然不认得我，怎知道我去过万福万寿园。”

艾青脸色立刻变了，身子突然掠起，掠入了飘渺的白云中。

楚留香正想迫过去，但就在这时，白云间突又出现两个人。

两个商衣高冠的中年人。

他们不但装束打扬和楚留香那天见到麻衣老人完全一样，就连神情都仿佛相同。

他们的脸，惨白面无血色，显得说不出的冷漠，说不出的高傲。

也许他们是来自天上的，也许是来自地下，无论他们来自何处，都像是不屑与凡人为伍。

楚留香忽然明白了。

那麻衣老人夫妇，想必就正是那娃麻的一家人中助接着。

张待洁和这一家人，想必有某种神秘而不寻常的关系。

那天她突然失踪，也说不定就是被那麻衣老人夫妇逼定购，否则，她又怎忍心不告而别，而且一别无消息。

楚留香助心，就像是被火焰燃烧着

他发誓，无论如何，也得将她从这一家人手里救出。无论要他付出多大的代价，他都在所不惜，甚至逐死都决无关系。

山风映散了白云[白云又聚起

那两个麻衣高冠的中年人。还是冷冷助站在白云间，冷冷的看着楚留香。

其中一个人身材狡矮，但看来却更威严，突然道：“你从哪里来，最好还是赶快回到哪里去。”

他的声音也和他的神情同样冷漠高傲，就像是神在对他的子民发号施令。

楚留香反而镇定了下来，慢慢道：“为什麼我一定要回去？”

席衣人道：“因为这本不是凡人该来的地方。”

楚留香笑了，道：“这不是凡人该来购地方？你难道不是凡人？”麻衣人道：“我不是。”

他神情还是那麽冷摸高傲，就好像真的格自己当做神，样 1 楚留香笑道：“你若不是人，是什麼？”

麻衣人冷冷道：“你既不该来，更不该问。”

楚留香道：“我也来了，也已问过了。”

另一个麻衣人突然道：“你既已来了，就不必再回去。”

楚留香道：“我本就不想再回去。”

两个麻衣人对望了一眼，身子突然同时一转。

每个人都会转身助，但他们的转动购姿势和方法。却跟任何人都绝不相同。

他们的身子忽面向左转，忽而向右转，不但转动自如，而且转个不停。

建楚留香都看不出他们这是干什麼？

“难道他们想将自己转晕？”

就夜这时，两个麻衣人忽然又同时向他转过来，绕着他的身子转，越转越做楚留香当然风过“八卦游身攀”一类的功夫，这种功夫！厉害之处，就是围着你的身子转，转得你头晕脑铄，然後再乘机出手。你根本就不知道他们何时会出手，更不知道他们将从何处出手，所以想防备都很难。但“八卦游身掌”那一类的功夫也绝不是这样子助。

那种功夫只不过围着际韩，他们自己的身予并不转。

这两人却像是两个大陀螺。

楚留香又笑了笑，道：“我现在才知道你们是什麼了，你们果然不是人，是...”他的话还没有说完，两个麻衣人突然同时出手。

他们一共四只手，但手的影子却像有二三十个，四面八方的向殖留香拍了过来。

谁也看不出他们哪双手是实，哪双手是虚。

楚留香好像也看不出。

只听“拍 2 拍 2 拍拍！”一连串四响掌声。

楚留香就已例下。

他怎麼会如此容易就被人击倒？

是不是因为他从未见过这种武功？

这种武功的确太诡异，太奇妙。

“带他回去 1”“为什麼要带他回去？”

“这人绝不是无意中闯来的。”

“所以休要带他回问他的来意？”

“不错。”

这当然是麻衣人的对话，声音还是同样的冷漠，虽然他们一出手就貉对方击倒，但他们自己并不喜欢博意，也不觉得奇怪。

因为他们认为这种武功只要一使出来，本就没有人能躲得了。

就算他们知道自己击倒的是楚留香，他们也不会觉得意外。

事实上，楚留香究竟是谁？他们根本不知道。

所以楚留香是不是真的被他们击因而昏迷，他们也不知道。

楚留香慢慢的将眼睛张开一线。

直到现在，他才微开眼睛。

那两个麻农人一路将他抬到这空，他都一直闭着眼睛，虽然他说不出来有多麽想看看他们入山的途径，但他还是勉强忍耐着，勉强控制使自己。

因为他知道他们与人交手的经验虽不丰富，问题虽不多，但耳目反应，却一定比平常人都灵敏得多。

他们也许看不出他是否真的晕倒，但你无论有什么动作，都一定休想瞒过他们。

无论对人和事。楚留香的判断，一向都很少有错误的。

几乎从来没有过

这是间简陋曲石室，简陋而古朴。就像是那些麻农人本身一样。

总令人觉得有种不可描述的高傲等贵之意，令人不敢轻视。

无论谁到了这里，都会突然觉得生命的短促自身的渺小。

石壁上点坐不着，亮得就便是镜子。

屋顶很高，高不可攀，屋子里除了一张很大的石榻外，几乎全无别的陈设。

现在，楚留香就躺在这石榻上，目光从屋顶移向石壁，又从石壁移向门。

门是关着的。

门外是什么地方？有些什么东西？是不是还有人在看守着？

楚留香完全不理会。

他只能感觉到麻农人转过很多次弯，上了几次阶梯后，才将他抬到这里。

然后他们就听不到任何声音。

麻农人到这里来了？准备怎么样处置他？楚留香也完全不知道。

现在他想知道一件事那圣坛究竟在哪里，要用什么法子才能进得去？

在这里等，等到有人单独进来的时候，用最快的手法制服他，换过他的衣服，再用最简单的易容术改变一下容貌，然后就混出去。

那圣坛外想必总有些特殊标志。

假如他运气稍微好一点，说不定就能混到那里，只要他能闯进去，以他的轻功，就很少有人能拦住他。

这就是楚留香想出来的法子，可是连他自己也知道，这法子实在不太高明，非但不高明，而且毛病很多。

第一，假如没有人单独进来，他这法子根本就行不通。

第二，易容术也是根本靠不住的——你可以改扮成张三李四，去瞒过不认得的人，但这里的人却是一个大家族，每个人彼此都一定很熟悉，他很容易就会被人认出来。

第三，那圣坛之外也许连一点标志都没有，就算他能找到那里，也认不出来，也许他根本就找不到。

这法子不但太冒险，简直可说是有点荒谬。

但这却是他能想得出来助唯一曲法子，何况他运气一向不错。

所以他只有等。

石板冷得要命，醒得要命，睡在上面，骨头都会睡硬，骨髓都像要结冰。

他真想下来溜溜，活动活动筋骨，接下去说不定有多少场硬战要打，这些日子来，他助精神和体力却差劲得很。

可是，假如刚好在他活动的时候，有人进来了，那怎麽办呢？

所以他只有老老实实助，销在又冷又硬的石板上，自己对自己苦笑。

楚留香这一生中，几时做过这种纺头缩脑、畏首畏尾的事。

他胆子真曲这麽小了？真的这麽怕死？

楚留香暗中四了口气，只有他自己知道，他怎麽会变成这样子了。

江湖传说，楚留香根本不是人，是个鬼，是神。丈以前他劳真的是神，现在他日变成了见人。

天上地下，也只有一种力量，可以使人变成神，使神变成人。

门外终于响起了脚步声。

两个人的脚步声。

楚留香的心往下沉，自从交上桃花运後，他就没有以前那样的好运气了。

两个人定进了石屋，一个人的脚步声较轻。一脚步声重些的一个人，走在後面。

楚留香的心里盘算着，他有把握在一刹那间，制往後面的那个人，同时将出路挡住。

前面的人短跑也跑不出去。

这当然也是冒险，但他实在已没法子再等下去，何况，以後的人说不定更多。

他念头转得很快，动作更快，一想到这里，他的人已飞了起来。

没有亲服看到过的人，绝对无法想象楚留香骤然行动时是什麼样子。

那就像是飞鹰，却比飞鹰发动更快，那又像是兔，却比兔更悍彪迅急。

他行时如风云，下击时如雷电。；他并没张开服击看走在局面的这个人，但身形一闪，已雷电般往这人击下。

只可借他算错了一点。

这人的脚步虽重，反应也快得惊人，身子突然的溜溜一转，人已滑出七尺。

楚留香凌空翻身，翻身追击，疾然反掌斜削这人的後颈。

这人身又一转，指尖划向楚留香胸脉门，招式灵变连削带打，以攻为守，只作凭这几招，已可算是一流的高手。

他再也想不到楚留香这一事竟是虚招，确也想不到超 e 香身子悬空时，招式还能改变，而且改变得令人无法思议 q 他只召见楚留香的身子突然在空中游鱼般一围，尼失已踢肉他救肋下气血海穴；他虽然看到，也知道应该如何闪避，但等他要闪避时，已来不及。

他思想还在准备下一个动作，人却已阅下。

楚留香一击褐手，掌心却已沁出冷汗。

他虽然将这入击倒，距离门户却已有七尺，并没有筒住前面一个人曲出路。

这人说不定早已逃脱，只要他走出了这屋子，楚留香就休想走出去了。他又算错了一着。

他也永远想不到，这人居然还静静站在那里，看着他。

他直到现在，才看见这个人。

艾虹

楚留香又惊又喜，几乎忍不住要失声大叫了出来。

艾虹脸上却连一点表情也没有，身上穿的也不短是锈人的红穆。

她也穿着件宽大的席构，完全掩没了她苗条动人的身材。

独胜上也似乎戴了个面具，她的情感也全都被！在这面具里。

可是她刚才为什麼不乘机选出去报警呢？

楚留香心里充满了感激，忍不住走过去，想去握住她的手。

她的手在衣袖里，胸部後退了两步。

她也变了，已不是以前那娇俏柔媚，如小鸟依人的女孩子。

抛看若楚留香助时候，就像是看着个陌生入。

楚留香也只有停下脚步，勉强笑道谢谢伤。”

汲有回座 n

，楚留香还是要问：“弥怎麼会在这里前 7 难道伤也是这一家曲人？你认不认得张洁洁？她是不是也在这里？”

他问的话，就擦楚石头沉入水中，完全得不到一点反应。

楚留香叹了口气，苦笑道：“我知道你有很多秘密不能说，稳只求你，告诉我，这里助圣坛究竟在什麼地方 t”。

艾虹冷冷的看着他，突然抢起手，反手点住了 e 己的穴道，她也倒下。j 楚留香突然很吃惊，但惊讶得并不太久。

他已明白她的意思。

她不忍伤害楚留香，但也不能为楚留香傲任何事。

这已是她所能做到的极限。

楚留香只有感藏，她已尽了她的心意，他对她还能要求什麼呢？

外面是条很长曲石廊，两边当然有别的门，每道门看来都是完全一样助。

谁也不知道推开门後，会发现什麼？会遇到什麼事？

任何一道门的後面，都可能是楚留香所要寻找的圣坛。

任何一道门後面，也都可能隐藏着致命助危机。

幸好外面并没有防守的人。

这里已是虎穴，无论谁定进来，都休想活着出去，又何必再要防守的人？

“统然是圣坛，总该有些特别的地方。”

楚留香为自己下了个决定，低着头，垂着手，尽力使自己的脚步安详稳定。

他还记得那麻冠老人走路助姿态，也许这里的人走路都是那样子的。

灯光是从石壁间嵌着的铜灯中发出来的，光线柔和，并不太亮，楚留香觉得很幸运，他虽已换上麻冠麻衣，但脑上一定弄得很糟。

既没有镜子，又缺乏工具，更没有充裕随时间，在这种情况下要易容改扮，简直就好像六十岁的老太婆，想把自己劲成十六岁的小姑娘一样。

走过这条长 68，他身上的衣服，就几乎已经快湿透了。

转过弯後是什麼地方？

他稍稍探出头，悄悄的张望，还是没听到连人声都没有。

他刚松了口气，呼吸突然停顿。

前面确实看不见人，也听不见人声。

但後面呢？

楚留香不敢回头，又不能不回头——他已发觉後面仿佛有人的呼吸声。

後面不只一个人——有七八个人。

七八个人幽灵般一连串跟在他身後，就像是突然自地下出现的鬼魂。

楚留香回过头，脖子就像是忽然变成了石头，完全僵硬。

一张全无表情的脸，正对着他，一双冰冷冷的眼睛，正看着他。

楚留香忽然觉得这里的灯光实在太亮了。

这人还在冷落的看着他，没有动作，没有说话。

楚留香向他点了点头。

这人居然也向楚留香点了点头。

楚留香道：“你好？”

这人道：“你好。”楚留香道：“吃过饭没有？”

这人道：“刚吃过。”

楚留香道：“吃的是什麼。这人道：“肉。”

楚留香道：“什麼因猪肉还是牛肉？”

这人道：“都不是，是人肉，超混进这里来的人肉。”

楚留香笑了，道：“那一定难得很。”

他的话还未说完，身子始着石壁一滑，人已转过弯，滑出去三四丈。

然後他身子就像箭一般的向前穿了过去。

他不敢回头，一回头身法就攞了，他也用习惯回头去看，後面助人反正一定会追来的。

长溜的尽头又是长田。同样助石壁，同样的 f ]。

这见鬼约地方也不知有多少条石魔，多少道 n。

楚留香公里突然又感到一种说不出助恐惧。

他左转右转，转来转去，说不定还是在同样的地方兜圈子。

别人根本不必追，在那里等着他就行了，等着他自己倒一产去。

但明知如此，要跑到什麼时候为止呢？——因下去为止？

这地方看来很简单，很平常，并没有什麼特别可怕的危机和埋伏。

楚留香直到现在，才知道这地方只有一个弯可以转，只有一条路可以走。

他根本就没有选择的余地。

顽皮孩子们常常会将一空盒子隔成许多路，再捉老鼠放进去，看着老鼠在格子里东奔西突。

楚留香忽然间发觉自己现在助情况，和格子里的老鼠也差不了多少，说不定上面也有人正在看着他，一想到这里。他立刻停下来。

无论为了推，无论为了什麼原因，他都不愿将自己当做老鼠。

就算别人并没有这麼想，至少他自己已经有了这种感觉。

这种感觉可真不好受。

後面的人居然还没有追到这里来，一溜是因为楚留香的轻功太高，还是因为他们明知菌楚留香已经无路可定？

无论为了什麼，他们迟早还是要追来的。

楚留香长长叹了一口气，决定接开最近助一道再说。但就在这时，最近的一道门忽然开了，里有个人正在向他招手。

他看不见这个人，只看见只手。一只柔若的纤纤玉手，也许就正是那只催魂夺命的手。

楚留香却已穿了过去。

在这种情况下，他已无法顾忌碍太氮他决心要睹一赌。

自险，岂非本就是楚留香生命中一部份，正是最重要的一部份，他进入那道门。门立即关了起来，关得很紧。

屋子里竟没有灯，楚留香连这只手都看不见了。

这究竟是谁的手？

黑暗，伸手不见五指。

什麼也听不见，什麼也看不见，只能嗅到一阵阵续谈的香气。

这香气仿佛很熟悉。

楚留香刚想说话，这只手已掩佐了他的嘴。

一只光滑柔软的手，却冷得像冰。

没有人能掩住楚留香的嘴。有灯光的时候不能，黑暗也不能。

除非他认得这个人，信任这个人，知道这个人绝不会伤害他。

这个人是谁呢？

楚留香耳畔响起了温柔、却带着埋怨的低语声：“你好大的胆子，居然敢到这里来？你还想不想活着回去？”

这声音更熟悉，是艾青的声音：“我刚假装不认得你，你就应该明白我的意思，就应该定，我真没有想到有时你也笨得像只驴子。”

楚留香握住了她助手，轻轻拉开，轻轻叹息，道：“我明白你的意思，可是翻 p 宋不可。”

艾青道：“为什麼？难道……难道你是来找我的？”

楚留香无语。

艾青也轻轻四息了一声，幽幽道：“我也知道不是，曲绝不会为了我冒这种险，我……我只不过是你许许多多女人当中一个而已，你可以忘记别人，当然一样可以忘记我。”

她的声音幽怨凄楚，她对楚留香已动情。

楚留香心里充满了撒疚和怜惜，忽然觉得自己实在很对不起这女孩子，忍不住将她的手握得更紧，柔声道：“我并没有忘记你，也曾千方百 tf89 找域你，可是……可是……”

艾青道：“可是这次你并不是来找我的，你根本不知道我舍在这里。”

楚留香只有尽认。

艾青购声音忽然变得很冷淡，道：“其实你也用不着觉得对不起我，我去找你，的的确确本是为了要杀你的。”

楚留香道：“可是後来你……，艾青道：“後来我还是在骗你，那次我突然失踪，并没有人逼我，是我自己溜走的。”

楚留香放开了握佼她助手，又开始摸鼻子了，仿佛连鼻子里都有了酸水，又酸又苦。

艾青道：“难道你以为天下的女人都要缠着你，难道你以为自己真的很了不起？”

楚留香苦笑道：“无论如何，你今天总算冒险救了我。”

艾青淡淡的说道：“我救你，只不过是因为我觉得你很傻，傻得很可怜，上了别人的当，还在自作聪明。”

楚留香道：“我究竟上了谁的当？究竟是谁在暗中主使你杀我？”

艾青道：“我看你还是不要知道为好，何况你根本就不舍勿道。楚留香道：“我一定要知道。”

艾青冷笑道：“你以为谁会告诉伤，你以为你自己能查得出来。p 楚留香道：cJ 要你告诉我，圣坛在哪里，我就能查出来。”

艾青道：“圣坛？你想到圣坛去？”

她声音忽然变得嘶哑，似乎充满了恐惧。

楚留香道：“我到这里来，就是为了要到那圣坛里去找一个人。”

艾青道：“找谁？”

楚留香道：“找你们的圣女。”

艾青沉默了很久，才冷冷道：“你知不知道？什麼样助人才能见到圣女。”

楚留香道：“不知道。”

艾青一字一字道：换死的人 1 现在位也许还有希望超出去，但你着想见她，就非死不可。”

楚留香道：“我也非去见她不可。”

艾青道：“你想死？”

楚留香长长叹了口气。用叹气来召复别人的话，通常就等於承认。

艾青又沉默了很久，忽然道：“好 D1 我这就带你去。”

楚留香大喜道：“谢谢你。他这句话还没有说，突然觉得有根针闻人他的腰上购软麻充。这次他真的倒 P 去。艾青助声音更冷，笑道：“我本来还想设法救你一条命，可是伤踞然想死，我不如期成全了你[”楚留香只有听着，现在他就算还能开口说话，也无话可说了。

他永远也没有想到，连她也会这样子对付他。

他忽然发觉自己对女人的了解，并不比一头驴子多多少。

## 第十二章 奇迹

门已开了。

灯光从门外照进来，艾青却已跨过楚留香，走了出去。

她连头都没有回，连看都不再看楚留香一眼。

谁说男人薄幸？谁说男人的心肠硬？

女人的心若是硬起来时，简直连钉子都敲不进去。

楚留香索性闭上了眼睛，什麼都不去看，什麼都不去想。

出真正能什麼都不想的，只有一种人。死人楚留香从未觉得自己是个死人，也从未觉得自己是个快死助人。

无论在多艰难、多危险的情况下，他心里却还是充满了希望。

一个人只要有希望，就有奋斗的勇气，只要还有奋斗的勇气，就能活



下去。

有人甚至说：你就算已将刀架在楚留香助脖子上，他也有法子从刀下逃走。

但现在，他却忽然觉得自己简直是个死人。

这一切事，都是由艾青开始的，这一切计划，显然也都是艾育获暗中主持。

若没有艾青，根本什麼事都不可能发生。

只要是个活人，只要还有一点脑筋，就必定能想到艾青就是那个真正想杀楚留香的人。

楚留香自己却偏偏没有想到，甚至从来也没有怀疑过她。

这就好像一个到处找钥匙开门的人，钥匙明明就摆在他面前，他却偏偏看不到，偏偏要去钻阴沟，挖地缝，找得一身是泥。

到后来连眼睛都已被源蒙佐，当然就更看不到钥匙在哪里了。

你说这种人不是死人是什麼。

楚留香叹了口气，嘴里苦得就好像刚吞下七十斤黄连。

那天晚上，在那溪水中出现的黑衣老姬，显然也是跟艾青串通好的，说不定就是艾育自己。

她故意告诉楚留香那些话，只不过是想要楚留香自己投罗网而已。

阿鹊岂非也曾有过同样的企图。

那次的事实在是楚留香得意之笔，那麽多设计精巧的诡计，全都被他一件件看破了。

但这一次，无论换了谁，也许都不会上当，楚留香却偏偏掉了进去。

只要你方法用得对，天下根本就没有永不上当的人，连楚留香都不例外。

任何人不例外，就算最聪明的人，在某个人面前，也舍变成呆子。

这地方也许根本就没有那见鬼的圣坛，见鬼的(生神)。这种事本就荒诞不经，就算真是个呆子，也许都不会相信。

但楚留香这个聪明人却相信了。

现在他总算已想通，却已来不及了。

JI 外却又有脚步声响起，是几个人的脚步声。

楚留香闭起了眼睛。

他实在不愿再看到艾青那种得意助样予，那种充满了讥谰讽刺助笑容。

他受不了——不是受不了别人，是受不了自己。

艾青既没有田出得意购样子，也没有笑。

事实上，她股上连一点麦 f 额没有。

灯光已亮起。

她就站在那里，冷冰冰购看着楚留香。

还有五个人是跟着她一起进来的，最後一个人是艾虹。

她也站得离楚留香最近，似也不愿看到楚留香——她冒着生命的危险救了他，他却笨得像条泥嫩一样，居然又自投罗网。

另外助四个人，其中有个身材最矮的，正是将楚留香“捉”回来购那麻衣人。

他看着楚留香，显得愤怒而吃惊，沉声道：“我明明已点住他的灾道，将他关在千秋屋里，他怎麼会逃到这里来的。”

艾青冷冷道：“这句话你不该问我。”

这人道：“不问你问谁？”

艾青没有回答，眼睛却瞪在艾虹身上。

这矮子立刻也回过头，瞪着她，厉声道：“刚是不是你跟十三郎一起到千秋屋里去的。”

艾青垂首望着自己的脚尖，一句话也不说。

艾青却已替她回答，道：坏错，十三郎现在还没有窿过来。”

矮子道：“以这人的武功，根本不可能击倒十三郎，何况他早已被独点住了穴道。”

艾育道：“也许他的穴道已先被人解开了，然後两个人再一起对付十三郎。”

矮子道，“你的意思是说谁？”

艾青冷冷道，“武谁都汉有说，只不过说，这件事有一种可能而已。D矮子道：馆道你认为小虹会 ID 着这人；定？”

艾育道：“这句话伤也不该问我，你自己应该能想到的。”

矮子道：“小虹为什麼会做这种事？”

艾育道：“谁知道——我只知道，小虹最近曾经去采购过粮食，巍也看得出这个人是个很英俊的少年。而且很不老实。”

矮子道：“你是说，他们面人早已有私情，他到这里来，本就是为要小虹，所以小虹才会冒险去救他。”

艾青淡淡道：“我什麼都没有说。”

艾虹突然冷笑道：“就算你说了，也根本汲法子证明。p 矮子厉声道：“你还不承认？”

艾虹道：“你要我承认什麼？”

矮子突然出手，五指如鹰爪，向艾虹抓了过去。

艾虹仍然声色不动，冷冷道：“你难道忘了我是什麼地方的人，你敢动我。”

矮子虽然满脸怒容，但终于还是慢慢的将手垂了下去。

艾虹道：“就算真的确有此事，伤们也不能治我的罪，尤其是你。”

她也已拍起头瞪着艾青，冷笑道：“我早就知道你一直在嫉妒我，恨我，在外面你可以借放砍断我一只手，但现在我已是里面的人，你还敢对费怎样 1”艾育沉着脸，也冷笑着道：“我虽然不能对付你，总有人可以对付你的。”

艾虹道：“你难道敢跟我到里面去对证？”艾育大喊道：“去就去，反正事实俱在，你就算狡赖也不行。”

楚留香虽然没法子并口，眼睛也是闭着的，但耳朵还能听得见。

他 E 见的话更证实了他的想法不错。

艾青果然就是那在暗中切谋主使，要杀楚留香的人，连艾虹的手，都是被她砍 Qb。

那天晚上，若不是张洁洁暗示，她那双耳环也许早已要了楚留香的命。

这一计不成，所以她才利用了艾虹助手，来放布疑阵，要楚留香认为她也是被害的人。

等她发现艾虹去找楚留香，就立刻令人将艾虹架回来，因为她生伯艾虹舍泄 a8J0 的秘密。

现在她这麼样，正是一石二鸟之计，不但除去楚留香，也乘祝除去了艾虹。

那时她没有杀艾虹，也许只因为艾虹是里面的人。所以才不敢妄动。

楚留香虽然又明白了许多事，但还有些事却令他更想不通。

“里面”究竟是什麼地方？他们本来是一个家族助人，为什麼还要分里面外面？

张洁洁呢，难道也是他们这家族的人？纳或只不过是把她利用的？

她是不是也已发现张洁洁对楚留香动了真情？

张洁洁是不是也已遭了她的毒手？

无论如何，楚留香都已细道，今生再和张洁洁见面的希望已不多了。

他还能逃出去的机会当然更少。

“每个人都难免要被人愚弄，每个人都难免要死亡的。”

他忽然觉得很疲倦，很疲倦...”

死，岂非正是最好的休息？

一个人若已觉得活着很无趣时，就该不会再有奋斗求生的勇气。

这时他就会觉得很疲倦，疲倦得情愿放弃一切，来换取片刻的休息。

楚留香忽然也有了这种感觉。

无论谁这一生中，都难免偶面会有这种感觉的。

也不知道是谁用黑巾蒙起了楚留香的眼睛，再将他拍起来。楚留香知道他们是要将他抬到“里面”去。那究竟是什麼地方？为什麼如 2k 神 T 又转了几个转，上下了几十级石阶，他们才停了下来。忽然间，一阵清脆的钟声响起，余音统绕不绝。钟声消失後，楚留香就听到了一阵石门滑动的声音，然後他们才走了进去。他们的脚步更轻，勇缓，连呼吸仿佛都显得特别谨慎。

楚留香虽然什麼都看不见，但却忽然有了种说不出的奇异感觉 p 裁仿佛一个人在四望无涯的班资中迷失了路途，又仿佛忽然闯入了一种神秘、庄严、宏大的神殿里。

那种感觉有几分像是敬畏，又有几分像是恐惧，但却又什麼都不是，只是种无法描叙的迷惘。

所以等到有人替饱解开了这条黑巾时，他还是忍不住张开了眼睛。

这里果然是个神殿，比世上所有的庙宇殿堂都庄严伟大穆多。

一层又一层的石防。从他们跪着的地方，向前面伸展出去。伸展到数十文外。

四下香烟统绕就像是原野中助雾一样。

从烟雾中看过去，可以看到最前面有张很宽大购椅子。

椅子是空的，四壁却划满了奇异的符咒。

突然间，又是一阵钟声响起。

所有的人立刻全都五体投她，钢调拜倒。连楚留香的身子都被人按了下去。

一个谁也说不岌有多麼神奇诡秘的人。

他身上穿着件宽大的七色长袍，金光灿烂，亮得就仿佛是无上阳光。

他脸上戴着个狰犴奇异曲面具，也仿佛是用黄金铸成的。

远远看去，这人全身都仿佛被一种奇异的七色金光所笼罩。

所以他根本看来就像是火焰，是烈日，别人根本就无法向他逼祝。

他身後仿 b 还战着一人影。

但在他的光芒照耀下，这人影已变得虚幻飘渺，若有若无。

楚留香只抬头看了一眼，全身的肌肉就已兴奋而僵硬。

他立刻又想起了那神秘的月夜，舅中的魔姬。

那魔咒般的话声，似又在池耳边陶起。

“他们信奉的，是种狠神秘的宗教，他们助神，就在他们的圣坛虽。”

“他们的神既不是偶像，也不是仙巫，他们的神是生神，伤不但可能看得见他的形像，甚至可以听得到他的声音。”

“你只要能到了他们的圣坛，看到他们的神，就没有人再能伤害你。”

“所有的一切秘密，他全都会为你解答的。”

那魔姬说的话，竟没有骗他。

这地方竟真的有个圣坛，圣坛中竟真的有个活生生的神。

可是他真能为楚留香解答一切秘密么？

现在楚留香连开口的机会都没有，但他心里却又有了希望。

然后，他果然听到了这神助声音。一种虚无飘渺的声音，卸带着种不可描述的魔力。

“是谁将这陌生人请进来助？”那矮子和艾青同时以首叩地。

“为什么？”

于是这矮子就将事情的经过说了出来，他的声音本来充满了威严和权力，但现在却已全变了，甚至已变得有些口齿不清。

神倾听着，过了很久，才缓缓道：“你是神前的司花女，怎能与见人有私情？”

这句话是对艾虹说的。

艾虹立刻调头在地，既没有抗辩，也没有申诉。

她竟似已真的认罪了。是不是因为这件事根本解释不清。

这显然是不可原谅的大罪，“罪犯天条，应该受什么刑？”

神在沉默着，似乎也在考虑，到最后才终于说出了两个字——血刑！，什么叫血刑？

看到艾虹面上的恐惧之色，已可想见那必定是种极可怕的刑罚。

楚留香的心也抗了下去。

现在他总算已到了他们的圣坛，总算已见到他们的神。

但那些神秘，还是没有人为他解答。

他还是听不到张洁洁的消息。

只不过他现在总算又想通了一件事。

艾青这么做，原来竟是为了想借他们的神的手，来除去楚留香，将楚留香这个人从此消灭，而且根本就不容人有任何复仇的机会。

可是，她和楚留香究竟有什么仇恨？为什么一定要杀他？这是最重经助一点，楚留香竟至死也不明白！刑具已摆来。

这神殿就是刑场。

艾虹已恐惧得整个人都瘫软。

血刑的意思，原来就是你流血面死，要你用你自己的血，来演自己的罪。

现在钢刀无异已架上了楚留香的脖子，他还有法能从刀下逃得走么？

艾青冷冷地看着他，还是连一点表情也没有，就像是在看着个陌生人一样。

又有谁能想得到，她的心机竟是如此深沉，手段竟是如此毒辣。  
怕连他们都想不到。

血刑

z 这又是多麼残酷，多麼可怕的刑罚。

他们的神似不忍再看下去了，突然站了起来。

钟声一响

楚留香面上忽然露出一一种非常奇怪的表情。

神似乎已想温下去。

楚留香突然大喝道：“等一等。”

这喝声就像是晴天中的霹震，震惊了所有的人。

喝声中，楚留香的人已横空掠起。

他岂非明明已被点注穴道？

没有人知道，是什麼原因使他恢复了这科超人的能力没有人能形容他这种能力，也没有人能形容他这种身法在这一瞬间他已不再是人，竟已变成了大漠中展翅千里的苍鹰，似已变成了神话中矢矫九天的飞龙。

在这一瞬间，他的能力撒已超出天 | 地下的诸神之上 1 他赫然竟向这神秘的生神扑了过去这生神佃也被他这种力量所震掠，竟似已征佐在那里。

神段下约麻衣人们，低噤着，跃起追捕。

只有艾青还是静静的站在那里，看着，眼睛里也出现了种奇异的表情。

那既不是惊骇，也不是饮恨，反而像是带着淡淡的债修和优颜，就仿佛锦一个人眼看着心爱的燕子，从他身旁飞走 T 佃的。

又有谁真正能了解她的心？

这的确是个可怕的家族，每个人的武功都是一流的身手，每个人的行动都是迅速而准确的。

但就在他们身子扑起的时候。楚留香已飞跃般横掠过数十文石级。

神仍然在金光笼罩下。但那种神秘的庭力却够已消失。

楚留香扑过去，突然闪电般出手。

神没有闪避。楚留香的出手，连神都无法闪避楚留香已揭下了神脸上的黄金面具这才是真正惊心动魄的一刹那这才是真正最重要的一刹那在这一刹那间，神已突然变成了凡人！

在这一刹那间，所有已跃起的麻衣人，忽然重又五体毅地，因甸拜 e j 1 但最吃惊的，并不是他们，也不是他们的神，而是楚留香。

没有人能形容楚留香此刻面上的表情。

同样没有人能形容这“神”面上表情。

楚留香看着他，甚至心心跳都已停止，连呼吸都已停顿。

神也同样征看着楚留香。

眼睛竟也热泪满盈。

一双新月般迷人的服睛。

### 第十三章 有情人终成眷属

神是不是也会流泪的？

是的。

你可以说，世上根本没有神，但却不能说，神是绝不流泪的。因为神也有感情。没有感情的，非因不能成神，也不能算是人。

现在流因的当然并不是神，是人。

神助面具已揭了下来，露出一张苍白美丽的脸，一双新月般的腿赌。

这张股本来永远都是明朗而饱侠的，这双眼睛里，本来永远都带着醉人助笑意。

但现在，脸已惊摔，眼睛也充满了矛盾和演苦。

这并不是因为她不愿意见到楚留香，这矛盾和演苦，是因为他本身而来的。

但楚留香却未想到此时此刻看见她。

张洁洁。

楚留香做梦也没想到过，他们助神竟是张洁洁。楚留香貉面具摄在手里，仿锦有千斤般重。

楚留香手里已满是冷汗。

忽然有一只手从旁边伸过来，接过面具。这是只枯建而苍老的手。

楚留香回过头，看到了一个满身摄衣，用纱荣面的老妇人。难道她就是那在月夜烟水中出现的腕？

现在楚留香还是看不见她的脸，只看见她一双眼睛在黑纱里闪闪发着光。

她凝视着楚留香，缓缓道：“我是不是告诉过你？只要位能到得了这里，不但所有的秘密都能得到解答，而且一定能找得到她。她的声音柔和而慈祥。已和那天晚上完全不同，慢慢的接着又道：“我是不是没有骗你？”

楚留香茫然点了点头。其实他还是不懂，比刚更不懂。

罢他们得到那些答案，现在已完全推翻了。

艾青非但不是主谋害他的人，而且一直都在暗中助着他。

她刚故意点住他的穴道，想必只不过是帮助他进入这圣坛而已。

也许这正是他能到这里来的唯一的一条路。

她不但下手极有分寸，而且时间算得极准，那般将楚留香封闭注的力量，检巧就正在最重要的一刹那间自动消失了，否则，楚留香又怎能一跳而起？

艾虹显然也早已跟她串通好了，一起演出这戏曲。

所以她无论对什麼罪名都不否认。

主谋要系楚留香助人，既不是她们，却又是谁呢？

难道是张洁洁？

那也绝不可能——她若要杀楚留香，机会实在太多了。

所有的秘密依然还是秘密，还是没有解决。

可是无论如何，他总算已见到张洁洁了，对他来说，这一点才是最重要的。

无论这里是圣坛也好，是虎窟也好。

无论张洁洁是神？还是人？

这全不重要。重要的是，他还是在热爱着她。而且终于又相聚在一起。

他张开了双臂，凝视着她。

她投入了他的怀里。—...

在这一瞬间，他们已完全忘记了一切。不但忘记了他们置身何地，也忘了这地方所有的人。

眼泪是咸的，却又带着丝淡淡的甜香。

楚留香轻吻着她脸上的泪痕，购购道：“你这小表，小妖怪，这次你还想往哪里跑。”

张洁洁轻咬着他的脖子，哺购通：“你这名鬼，老臭虫，你怎么会找到这里来的。”

楚留香道：“你明细我会找来的，是不是？你就算飞上天钻入地，我还是一样能找到你。”

张洁洁瞪着眼，道：“你找我干什么？是要我咬死你？”

她咬得很重，咬他的脖子，咬他的嘴，她的热情已足以让他们两个人全都燃烧。

可是她刚为什么那么冷。

楚留香顿起刚的事，想起了刚刁的人——这地方并不是只有他们两个人。

他忍不住往下面偷偷因了一眼，才发现所有的人都已五体伏地，匍匐拜倒，没有任何人敢抬头看他们一眼的。

她难道真是神？

否则这些人为什么对她如此崇敬？

张洁洁忽然搔起头，道：“你几时变成了个木头人的？”

楚留香笑了笑，道：“刚。”

张洁洁道：“刚 T”楚留香道：“刚伤看见我，却故意装中不认得我的时候，那时你 S1 驰是个木头人。”

f 张演洁道：“不是木头人是神”楚留香道：“神？”

张洁洁道：“你不相信？”

楚留香叹 7 口气，道：“我实在看不出你有哪点像神的样子。”

张洁洁的脸又红了，咬着嘴唇，道 Id 那只因现在我已不是神了。0 楚留香道：“从什么时候你又变成人酌。”

张洁洁也笑了笑，道；“刚水。”

楚留香通；“刚？”

张洁洁道：“刚刁’你将我面具掀起来的时候，我就又变成人了。”

她又开始咬楚留香的脖子，呢 B 着道：“不但又变成了人，而且是个又会咬人，义会撒娇的女人，活生生的女人。”

没有人能否认她这句话，存咬人和撒娇这两方面，她简直是专家。

楚留香又叹了 n 气，苦笑道：“我还是不懂，非但不懂，而且越来越糊涂了。”

只听一个人道：“你慢慢就会撞的。”

那黑衣巷姬出现了，正站在他们身旁，看着他们微笑。

楚留香脸乙不禁有些发烧，想推开张洁洁，又有点舍不得，他能再将她抱在怀里，实在太不容易，何况她又实在抱得太紧。

黑衣老姬笑着道；“你用不着伯难为情，她已是你的，体随便在什么时候，什么地方抱佐她，都绝没有人敢於涉你。她忽然高举双手，大声说了几句话，语音怪异而复杂，楚留香连一个字都听不懂。圣坛下立刻响起一阵

欢呼声楚留香正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圣坛已忽然开始往下沉。沉得快，沉得很快。忽然间，他们已到了地'F 一间六角形的屋子里，一张六角形的桌子上，居然摆满了酒菜。黑衣老姬笑道：“酒是波斯来的葡萄酒，菜也是你喜欢吃的。”

张洁洁抢着拍手笑道：“好像还有我喜欢吃的鱼翅。”

她笑得就像是孩子。

楚留香却有点笑不出，忍不住道：“你们早已算准我会到这里来了？”

黑衣老姬居然也眨了眨眼，笑道：“我只知道楚香帅要去的地方，从没有人能阳拦他的。”

无论什么样的秘密，却总有个解答的。

黑衣老姬终于将这答案说了出来。

这其间最令楚留香吃惊的，是两件事。

第一，张洁洁就是这黑衣老姬的女儿。

第二，要杀楚留香的人，竟也是这黑衣老姬。

她朗然要杀楚留香，为什么又指点了楚留香这条明路呢？

这其中的原因，的确神秘复杂，楚留香若非亲身经历，怕连他自己都不会相信。

我们的确是个很神秘的家族，从没有人知道我们来自什么地方，甚至选我们自己也无法找得到昔日的家乡了。

我们信奉的，也是种神秘而奇异的宗教，源流来自天边，和波斯的拜火教，也就是外来传人中土的佛教有些相似。

我们崇敬的神，就是教中的圣女。

圣女是从我们家族里的处女中选出来的，我们上一代的圣女，选中的继承人就是她——也就是我的女儿。

无论谁只要一旦被选中为圣女，她终生就得为我们的宗教和家庭牺牲，既不能再有凡人的生活，更不能再有凡人防感情。

无论谁只要一旦被选中为圣女，就没有人再能改变这事实，更没有人敢反对，除非有个从外面来助陌生人，能擅入这圣坛。揭下她脑上那象征着圣灵和神力的面具。

但这地方非但秘密，而且从不容外人闯入，无论谁到这里来，简直比登天还难。

历以这种法令也等於虚设，十余代以来，从没有一个圣女能逃脱她终生寂寞孤独的厄运。

在别人看来，这也许是光荣，但我知道一个少女做了圣女後，她过的 B 於是多麼痛苦。

因为我自从生出她之後，就做了这教中的护法，没有人比我跟上一代的圣女更接近，也只有我曾经看到过她，夜半醒来时，固寂寞的孤独面痛苦得发疯的样子。最痛苦的时候，她甚至要我用尖针刺在她身上，刺得流血不止。

我当然不忍看见我的女儿再忍受这种痛苦，我一定要想法子为她解脱。

但我虽然是教中的护法，却也无法改变她的命运，除非上天的真神能赐给我一个陌生人，让他来为魏女儿福下那可怕的面具。

所以我就想到你。

炉中香烟藕渺，黑衣老姬盘膝坐在雾中，据据的说出了这故事。



楚留香就仿佛在听神话一样，已不觉听痴了。

听到这里，他才忍不住插口道：“所以你就叫她去找我。”

黑衣老姬道：“是我要她去的。”

楚留香忍不住摸了摸鼻子，苦笑道，“但你又何必叫她去杀我呢？”

黑衣老姬道：“有两种原因。”

楚留香道：“我在听。”

黑衣老汉道：“我知道休是个很好奇、很喜欢冒险的人，但若这样 14 弥来，你一定还是不肯的，因为你和她本无感情。”

楚留香承认。

黑衣老姐道：“所以我只有先用种方法，来引起你的好奇好胜心，再让你们有接触的机会，让你们自然发生感情。”

楚留香忍不住问道：“你怎细道我们一定会发生感情？”

思衣老姐睁起了眼，看了看他，又看了看她的女儿，微笑道：“像戳女儿这样的女孩子，有没有男人会不喜欢她？”

楚留香叹道：“那倒的确难找得到。”

张洁洁笑了，j8 然道：“像你这样的男人，不喜欢伤的女人也一样难找得很。”

楚留香挟起一统鱼翅，塞到她嘴里，道：“马屁拍得好，货休块鱼翅。”

照衣老姬笑道：“她说得不错，孩若年轻三十岁，怕也少喜坎你的。”

张洁洁吃吃笑道：“你现在岂非还是很喜欢他？这就叫，丈埠娘看女焙，越看越有趣。”

她们母女问，的瞻有种和别人不同的感情，这也许是因为她 J 本就是窿一个很特别的环境中生存的。

楚留香却听招脸：义发烧了。

黑衣老姬看着他们，微笑道：“有的人与人之间，就好源滋石积锈一般，一温上就很难分开，这大概也就是别人所说助缘份。”

楚留香遁：“你刚说的两种原因。”

黑衣老姻点点头，道。”费刚也说过，无论谁想到这里来，卸难如登天，我虽然听说过你的名声，但却并没有见过你。”

楚留香道：“所以你经考考我。”

黑衣老姬笑了笑，道：“我是要考考你，看看你的武功闭机智，是不是像传说中那麽高，看看你是不是有资格做我的女婿。”

楚留香苦笑道：“我若被你考死了呢？”

黑衣老姐淡淡道：“每个人这一生中，都难免一死的，是不是 7”她说得轻描淡写，别人的生命在她服中看来，好像连一文都不值。

这也许因为她生长在一个冷骸的环境里，信奉的也是个奇怪的宗教，大家彼此都摸不关心，独根本没有真的接触过有血有肉的人，所以除了母女阁助天性外，对别人她既不关心，也不重视。

楚留香卸听得背脊上直冒冷汗，他本来还想问问姻，为什麼要砍断艾虹的手。

但现在他已发觉这一问是多馀的了。

一个人若连别人助性命都不重视，又怨麼会在乎别人的一只手？

黑衣老姬道：“你们经历过的每件事，都是我亲手安排的，你果然 H06 没有令我失望，所以我那天晚上才会去见你，然後再叫艾育和艾虹夜外面接

惊，所以就算擦伤一定能到这里来的。”

楚留香忍不住吁了口气，道：“现在我还有件不明白的事。”

黑衣定姬邀：“你可以问。”

楚留香笑道：“你为什么不找别人，单单挑中我呢？”

黑衣老姬笑了笑，道：“我知道你是个很好看的男人，很容易得到女人的欢心，也知道你的武功和机智在江湖中都很少有人能比得上，何况你至今还是个单身汉，我相信有很多老太太若要挑女婿时，都一定选中你。”

楚留香只好摸鼻子了。

黑衣老姬道：“但这些原因还都不是最重要的。”

楚留香道：“哦？”黑衣老姬道：“我选中你，最重要的原因是你做了件让我最高兴的事，所以我一直都在想法子报答你。”

楚留香懵然道：“我做了什么事？”

黑衣老姬道：“你替我杀了石观音。”

楚留香道：“你因她有仇？”

黑衣老姬目中已露出怨毒之色，恨恨道：“她简直不是个人，是个吃人的妖怪，而且专吃男人。”

楚留香用不着再问了，他日可想象到。

石观音最大乐趣，本就是抢别人的丈夫和情人，他杀了石观音之后，世界上必定有很多女人要报答他，对他表示感激。但楚留香却希望这是最后一次了，这样他没法子，他实在受不了。

丈母娘看女婿，虽然越看越有趣，但女婿看丈母娘，却一定是越看越生气。

幸好这丈母娘还算知趣，居然定了。

“你们很多天没见，一定有很多事要聊聊，我还是识相点的好。”

楚留香送她出去，第一次觉得她多少有点人性。

张洁洁已从背后抱住了他的腰，又在轻轻咬他的脖子。

楚留香叹了口气，苦笑：“你钢不？道嘴除了咬人和吃鱼翅外，还有别的用处？”张洁洁眨着眼，道：“确？还有啥用？”

楚留香道：“说话，你母亲不是要我们好好聊聊吗？”张洁洁道：“我不要说话，我要……”

她又一口咬在楚留香脖子上，然后才吃吃笑道：“我要啥，你难道不知道？”

楚留香的表情像很吃痛，失声道：“就在这里？”

张洁洁道：“不在这里在哪里？”楚留香道：“哪里不行。”

张洁洁道：“为啥不行？”楚留香道：“我要带你回到我们自己的家，而且越快越好。”

张洁洁道：“不行。”

楚留香道：“为啥不行。”

张洁洁道：“不行就是不行。”

楚留香笑道：“你是不是不放心，是不是怕我被别的女人勾引？”

张洁洁冷笑道：“你以为你真人见人爱？你以为别人真少不了你。”

她忽然瞪起眼，板起了脸，大声道：“你劳真的要走，就一个人走吧。着我不少得了你……你现在走还来得及。”

她就像是条忽然被激怒了的老猫，随时都形备冲出爪子来抓人了。

楚留香看着他，还是在微笑着，柔声道：“你能少得了我，我卸已少不了饱，要定，我们就一起走，否则我们就一起留在这里。”

张洁洁道：“真曲？你真曲愿意阳潘我一起留在这里？”

楚留香张开双臂，拥抱住她，道：“当然是真的，难道休以为我还能离开你。”

张洁洁突又“醛培”一声，因入他怀里。

楚留香锋住她的脸，轻轻托起。忽然发现她苍白美丽曲面上又已挂满泪珠，忍不住道：“A 伤在哭 T 为什麼要哭？你难道还不相信我？”

张洁洁咬着嘴唇，道：“我相信伤，但我也知道，嫁鸡随鸡，现在我已是你的妻子，你无论要去哪里，我都应该跟着你才是。”

她眼泪流得更多，垂首道：“但也就因为我是休的妻子，所以才连累你，害了你。”

楚留香道：“怎会呢？”

张洁洁道：“你刚有没有听见那些人为你发出欢呼声？”

楚留香点头。

张洁洁道：“你知不知道那是什麼意思？”

楚留香摇摇头。

张洁洁缓缓道：“那欢呼的意思就是说，他们已承认我们是夫妻，已接受你做我们家族中一份子，历以...”

楚留香道：“所以怎麼样？”

张洁洁垂首道：“只要成为这家族的一份子，就永远休想脱离。”

楚留香道：“你的意思是不是说，我们已永远不能离开这里？”

张洁洁道：“永远不能”楚留香的脸也不禁有些变了，要在这不见天日的地方度过一生，在他说来，简直是件不可思议购事。

张洁洁凝视着他，缓缓道：“我也知道你绝不会理意众远留寝这里的，你假如真的要走，也并不是绝对没有法子可想。”

楚留香立刻问道：“还有什麼法子？”

张洁洁慢慢的转过身子，一字宇的说道：“就因为曲是我的丈夫，所以才会成为这家族中的人，我看已...”

楚留香忽然扳住她的肩用力短过来，用力抱住了她道：“你不要再说我，我已明白你的意思。”

张洁洁道：“我。”我...”

楚留香又打断了她的话，说道：“你若死了，我就也不再是这家族的人，他们就不会政我出去的，是不是？”

张洁洁凄然一笑道：“da 要弥活着快乐，我宁可死。”

楚留香目中似也有了泪光，紧拥着她柔声道：“现在我只希望你能明白一件事。”

张洁洁道：“你说。”

楚留香道：“我喉一觉得快乐的时候，键是跟你在一起的时候，所以你若真能想叫魂活得快乐，就永远莫要离开我。”

张洁洁笑了。

她的笑就像是黑暗中的第一颖飘屋，阴疆中的第一线阳光。

她也紧紧拥抱住他，泵声道：“我怎麼舍得离开你...。我死也不会再离开你。”

世界上本没有绝对的事情，但“时间”是不是例外呢？在有些人的感觉中，一天的时间，仿佛强侠就已过去，因为他们享乐，勤奋，他们懂得享受工作的乐趣，也懂得利用闲暇。所以他们永远不会觉得时间难以力发。

另一些人的感觉中，一天的时间，过得好像永远过不完一样。因为他们悲哀愁苦，因为他们无所事事，所以才会觉得度日如年。但无论人们怎么样感觉，一天就是一天，一个月就是一个月。

世上只有时间绝不会因为任何人，任何事而改变的，却可以改变很多事，甚至可以改变一切。

一个月已过去，楚留香是不是改变了呢？

张洁洁凝视着他，轻抚着他瘦削的脸，柔声道：“你好像瘦了些。”

楚留香笑了笑，道：“还是演些的好，我本来就一直在担心会发胖。”

张洁洁道：“伤说的话好像也比从前少了些。”

楚留香道：“你难道会喜欢我变成很多嘴助长舌妇 tD 张洁洁道：“你来了已经快一个月。”

楚留香道：“咽？”

张洁洁道：“你是不是觉得这一个月特别长？”

楚留香没有回答，却握起了她的手反问道：“你究竟想跟我说什么？”

张洁洁垂下头，沉默了很久，才缓缓道：“我难道你是过不惯这种日子的，所以才会变了，这样下去你总有无法忍受的一天。”

楚留香道：“谁说的。”

张洁洁笑了笑，道：“这世界上还有谁出我跟你更接近的，还有谁能比我更了解你的？我怎么可能会看出来呢？”

她笑得很凄凉，接着又逼：“我当然看得出来你很喜欢我，正如我很喜欢你一样，所以我希望能够留住你，希望伤在这里也能和以前同样快乐。”

楚留香道：“你并没有撮错。”

张洁洁摇了摇头，凄然笑道：“鹅本来也以为自己没有想错，现在才知道错了，而且错得很厉害。”

楚留香道：“为什么？”

张洁洁道：“因为你...。嗽本就不用于任何一个人的，本就没有人能够占有你。”

楚留香道：“墩不田。”

张洁洁道：“你应该橙。”

她叹息了一声，接着道，“因为除了我之外，世上还有很多人也愿我同样田要你，我虽然不愿离开像，他们也同样不能离开。”

楚留香道：“恢是说我那些顾友。”

张洁洁道：“不仅是你的朋友，还有许许多多别的人。”

楚留香道，“什么人？”张洁洁道：“田要弥帮助助人，撼要弥去为他们解决他们的困难和痛苦。楚留香道：“休以为我应该为别人活着？”

张洁洁道：“我不是这意思。”

她抗吟着，忽又接道：“无论谁活在这个世界上，都应该活着有乐趣、有意义，是不是？”

楚留香道：“是”张洁洁道：“有种人只有要帮助别人时候，他才会变得有乐趣，有意义，否则他自己的生命也会变得全无价值。”

楚留香道：“你以为敌是这种人？张洁洁道：“你难道不是？”

楚留香说不出话来了。

张洁洁骇然道：“女人都是自私的，我本来也希望能够完全独占你，可是你这样下去。

渐颯就会变成另外一个人的。”变成不再是楚留香，到了那时，说不定我也不再喜欢你。”

她又张然笑道：“既然如此，我们又何必一定要等到那一天呢？”楚留香道：“所以...’所以你的意思是...”

张治洁道：“所以致觉得我应该让你定，因为你有你自己的生活，我不应该太自私，不应该用你的终生痛苦，来换取我的幸福。”

她轻抚着楚留香的脸，柔声道：“也许这只不过因为我现在已长大了，已懂得真正的爱是绝不能太自私助。”

楚留香凝视着她，也不知是痛苦，是酸楚，还是感激。他忽然发觉她的确又长大了很多，成熟了很多，也像是完全变了个人。

是什麼使得她改变呢？

楚留香道：“无论如何，你都不能留下我一个人在这里。”

张洁洁道：“为什麼不能？有很多女人岂非都是一个人留在家里的？她们若跟我一样自私，这世上又怎麼会有那麽多名将和英雄。”

楚留香道：“可是你不同。”

张洁洁道：“有什麼不同？窥为什麼就不能学学那些伟大的女人？我为什麼就不能让我的丈夫到外面去帮助别人？”楚留香道：“因为你太寂寞[太孤独，你若走了]...”

张治演忽然打断了他的话，道，“你知道我现在为什麼忽然肯放你走？”

楚留香道：“为什麼？”

张洁洁道：“因为我知道以後绝不会再觉得寂寞。我知道你走了之後，还是会有人陷着我。”

她目光忽又变得说不出的温柔，说不出的明亮。楚留香却忍不住问道：“这个人是谁？”

张洁洁垂下头，轻轻道：“你的孩子。”

楚留香整个人都几乎跳了起来，失声道：“你已有了我的孩子？”

张洁洁轻轻的点了点头。

楚留香用力强住了她，大声道：“你已经有了我的孩子，还要我走。”

张洁洁柔声道：“就因为我已有了你的孩子，所以才肯让你定，也正因为我已有了你的孩子，你才能放心走”。这意思你也该明白的。”

楚留香道：“我们为什麼不能一起选出去？”

张治道：“1a 些天来，你一直都在暗中查看着，想找出条路逃走，是不是？”

楚留香只有承认。一张洁洁道：“你找出来没有？”

楚留香道：“没有。”

张洁洁四了口气，道：“你当然找不出的，因为这里本就只有两条出路。”

楚留香道：“哪两条？”

张洁洁道：“一条在议事厅里，这条路每个人都知道，但却没有人能随意出入，因为那里不分昼夜都有族中十大长老在看守着，你就算有天大的胆

本事，也休想从那些老人手下潜走，”楚留香也只有承认，却又忍不住问道：“第二条路田？”

张演洁道：“第二条路只有一个人知道！”楚留香道：“准？”张演洁道：“1 救助护法人。”

楚留香眼固里发出了光，道：“你的母亲？”

张演洁点了点头，道：“沥以魂若去求她放你走，她也许会答应的。”

楚留香目中充满了希望，道：“她也许会 t1 我们一起走。”

张演洁叹了一口气道：“当然我也希望如此，可是……”

楚留香道：“无论如何，我们总应该先问问勉夫，莫忘记她总是你亲生的母亲，没有一个母亲不希望自己的女儿过得幸福的。”

摄亲当然都希望自己女儿过得幸福，问题是，什麼才算是真正的幸福呢？

幸福边不是绝对购、你眼令的幸福，在别人眼中也许是不幸。

这地方每间屋子本都是阴森森的，看不见阳光，看不见风。

这屋子里仿佛有风，却更阴森，更黑暗，谁也不知道风是从哪里采购。

黑衣老嫗势静助坐在神竟前的麓团上，动也不动，又仿佛直古以来就已坐在这里，仿佛已完全没有感觉。所以张演洁虽已定进来，虽已在她面前跪下，抛还是没有动，没有张开眼瞟。张演洁也就这样静静的跪着，仿佛也忽然被这种胃古不擞的沉静所吞没。

楚留香垂着手，站在勉身後。他知道这是决定他们终生幸福的时刻，所以也只有忍耐着。

也不知过了多久，黑衣老嫗习，忽然张开眼睛，她眼睛里像是有种可怕的力量，是能看透他们的心。

她盯着他们，又过了很久，才一字一字道：“你们是不是想定？”

张演洁头垂得更低，连呼吸都似已停顿。

楚留香终于理不住道：“我们是想定，只求你老人家放我们一条生路。”

他从未求过任何人，从未说过如此委屈求全的话。但为了她，为了他们的孩子，他已不借牺牲一切。

黑衣老嫗凝视着他，缓缓道：“这地方你已不能再留下去。”楚留香道：“4ahuu”黑衣老嫗冷冷道：“2“是就是，不是就不是，在我面前说话，用不着吞吞吐吐。”

楚留香长长吐出 u 气，道：“是，这地方我已不愿再留下去。”

挠衣老嫗道：“为了她，你也不愿再留下去。”

楚留香道：“我要带她一起去？”黑在老池道：“你已打定了主意？”

楚留香道：“是。”

黑衣老嫗又凝视了他很久，突然道：“好，我可以让你走。黑衣老嫗不让他再说下面的话，立刻又沮：“我只有一个条件。”

楚留香道：“什麼条件？”

黑衣老嫗道：“先杀了魂。”

楚留香征住了。

黑衣老嫗道：“你劳不杀我，我还是一样要杀你，杀了你之後，再让你出去。”她慢慢站起来，冷玲接着道：“你妻子难道没有告诉过熔，你既已做了本族圣女的丈夫，若是还要定，就得死。”

楚留香吃惊的看着张演洁，道：“这也是你们的规矩？”

张洁洁点了点头，神色居然还很平静。

楚留香道：“你……你为什麼没有告诉我？”

张治洁缓缓道：“因为现在已没有人能杀你”黑衣老姬捡着问道：“为什麼？”

张洁洁道：“因为我已经有了他的孩子，我已决定要这孩子做我们的圣女，所以他也已是圣女的父亲。”

她眼睛在黑暗中发着光，一字字接着道，“谁也不能杀死圣女的父亲。”

黑衣老姬就像是突然被人重重一击，已连站都站不住了。过了很久，才勉强冷笑着道：“你知道你肚里的孩於是男是女？”

张洁洁道：“我不知道——现在谁也不知道，所以……”

黑衣老姬厉声道：所以还是可以杀他，因为你的孩子未必是女的。“张治洁道：“假如是女的呢。”

## 第十四章 来过活过爱过

谁知道天堂在哪里？

谁知道天堂是个什麼样的地方？

谁知道怎麼样才能走上去天堂的路？

没有人

但只要你的心宁静快乐，人间也有天堂，而且就在你眼前，就在价 0 里。

这里当然不是天堂。

C1 怀损根的人，是永远看不见天堂的。

黑衣老姬目中充满了愤怒，愤怒得呼吸都已开始急促。

张洁洁神情却更平静，谩骂的接着道：“我已不再圣洁 5S 垢，也已不再是圣女，但我仍然有权选择谁来继承我，是不是？”

黑衣老姬沉默着，终于勉强点了点头。

张箔植道：钵教中的经典规矩，只有一个人有权解释，是不是 7v 原  
黑衣老姬道：“是。”

张治演道：哪麼我的孩子只要一生出来。就已是本独购圣女，是不是。”

黑衣老姐道：“是。”

张桔洁道：“所以他立刻就成为圣父，是不是 T”黑衣老姐道：“是。D 张箔箔道 1”圣奖也同样是神通不可侵犯的，无论谁伤了他，都必道天诛，万劫不复，这也是本教经上记载的规矩，是不是？”

黑衣老姐道：“是。”

张洁洁长长吐出口气，微笑道：“你看，我对这些经典和规矩，岂非 IA 熟知得很。”

黑衣老姐凝视着他，缓缓道：“所以你才能找得出这其中的弱点，用我们的矛，来攻我们的盾。”

张洁洁又叹了口气，道：“我本来也不想这麼样的，只可惜荔实在找不出别的法子。”

黑衣老妪伶冷道：“这法子的确巧妙，只不过第一个想出这法子来的人，并不是你。”

张洁洁 m 一显得有些惊讶，忍不住问道：“不是我是谁？”

黑衣老姐道：“是我”她目中的愤怒与仇恨更改，一字字接着道：“就因为魏想淑这法子。所以你父亲才能走。”

黑衣老姐道：聊时本都的圣女，是我最要好的组妹，我要求她选你作她的继承人，就因为你父亲要走。”

张洁洁又忍不住问道：“他为什么要定？”

黑衣老姐握紧双手，道：“因为他觉得这地方就像是牢狱，他要出去寻找更好的生活。”

强洁洁道：“你答应了他？”

黑衣老姐咬着牙道：“他也答应了我，只要他在外面能活得下去，就一定想法子回来接我。”

张洁洁道：“可是他……”

黑衣老姐嘶声道：“可是，他没有回来，永远都没有回来。”

她的脸看来忽然变得说不出助狰狞可怖——只有仇恨才能使一个人的脸变得如此可怖。

饼了很久，她才暖声接着道：“我一直苦苦的等着他，为他摄心，匿来我才知道，他一出去就遇见了一个毒蛇般的女人，就忘了我。楚留香也忍不住问道：”你说的那女人，可是石观音？”黑在老姐慢慢的点了点头，冷笑道：“他虽然遗弃了我，可是他自己后来也死在那女人手上。”

张洁洁道：“你没有去为他复执？”

黑衣老姐道：“我不能去，也不想去。”

张洁洁道：“为什么不能去？”

黑衣老姐道：“因为他一出去，就已脱离了这家族，无论出了什么事，都已和这家族没有关系，就算死在路上，我们也不能去为他收尸助。”

她语声中也充满了怨毒之意，逐楚留香都听褥有些毛骨抹然。

又过了很久，张洁洁才殴喘着道：“无论如何，他总算走了，”黑衣老姐道：“所以你就要我也放楚留香走？”张洁洁垂下头，道，“我求你。”

黑衣老姐厉声道：“难道你也想过我这种日子？你知不知道这些年我是怎么活下来的。”

张洁洁不敢回答。

黑衣老姐道：“你细不知道我现在有多大年纪？”

她忽然问这句话来，别购人更无法回答。

只见她脸上忽然露出一一种很奇怪的表情，也不知是讥嘲？还是伤蒲。

她一个字一个字的侵侵接着道：“我今年才四十一岁”楚留香助手突然冰冷。

他看着她苍老于瘁，满是皱纹的脸，看着她插费伺楼购身子，看着她的满头白发……

他实在不能相信，这干磁胸楼的老姐，竟是个只有四十一岁的女人！”“这些年的日子，我是怎么过的”你用不着再问她。

无论谁只要看到她的样子，就可以想象到她这些年来历忍受助痛苦和冷落，是多麽可怕。

愤怒，妒忌，仇恨，寂寞，无论这其中任何一种感觉，都已能够将一



个人折磨得死去活来。

张洁洁垂着头，泪珠似已流下。

黑衣老姬又沉默了很久，才缓缓道：“我不如你为什么要让他走，但我却勿道，他走了之后，总有一天你会质悔的。”

张洁洁突然抬起头，大声道：“我不会，绝不会。”

黑衣老姐冷笑。

张洁洁看着她，脸上的表情坚决面明朗，道：“因为我让他走，并不是因为他自己走，而是因为我要让他走的。”

黑衣老姬道：“为什么？”

张洁洁道：“因为我知道外面有很多人需要他，我也知道他在外面一定会比在这里更快乐。”

黑衣老姬道：“可是你自己……”

张洁洁道：“我将他留在这里，也许我会比较快乐，可是我着让他定，也许就会有一千个，一万个人觉得快乐。”

她眼睛里发着光，一种圣洁伟大的光，接着道，“一个人快乐总不如一千个人、一万个人快乐的好，你说是么？”

黑衣老姬道：“可是你……你难道从不愿意替自己想想。”

张洁洁道：“我也想过。”

她目中深情如海，凝视着楚留香，道：“只有他快乐曲时候，我才会觉得快乐，否则我纵然能将他留在身边，也会觉得同样演苦。”

“爱是牺牲，不是占有。”

能了解这道理的人，才能算是真正的女人。

因为这本是女性中最温柔，最伟大的一部份，就因为世上有这种女性，人类才能不断的进步，才能够永远生存张洁洁的目光更温柔，接着又道：“何况，我已有了他的孩子，我一定会全心全意的好好照顾他，那么我就不会觉得寂寞。”

黑衣老姬的指尖又颤科，道：“你是说，我没有好好照顾你？”

张洁洁垂下头，道：“你”。—你可以做得更好的，只可惜…。”

黑衣老姐厉声道：“只可惜怎么样？”

张洁洁叹息着，说道：“只可惜你心里的痛苦和仇恨都太深了，倘若真的希望我快乐，就应该让他走的…。他并不是我父亲，他是另一个人，你——你为什么一定要恨他！”

黑衣老姬紧握双手，身子却还是在不停的颤抖，过了很久，忽然大声道：“好，你让他走”张洁洁大窘。

可是她笑容刚露出来，黑衣老姬又接着道：“只不过他也只能定位父亲以前走的那条路，绝没有再让你们选择的余地？”张洁洁道：“那条路？”

黑衣老姬道：“天梯 1”天梯 2 什么叫天梯？

是不是到天堂的路？

听到这两个字，张洁洁的脸色又变得苍白如纸，失声道：“为什么一定要走这条路？”

黑衣老姬道：“因为那也是经典上记载的规矩，绝没有人能违背。”

张洁洁道：“可是他…。”

黑衣老姬厉声打断了她的话，道：“你莫非不知道，这家族中的人，无论谁想永远离开这里都只有那一条路可走的，现在他岂非已是这家族中的

人？”

张洁洁垂下头，轻轻道：“我知道，他...’他是的。”

黑衣老汉道：“很好，你们现在可以走了，明天早上，我亲自为他送行。Q 夜很静。这里虽然看不见星光，也看不见夜色，但夜的本身仿佛就有种神秘奇始的感觉，让你可以感觉到她已经来了。楚留香仰面躺着，闭着眼睛——他是不是生伯眼泪流下？张涪洁轻抚着他的脸，服波中已不知流露出多少温柔？多少深情？楚留香是不是愿意去看呢？张涪洁终于长长叹息一声，道：“你为什么看着我？难道不想多看几服？”

楚留香嘴角的肌肉在颤动，过了很久，才忽然道：“是的。”

张洁洁道：“为什么？”

楚留香道：“因为你根本不想我多看你！”张法洁道：“谁说的？”

楚留香道：“你自己。”

张洁洁笑了勉强笑道：“我说了什么？”

楚留香冷笑着，道：“对了，你什么都没有说，可是我问你，你为什么跟体母亲说，你也要跟我一起定？”

张洁洁垂下头，道：“因为我知道，说了也没有用的。”

楚留香大声道：“为什么？”

张涪洁凄然笑道：“下一代的圣女还在我肚子里，我怎能定。To 楚留香道：骄以.....所以你要我一个人走？”张洁洁道：“是的。”

楚留香忽然跳了起来，大声道：“你以为我一个人定了会快乐？你以为我肯让你霸我的孩子，在这种鬼地方过一辈子？”张洁洁道：“你错了。”

楚留香道：“我哪点错了。”

张涪洁道：“很多点。”她先掩住楚留香的嘴，不让他再叫出来，然后才柔声道：“我们不会在这地方过一辈子的，再过一阵子，就算我们还想留下来，这地方也许已经不存在了。”

楚留香道：“为什么？”

张洁洁道：“我们的祖先会住到这种地方来，只不过是因为他们经历过太多折磨和打击，已变得愤世嫉俗，古怪孤僻，他 97 知道别的人已看不惯他们，他们自己也看不惯别的人，所以他们宁愿与世隔绝，孤独终生。”

楚留香在听着。

张洁洁道：“可是这世界是一天天在变的，人的想法也一天天在变，上一代人的想法，永远和—F 一代有很大的距离。”

楚留香在听着。

张涪洁道：“观在上一代助人已死了，走了，下一代的人还留在这里，只。”F 过因为他们对外面的世界有某种恐惧，生伯自己到外面后，不能适应那环境，不能生存下去。”

这点楚留香当然不会同意，立刻道：“他们错了，一个人只要肯努力，就一定有法子生存。”

张涪洁道：“他们当然错了，可是他们这种想法，也一定会渐渐改变的，等到他们想通了的时候，世上就绝没有任何一种经典和规矩还能约束他们，也绝没有任何事还能令他们留在这牢狱里。”

她笑了笑，接着道：“到了那一天，这地方岂非就已根本不存在了。”

楚留香道：“可是，这一天要等到什么时候才会来呢？”

张洁洁道：“快了，我可以保证，你一定可以看到这一天。”

楚留香道：“你保证？”张洁洁点点头，道：“因为我一定会尽我的力量，告诉他们，外面的世界并不是他们想象中那么残酷可怕，我一定会让侧了解，一个人若生活得快乐，就得要有勇气。”

她眼睛里又发出了光，慢涵的接着通：“这不但是我座尽的义务，也是我的责任，因为他们也是我的姐妹兄弟。”

楚留香道：“所以……弥才一定要留下来。”

张洁洁柔声道：“每个人活着都要有目的，有意义，我就算能跟你一起走，也未必是快乐曲，因为我没有尽到我应尽的义务和责任，我一生活着已变得全无价值，全无意义”楚留香道：“据我所知有很多女人都是为她们的丈夫和孩子面活着的，而且话得很有意义。”

张洁洁凄然笑道：“我知道，我也很羡慕她们，只可惜我命中注定不是她那种人，也没有她们那么幸运。”

楚留香道：“为什么？”

张洁洁道：“这道理你难道不明白？真的不明白？”楚留香不说话了。

张洁洁道：“就因为你也跟我一样，你也不能忘记你应尽的义务和责任，所以你才要定，而且非走不可，就算你自己能勉强自己留下来，也会渐渐就成个废物，甚至变成个死人。”

她说的不错。一个人若是活在一个完全不能发挥他能力和才干的地方。他一定会渐渐消沉下去，就算是还能活下去，也和死相差无几。楚留香当然也明白的。

张洁洁轻抚着他，柔声道：“我喜欢的是你，不是死人，所以我绝不希望你改变，所以你为了我，也是非走不可的。”

楚留香终于长长叹息，道：“我直到现在才发现。我撮本就从来没有真正了解过你。”

张洁洁道：“世上本就没有一个人能完全了解另一个人的，无论是夫妻，是兄弟，是朋友都一样，何况，女人本就天生不是被人了解的。”

楚留香道：“但现在我已确定一件事。”

张洁洁道：“什么事？”

楚留香凝视着她，目中竟带着崇敬之意，长叹道：“我以前从没见过你这样的女人，以后怕也永远不会再见到了。”

张洁洁道：“但伤却一定会永远永远想着我的，是不是？”

楚留香道：“当然。”

张洁洁道：“这就已够了。”

她眼波更温柔，轻轻道，“两馈若是久长时，又自在朝朝暮暮。”

楚留香忍不住紧握住她的手，道：“我希望你答应我一件事。”

张洁洁道：“你说。”

楚留香道：“园吁的话下去，让我以后还能够看见你。”

张洁洁道：“我一定会的。”

她的语声坚定而明朗，可是她的人。却似已化为一激春水。她倒入楚留香的怀里。

夜更静。喘息已平息。

张洁洁拍手轻随着额边的乱发，忽然道：“我要走了。”楚留香道：“走现在就走？”

张洁洁点点头。

楚留香道：“到哪里去？”

张洁洁迟疑着，终于下定决心，道：“这家族中的人。无论谁想脱离，都只有一条路可走。”

楚留香道：“你是说——天梯？”

张洁洁道：“不错。天梯。”

楚留香道：“这天梯究竟是条什么样路？”

张洁洁的神情很沉重，缓缓道：“那也许就是世上母可伯助一条路，没有勇气助人，疼绝对不敢走的。她要你定这条路，为的就是要考验你，是不是有这种勇气。”

楚留香道：“顾种勇气？”张洁洁道：“自己下判断，来决定自己的生死和命运的勇气。”

楚留香道：“这的确很难，没有勇气的人，是绝不敢下这种判断的。”

张洁洁道：“不错，一个人在热血澎湃，情感激动时，往往会不顾一切，甚至不措一死，那并不难，但若他要自己下判断来决定自己的生死，那就完全是两回事了，所以...”

她叹息了一声，接着道：“我知道有些人员已决心脱离这里，但上了天梯质，就往往会改变主意，临时退够了下来，宁愿被别人看不起。”

楚留香道：“天深上究竟有什么 T”张洁洁道：“有两扇门，一扇通向外面路，是活路。”

楚留香道：“还有一扇门是死路？”

张洁洁的脸色发青，道：“不是死路，根本没有路——门外就是看不底的万丈深渊，只要一脚踏下，就万劫不复了！”她喘了口气，才接着通：“没有人知道哪扇门外是活路，你可以自己选择去开门，但只要一开了门，就非走出去不可。”

楚留香的脸色也有些发白，苦笑道：“看来那不但要有勇气，还要有运气。”

张洁洁勉强笑了笑：“武本来也不愿你去冒险的，可是.....这地方也是个看不见底的深渊，你留在这里，也一样会沉下去，只不过抗得慢一点而已。”

楚留香道：“我明白。”

张洁洁凝视着他，道：“你是我助丈夫，是我最亲近的人，我当然不希望你是个临阵退缩的懦夫，更不愿有人看不起你，但我也愿看着你去死，所以...”

楚留香道：“领以你现在就要为我去找出四扇 n 外是活路？”

张洁洁点头道：“天梯就在圣坛里，现在距离天亮还有一两个 l 辰。”

楚留香道：“但我卸宁愿你留在这里，多赔我一个时辰也是好曲。”

张洁洁援然一笑，柔声道：“我也希望能在这里陪着依，可是我希望以后再见到你。”

她俯下身，在楚留香曲脸上亲了亲，声音更温柔，又道：“我很快切会回来曲。”

这是楚留香听到她说的最後一句话——这句话正和她上次离开楚留香时，说助那句话，完全一样。

“我很快就会回来购。”

为什麼她要离开楚留香财，总是佣偏要说很快就会回来呢？

张涪洁没有再问来。

楚留香再看到她时，已在天梯下。

她脸色苍白，脸上泪痕犹未干。

她眼睛里仿佛有千言万语要说，但却逐一个字都没说出来。

楚留香想冲过去时，她已经走了——被别人逼走了。

她似已完全失去了抗拒的能力，只不过在临走时忽然间向楚留香眨了眨眼。

左眼。

眼睛岂非也正是人类互通消息的一种工具？

楚留香尽力控制着自己，他不愿在任何人面前暴怒失态。

可是他心里的确充满了愤怒，忍不住道：“你们为什么要逼她走？”

黑衣老姬冷道：“没有人逼她定，正如没有人逼你定一样。”

楚留香道：“你至少应该让我们再说几句话。”

黑衣老姬道：“弥既然已经是要走了，还有什么话可说？”

楚留香道：“可是你...”

黑衣老姬截断了他的话，道：“可是你若真的有话要说，现在还可以留下来。”

楚留香道：“永远留下来？”

黑衣老姬道：“不错，永远留下来。”

楚留香长长吐出口气，道：“你明知我不能留下来的。”

黑衣老姬道：“为什么不能？你若真的对她好？为什么不能牺牲自己？”楚留香道：“因为她也不愿我这样做。”黑衣老姬道：“你以为她真的要你走？”

楚留香道：“你以为不是？”

黑衣老姬冷笑道：“你真相信女人说的话？”

她冷笑着，接着道：“境是她的母亲，我也是女人，我当然比物更了解她，她要你走，只不过因为她已伤透了心——她要你走，只不过因为她已永远不愿再见你。”

楚留香慢假的点了点头，道：“我已明白你的意思了。”

黑衣老姬道：“你明白就好。”

楚留香神情反面平簿下来，淡淡道：“你不但希望她恨我，还希望我很她，希望豫督的遭遇，也和你们一样。”

黑衣老姬脸色变了。她当然知道他说话的“你们”就是说她和她的丈夫。他们岂非就是彼此在怀恨着。

楚留香的声音更平静而坚决，道：“但我都可以向你保证，你女儿的遭遇绝不会跟你一样，因为我一定会为她好好活下去，她也同样会为我好好活着，无论你怎么想，我们都不会改变。”

黑衣老姬目光闪动，道：“你真的相信自己说的这些话？”

楚留香道：“是的。”

黑衣老姐忽然笑了，道：“你若真的相信，又何必说出来，又何必告诉我。”

她笑得就像是损失针，像是想一针刺入楚留香的心脏。

四十丈高的天梯，人在捞上，如在天上。

两扇门几乎是完全一模一样的，没有人能看出其间的差别。生与死的

差别楚留香站在 n 前，冷汗已不觉流下。

他经历过很多次生死一发的危险，也曾比任何人都接近死亡，有时甚至已几乎完全绝望。

但他却从未像现在这样恐怖过。因为这次他的生与死，是要他自己来决定，但他自己却偏偏完全没有把握。世上绝没有任何事，能比授人逼你作无把握的决定更可怕你若非亲身体验过，也绝对想不到那有多麼可怕！左跟，是友服。张洁洁是不是想告诉他，左边的一扇门外是活路？

楚留香几乎已要向左边的这扇门走过去，但一双脚却似链条看不见的锁链施住。

“你以为她真的要你走？”

“她要你走，只不过因为她已伤透了心，已不愿再见你？”楚留香不能不问自己：“我是不是伤了她的心？是不是应该走？”

他从未觉得这件事做错，这地方本是个中狱，像他这样的人，当然不能留在这里。

可是他又不能不问自己。

“我若真的对她好，是不是也可以为她牺牲，也可以留下来呢？”

“我是不是太自私？是不是太无情？”

“我若是张洁洁，若知道楚留香要离开我。是不是也很伤心？”

“你若真伤了一个女人的心，她非但永远不愿再见你，甚至根不得要你死。”

这道理楚留香当然也明白。

“她故意眨了眨眼，是不是希望我一脚深入万丈深渊中去。”

楚留香几乎忍不住要走向右边的那扇门去。可是他耳畔却却又响起了张洁洁那温柔的语声：“我喜欢的是你，不是死人，所以为了我，也非走不可。”

“只要你快乐，我也会同样快乐，你一定要为数好好的活着。”

想起她的温柔，她的深情，他又不禁觉得自己竟然会对她怀疑，简直是种罪恶。

“我应该信任她的，她绝不会欺骗我。”

“可是，她暗示地眨了眨左眼，究竟是想告诉我什么呢？”

“是想告诉我，左边的——那扇门才是活路？还是组合门，左边的那扇门开不得？”

所有的问题，都要等门开了之后才能得到解答。

应该开哪扇门呢？这决定实在太困难，太痛苦。楚留香只觉得身上的衣衫已被冷汗湿透。

黑衣老姬站在他身边，冷冷地看着他湿透的衣襟，突然冷笑道：“现在你是不是已後悔了？”

楚留香道：“质悔利麼？”黑衣老姬道：“後悔你本就不该来的，没有人逼你来，也没有人逼你走。”

楚留香道：“所以我绝不後悔，无论结果如何，都绝不後悔，因为我已经来过，活过，爱过。”

他已做了他自觉应该做的事，这难道不够。

黑衣老姐目光闪动，道：“你好像总算已想通了。”楚留香点点头。

黑衣老姬道：“那麽你还等什么？”

楚留香忽然笑了笑，打开了其中的一扇门——他助手忽然又变得狠稳定。

在按一瞬间。他已又恢复成昔日的楚留香了。他迈开大步，一脚跨出了门——他开的是哪扇门呢？

没有人知道。

但这已不重要，因为他已来过，话过，爱过——无论对任何人说来，这都已足够，桃花传奇《完》

